

少年維特之煩惱

德國歌德著

郭沫若譯

插圖三幀



3 0543 8798 4

現代書局印行

1954



歌德遺像

引 序

近世意大利 哲學家 克羅采氏 (Benedetto Croce) 批評歌德此書，以爲是首“素樸的詩”(Naive Dichtung)，我對於歌德此書，也有個同樣的觀念。此書幾乎全是一些打情的書簡所集成，敘事的分子極少，所以我們與其說是小說，甯說是詩，甯說是一部散文詩集。

詩與散文的區別，拘於因襲之見者流，每每以爲“無韻者爲文，有韻者爲詩”，而所謂韻又幾幾乎限於脚韻。這種皮相之見，不識何以竟能深入人心而牢不可拔。最近國人論詩，猶有兢兢於有韻無韻之爭而詆散文詩之名爲悖理者，真可算是出人意表。不知詩之本質，決不在乎脚韻之有無。有韻者可以爲詩，而有韻者不必盡是詩，告示符咒，本

(1)

是有韻，然吾人不能說他是詩。詩可有韻，而詩不必定有韻，讀無韻之抒情小品，吾人每每稱其詩意葱蘢。由此可以知道詩之生命別有所在。古人稱散文其實而採取詩形者為韻文，然則稱詩其實而採取散文之形者為散文詩，此正為合理而易明的名目。韻文=Prose in Poem，散文詩=Poem in Prose。韻文如男優之坤角。散文詩如女優之男角。衣裳雖可混淆。而本質終竟不能變易。——好了。不再多走岔路了。有人始終不明散文詩的定義的，我就請他讀這部少年維特之煩惱罷！

這部少年維特之煩惱，我存心移譯已經四五年了。去年七月寄寓上海時，更經友人勸囑，始決計移譯。起初原擬在暑假期中三閱月內譯成。後以避暑惠山，大遭蚊厄而成瘡疾，寒熱相繼，時返時復，金雞蠟霜倒服用了多少瓶，而譯事終不能前進。九月中旬，折返日本，晝為校課所迫，僅以夜間偷暇趕譯，草率之處我知道是在所不免，然我終敢有舉以紹介於我親愛的讀者之自信，我知道讀此譯書之友人，當不至於大失所望。

我譯此書，於歌德思想有種種共鳴之點。此書主人公維特之性格，便是‘狂飈突進時代’（Sturm und Drang）少年歌德自身之性格，維特之思想，便是少年歌德自身之思想。歌德是個偉大的主觀詩人，他所有的著作，多是他自身的經驗和實感的集成。我在此書中，所有共鳴的種種思想：

第一，是他的主情主義：他說，“人總是人，不怕就有些微點子的理智，到了熱情橫溢，衝破人性底界限時，沒有甚麼價值或至全無價值可言。”這種事實，我們每每曾經經歷過來，我們可以說是，是一種無需乎證明的公理。侯爵重視維特的理智與材能而忽視其心情時，他說：“我這心情纔是我唯一的至寶，祇有他纔是一切底源泉，一切力量底，一切福祿底，一切災難底。”他說，他智所能知的，甚麼人都可以知道，祇有他的心纔是他自己所獨有。他對於宇宙萬彙，不是用理智去分析，去宰割，他是用他的心情去綜合，去創造。他的心情在他身之周圍隨處可以創造一個樂園；他在微蟲細草中，

隨時可以看出“全能者底存在”，“兼愛無私者底彷彿”。沒有愛情的世界，便是沒有光亮的神燈。他的心情便是這神燭中的光亮，在白壁上立地可以生出種種畫圖，在死滅中立地可以生出有情的宇宙。

第二，便是他的汎神思想：汎神便是無神。一切的自然祇是神底表現。我也祇是神底表現，我卽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現。人到無我的時候，與神合體，超絕時空，而等齊生死。人到一有我見的時候，祇見宇宙萬彙和自我之外相，變滅无常而生生死存亡之悲感。萬物必生必死，生不能自持，死亦不能自阻，所以祇見得“天與地與在他們周圍生動着的力，除是一個永遠貪婪，永遠反芻的怪物而外，不見有別的”。此力卽是創生萬彙的本源，卽是宇宙志意，卽是物之自身(Ding an sich)。能與此力冥合時，則祇見其生而不見其死，祇見其常而不見其變。體之周遭，隨處都是樂園，隨時都是天國，永恆之樂，溢滿靈臺。“在‘无限’之前，在永恆的擁抱之中，我與你永在。”人之究竟，唯求此永恆之樂耳。欲求其永恆之樂，則先在忘我。忘我之方，歌德

不求之靜，而求之於動。以獅子搏兔之力，以全身全靈以謀刹那之充實，自我之擴張。以全部的精神以傾倒於一切！維特自從與夏綠蒂姑娘相識後，他說，“自從那時起，日月星辰儘管靜悄悄地走他們的道兒，我也不知道晝，也不知道夜，全盤的世界在我周圍消去了。”如此以全部的精神愛人！以全部的精神陶醉！以全部的精神煩惱！以全部的精神哀毀！一切徹底！一切究竟！所以他對於瘋狂患者也表極端的同情，對於自殺底行爲，也絕不認爲罪過而加以讚美。完成自我的自殺，正是至高道德——這決不是中庸微溫者流所能體驗的道理。

第三，是他對於自然的讚美：他認識自然是爲一神之所表現，自然便是神體之莊嚴相，所以他對於自然絕不否定。他肯定自然，他以自然爲慈母，以自然爲友朋，以自然爲愛人，以自然爲師傅。他說：“我今後祇皈依自然，祇有自然是無窮地豐富，祇有自然能造就偉大的藝術家。……一切的規矩準繩足以破壞自然底實感，和其真實表現！”他親愛自然，崇拜自然，自然與之以無窮的愛撫，無

窮的慰安，無窮的啓迪，無窮的滋養，所以他反抗技巧，反抗既成道德，反抗階級制度，反抗既成宗教，反抗浮薄的學識，以書籍爲糟粕，以文字爲死骸，更幾乎以藝術爲多事：他說，“我忘機於幽居底情趣之中，我的藝術已無所致其用了。” Ich bin so ganz in dem Gefuehle von ruhigen Dasein versunken, dass meine Kunst darunter leidet. 他說，“甚麼是詩？是畫？是牧歌？我們得享自然現象的時候，定要去矯揉造作嗎？” 不錯，人到忘機於自然的時侯，便有時連詩歌美術也還覺其多事，更何有於學問，道德，宗教，階級呢！

第四，是他對於原始生活的景仰：原始人底生活，最單純，最樸實，最與自然親睦。崇拜自然，讚美自然的人，自然不能不景仰到原始生活去了。所以他於詩歌，則喜悅荷默和莪相；在井泉之旁，覺得古代之精靈浮動；岩穴幽棲，毛織衣，棘帶，是他靈魂所渴慕着的慰安；他對於農民生活亦極表同情：“自栽白菜，菜成拔以爲蔬，食時不僅賞其佳味，更將一切種之植之時的佳日良晨，灌之溉之從而樂

其生長之進行時的美夕，於一瞬間之內復同時而傾略之，”他說，這種人底單純無礙的喜悅，他的心能夠感覺得，真是件快心事。要這種人纔有極真實的至誠，極虔敬的努力，極熱烈的慈愛，極能以全部精神灌注於一切，極是刹那主義，全我生活底楷模！

第五，是他對於小兒的尊崇，美國現代兒童心理學家爾氏(Hall)以爲“兒童時期爲人類之天國，成人生活是從此而墮落者”(Childhood is the Paradise of the race from which adult life is a fall.)此種言論，近今爲保護兒童運動底先驅。兒童之可尊崇，在古昔數千年前之東西哲人已先後倡導。老子教人“專氣致弱如嬰兒”。孟子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猶太底預言者以賽亞，說是預言者底黃金時代實現時，“狼要與羊兒同居，豹要與羊兒同臥，小犢要與稚獅肥畜同遊；一個小孩兒要牽引他們”(舊約以賽亞書第十一章)。耶穌說：“小孩子是天國中最大者。”小兒如何有可以尊崇之處？我們請隨便尋一個對象來觀察罷，你看他終日之間無時無刻不是在傾倒全我以從事於創造，表

現，享樂。小兒底行徑正是天才生活底縮型，正是全我生活底楷範！然我們成人對於小兒，時無今古，地無東西，卻同一地加以虐待，束縛，鞭笞，叱咤，不許有意志底自由，視之如奴隸囚徒。我們且聽歌德替小兒們道不平罷！“小孩子們是我們的同類，我們應以他們為師，而我們現在纔把他們當着下人看待，不許他們有意志！……這種特權定在那裏？”

“少年維特之煩惱出版了！”

“藝壇底明星出現了！”

少年維特之煩惱在一千七百七十四年出版，一般之青年大起共鳴，追慕維特之遺風而效學其裝束。青衣黃褲的‘維特熱’(Werthersfieber)流行於一時，苦於性的煩惱的青年讀此書而實行自殺者有人，自殺之後在衣囊襟袋中每每有挾此小書以殉者。外馬公國(Weimar)的一個宮女也因失戀之故溺死於依爾牟河(Ilm)中，胸中正懷藏着這本少年維特之煩惱！種種傳說喧動一時，佛朗克

府 (Frankfurt am Main) 二十四歲的青年作家，一躍而成爲一切批評，讚仰，欽羨之的。

歌德之聲譽日隆，一時知名之士，如宗教家之拉瓦特爾 (I. C. Lavator) 教育家之白舍陶 (J. B. Basedow)，乃至當時德意志詩壇之明星克羅普徐妥克 (Klopstock)，均先後趨來瞻仰此藝壇新星之光耀。扛舉德意志文藝勃興之職命於兩肩之青年歌德，如朝日之初昇，光熊熊而氣泱泱，高舉決勝之歌，以趨循其天定之軌轍。歌德以前無文藝之德意志，隨之一躍而成爲歐羅巴十八世紀之寵兒。蓋世雄才拿破崙一世遠征埃及時，亦手此少年維特之煩惱一書以起臥於金字塔與‘司芬克司’間古代文明之廢墟。外馬公國夫人佛里德里克大王 (Frederick de Gross) 之妹，安娜亞瑪利亞 (Anna Amalia) 亦遣其子克爾 (August Karl) 親來拜訪歌德，歌德不久 (一七七五年) 遂成爲外馬宮庭貴客，而外馬遂成爲德意志文壇之中心地點。

——一個插話——

時——一千七百七十四年夏。

地——萊因河畔都登司堡 (Duisburg) 某旅館之食堂。

中年紳士數人，挾一青年文士，圍棹暢談，開放文藝與思索之奇葩。

中年紳士之一人(突向青年發問) 足下，你便是歌德君嗎？

青年(頷首)……

紳士 你就是做那名揚四海的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一書的嗎？

青年 我是。

紳士 那嗎，我覺得我有表示我對於那有害無益的著作的恐怖之義務。

我禱告上帝變換你那偏頗的邪心！因為有罪的人會遭橫禍呀。

(一種不快的沈默，人人摒息凝氣。)

青年 (和婉地)從你關下底立腳點看來，你不能不如此批評我，我是了解你的，我敬受你誠懇的吐責。我求你在你的祈禱中別要忘記了我的名字罷。(座中嬉笑復起，各從暴風雨之豫感解放——幕)

×

×

×

青年文士不消說便是歌德，耿直的中年紳士是牧師霍生康普 Rector Hasen Kampf，就中有拉瓦特爾與白舍陶在座。有甚愛必有甚憎。維特一方面大受人士歡迎，一方面卻又爲多少道德憂世之家所反對。霍生康普正此中之一人。同時有著述兼出版家之尼可來氏 (Christoph Frede ich Nicolai) 更著一“少年維特之喜悅”(Die Freuden des Jungen Wethers) 以對抗，敘述維特不曾自殺終至受婚成禮，如我國有水滸傳必有蕩寇志，有西廂記必有續西廂，有石頭記必有後紅樓，續紅樓，鬼紅樓……可憐的是功利主義的無聊作家之淺薄喲！續貂狗尾，究竟無補於世。文藝是對於既成道德，既成社會的一種革命的宣言，保持舊道德底因襲觀念以批評文藝，譬之乎持冰以入火。可憐持冰的人太多，而天才之火每每容易被人澆熄！啊！“天才底潮流何故如此罕出，如此罕以達到高潮，使你們瞠目而驚的靈魂們震撼喲！……居在潮流兩岸的沈靜

夫子們在提防流水汎濫，淹沒了他們的亭園，花塢，菜畦，知道築堤以抵禦呢！”

關於歌德底生涯，在此本想有所敘述，但是歌德八十年間光輝燦爛之一生，絕不是短簡的序文內所能詳盡——歌德生於一七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死於一八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我在此處，祇能把此書底本事略略敘出，以供讀者參考。

歌德以一七七一年卒業於市堡大學 (Strassburg) 法科之後，翌年五月，遊於威刺勒 (Weztlar am Lahn)，此地有德意志帝國法院，當時年少的佛郎克府律師在本地創業出庭以前，照例當來此視習。

威刺勒帝國判官亨利布胡 (Deutsche Ordens Amtmann Heinrich Adam Buff) 有女名夏綠蒂 (Charlotte)，時年僅十九歲 (一說十五歲)，母親死去，即代母撫育十人之弟妹而經營家政。綠蒂金髮碧眼，康健玲瓏。六月九日夜赴離市二里福培好仁 (Volperthausen) 舞蹈會之途中，歌德與女友同車偶來尋訪綠蒂，自此以後，兩人十分相慕。然綠

1774
1749
25

蒂巴字人，其未婚夫克司妥納（Johann Christian Kestne）乃翰諾威爾公使館之記室，同時與歌德之交誼甚篤。

歌德爲此無望之相思所苦，屢萌自殺的念頭。一七七二年九月十一日留書綠蒂，毅然離去威刺勒而回佛朗克府。九月十日，克司妥納日記中有下面一段記事：

“十日 此日歌德博士與余同食於園中。入夜，‘德意志館’（Deutsche Haus—綠蒂之家）彼與綠蒂與余談及來世事。綠蒂問他：已死的人能夠回來麼？三人相約誰先死者，先報生者以死後之消息。歌德覺無精彩。怕是想到他明日要走的緣故。”

歌德回佛朗克府之後，不久便聞以魯塞冷之自殺。

以魯塞冷（Carl Wilhelm Jerusalem）以一七四七年三月二十一日生於屋爾分別堤（Wolfenbüttel），在萊卜其（Leipzig）大學曾與歌德同學。一七七一年爲彭池危克（Burnswick）公使館之書記

行憂鬱之症 (Melancholie)，對於耶穌教懷疑，與其友人公使霍爾德氏 (Herdt) 之妻生戀愛而失望，託辭旅行，借克司安納之手鎗，以一七七二年十月三十日之夜自殺。死時着青色燕尾服，黃色肩掛，黃色腿褲，長靴，靴筒棕色。

× × × ×

以魯塞冷一死，少年維特之煩惱於以誕生。歌德初有作成劇曲之計畫，繼以四禮拜之時日成此小說，以一七七四年三月初旬脫稿，脫稿立即付印而風行一世。

維特出版了。“維特熱”之流行日見猖獗了。“生的悶脫”的怨男怨女，以手鎗自殺相隨繼。就中文人克來司德 (Herr von Kleist) 與其友人妻之情死，尤為世所周知。一七七八年以後少年維特之煩惱卷頭，歌德有弁首一詩刻在上面了。

綠蒂與維特

“青年男子誰個不善鍾情？

妙齡女人誰個不善懷春？

這是我們人性中之至聖至神；

啊，怎麼從此中有慘痛飛送？

可愛的讀者嚟，你哭他，你愛他。

請從非毀之前救起他的名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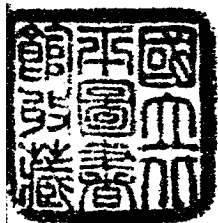
你看呀，他出穴的精魂正在向你目語‘

請做個堂堂男子嚟，不要步我後塵。’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二——三日脫稿

郭沫若序於福岡

少年維特之煩惱



凡我所能尋得的可憐的維特之故事，我努力蒐集了來，呈獻於諸君之前，我知道諸君是會感謝我的。諸君對於他的精神和性格當不惜諸君之贊嘆和愛慕，對於他的命運當不惜諸君之眼淚。

並且你，善良的靈魂嚟，你正感受着同樣的窘迫，和他一樣的，請從他的哀苦中汲取些慰安來，把這本小書當做你的朋友罷，你如從運命或自身的錯犯中尋不出更可親近者的時候！

第一篇

一七七一年五月四日

分袂以來，我是何等快活嚟！好友，人的心真是難解呢！我那愛你，和你是形影不相離的，離開了你，而我偏會快活！我知道你會怨我，我其他的交契不是被運命搬弄了來，專為擾亂了我這個方寸的嗎？可憐那洛諾麗姑娘呀！但是我是無罪的。她妹子傾城的媚力使我生出一種快感來，而在她那可憐的心中偏會有苦情生出，這個我可能負責嗎？但是——我就全然無罪了麼？我不會助長了她的感情？我不會把她拿來取樂，她那種人性底純真的表現，本來毫不足笑的，偏常常使我們發笑？我不會……啊，自家埋怨一陣，又有甚麼！我要，好友，我和你相約，我要改善我自己了，我不再和從

前一樣聽隨運命弄人；我要樂享現在了，過去的事情我讓他過去。不錯，你說得好，朋友，你說：假使人類不那麼熱心地逞思索之力去回想過往的不幸，僅好好地忍受着無苦無礙的這個目前的時候，人類中的苦痛定會減少。——但是人類何以祇造成個這樣，祇有上帝知道！——

請你費心告訴我的母親，說她的事務我要盡力辦去，不久便有消息報告她。我和叔母說過了，我看她絕不是如像我們所想像的甚麼惡婦。她是位快活的，急性的女人，心腸極好。我向她說明了我母親關於久不分產的困苦；她向我說出了她的根據，理由和條件，在這些條件之下她準備讓出一切，爲我們所不會望及的——但是，我現在總還不想寫出；請向我母親說，一切都可如意罷了。並且，朋友，我在這件小小的事務中又感覺得：世界中誤解和怠惰恐怕比詐欺和作惡還要誤事。至少，後兩者總比較的少些。

再者我在此地甚好，在這樂園般的地方寥寂之於我心正是高貴的良藥，值此初春之季更十分

地溫慰我時感不安的寸心。林樹，蒺垣，都成花簇，我願得化爲金蟲能在這香海之中游泳，而攝取一切的養料。

城市自身本無可取，但是四郊卻有不可言喻的自然之美。這自然之美能使已故M伯爵心動，建其園於小丘之上。羣丘簇擁，爲狀至佳，所構成之溪谷亦極秀美。園之結構單純，一入園門即可知非專門園藝家所壁畫，乃成諸素心人之手，欲於此以自行娛樂者。在此額榭中對於逝者我已流了不少的眼淚，此亭爲逝者所愛好，今則已歸我有。不久我將爲此園之主人；來此纔數日，園丁已與我得，留此彼將不以爲苦。

五月十日

一種不可思議的愉快，支配了我全部的靈魂，就好像我所專心一意領略着的這甘美的春晨一樣。我在此獨樂我生，此地正是爲我這樣的靈魂造下的。我真幸福，我友，我全然忘機於幽居底情趣之中，我的藝術已無所致其用了。我現在不能畫，

不能畫一筆，而我的畫家的生涯從來不會有這一刻的偉大。當那秀美的山谷在我周圍蒸騰，呆呆的太陽照在濃蔭沒破的森林上，祇有二三光線滲入林內的聖地來時，我便睡在溪旁的深草中，地上千萬種的細草更貼近地爲我所注意；我的心上更貼切地感覺着草間小世界的嗡嗡，那不可數，不可窮狀的種種昆蟲蚊蚋，而我便感覺着那全能者底存在，他依着他的形態造成了我們的，我便感着那全仁者底呼息，他支持着我們漂浮在這永恆底歡樂之中的；啊，我的朋友，眼之週遭如昏黃時，世界環擁着我，天宇全入我心，如像畫中愛寵；我便常常焦心着想道：啊！我心中這麼豐滿，這麼溫慰地生動着的，我願能把他再現出來，吹噓在紙上呀！我的心如像永遠之神底明鏡，畫紙也願能如我的心之明鏡呀！——朋友！——但是我終不成功，我降伏在這種風物底威嚴下了，

五月十二日

我不知道是有靈感人的精靈在這地方浮動，

還是我心中這溫暖的，超凡的幻想把我週遭的一切弄成了樂園。就在這兒前面有一眼井泉，這眼井泉我被他束縛着，就如像人魚梅露心和她的姊妹們一樣了。——步下一小丘，便到一崖扃之前，下階可二十武，其處有清冷之水自大理石岩中迸出。有小垣包圍，有高木環覆，而地又清幽，——凡此皆足以引人而使人寒慄。我無日不在此坐一小時的。市中少女走來汲水，這種最平常最必要的家務，便是古代的王姬也曾經做過。我一坐在那兒，那古代宗祖政長的觀念便油然而生，好像古之人都來泉畔相親而活現，又好像井泉之週遭有愷悌的精靈浮動。哦，人有不能表示同感的，他必定不會在盛暑苦行之後，得飲過淅瀝的清泉的呀。

五月十三日

你問我，可不可以送我的書來嗎？——好友，我千萬央求你，別把枷擔來枷我了罷！我不願再被人教導，鼓舞，激昂：我的心已自湧騰發了；我要的是助睡歌，這個我在我荷默 Homer 詩中尋出了無

數。我鎮靜我軒昂的心血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因為這麼不平，這麼不安定的心你是不曾見過的。好友！你看着我從煩悶轉到奔放，從甘的幽憂轉到躁的激揚，你時常替我擔憂，我是可不用說的了！我守護我的心如像個病的孩子；隨其意所欲為。請勿為他人道！有人會誤解我。

五月十五日

此地有些人已經認識了我，愛我！尤其是小孩子們。我起初同他們交際的時候，我向他們懇摯地問這問那的，有些人以為我在嘲笑他們，並且幾乎向我動武。我殊不以為怪；我祇覺得我從前見到過的更加真切：凡為稍有門第的人和一般的平民總取疎遠的態度，好像一接近時會把身分失掉了的一樣；於是有些輕浮子弟和壞蛋，故示謙卑，使一般平民愈見覺其倨傲。

我很知道我們不是平等，並且不能平等；但是凡為保持自己尊嚴，相信和所謂下流人有疎遠之必要的人，在我看來，是和懼敵而臨陣脫逃者一樣

可鄙。

最近我到泉水邊去，見着一位年青的仕女，她把她的水瓶放在最下的階級上而環顧，看有女伴來幫她把水瓶頂在頭上的沒有。我走下去看着她，‘我可以幫助你麼？姑娘。’我說了。——她的臉紅了又紅。‘哦，不，先生！’她說了。——‘不打緊呢？’——她把頂環放正，我便幫了她。她道聲謝走上去了。

五月十七日

我認識了許多人了；有交遊的卻還沒有一個。我不知道，我究竟有甚麼引人的地方；他們有許多人都喜歡我，肯和我要好，我所嘆息的是，我們彼此祇能同得一截兒路程罷了。你若問我，此地的人怎樣？我必定答應你：和隨處的人一樣！人類真是一個模型的東西。許多人費了大部分的時間去謀生，所剩下的些子餘暇，又要煩勞他們，去尋出種種方法來把他消掉。啊，人們底定運嘍！

但是，是一種極好的人民呢！我每每忘機，每每同他們享樂，這種樂事還保存在人間，時或開誠

布公地燕聚談心，時或於佳日良辰結隊閑遊跳舞，諸如此類，於我誠大有效益；然而我不得不念及我心中尚有其他種種力量，全然無用而消磨，而我不得不細心藏之耳。啊，這事使我全副的心肝不得開展！——但是！被人誤會，原是我們人類底運命呀！

啊，我青年時代底女友說是死了！啊，我恨不當初不識她呀！——我要說，我是蠢子呢；我在追求着，世界上所不能求得的東西。但是我卻有過她來，我感着過她的心，她偉大的精神，我在她之前覺得自己更高尚了許多，因為我做到我所能到的盡境。啊，天呀！我在她的面前我全副的心力可有些兒不會用盡？我在她的面前我的心中把自然包擁着的那種極不可思議的情感可不曾發展得嗎？我和她的交際不是恆由最精細的感情，最敏利的機智所交織而成，那種種機智底變形以至於戲謔不是都表現得有天才底痕印的嗎？而今呢！——啊，他的年齡，比我長些的，引她先到墳墓裏去了。我絕不會忘記她，絕不會忘記她堅確的精神和她崇高的忍耐。

幾日前我遇着一位少年V君，一位胸無城府的少年，帶個極慈祥的面孔。他是纔從專門學校畢業的，他自己覺得不大聰明，但自以為頗有學問。就我從各方面看來，他也是勤勉過來的；簡單一句話，就是他的學殖還好。因為他聽說我很會畫畫，又懂希臘文，(這在此地是兩顆流星，)他便向着我，櫛比了許多智識出來，從伯妥以至舞特，從都鄙勒以至溫克曼，並且說他讀過蘇澤爾的學理第一部，又有海能古典研究的原稿。我是聽他自便了。

我還認識了一位很好的人，侯國的法官，是一位開闊誠直的紳士。人說，在他兒女中看見他的時候，是種精神的快樂，他兒女共有九人：他的長女尤為一般人所稱獎。他要我去，我不久要去訪他。他住在侯爵的獵莊裏，離此有一點半鐘的距離。他自他夫人逝世後得了許可遷來，因為在城內官邸中逗留使他悲楚。

此外還遇了些怪人，都是令人難耐的，他們那親切的表示尤為令人難耐。

再會！這封信你一定喜歡：這全是歷史的。

五月二十二日

人生如夢，前人已多發此感觸，近來這種感懷也時來縈繞。我想到人之活動力和探討力終爲一種限制所束縛；我想到種種力能消費了去滿足種種要求，除延長我們可憐的生存而外漫無目的，而關於某種探求之點所生的滿足不過是一種夢裏的諦觀，譬如人因居在四壁之中，壁上畫了種種形態和明媚的光景一樣——如此種種，威廉，使我沈默了。我回到我的本身，尋出了一種世界來！不在表現與生力之中，甯在想像與昧暗不明的欲求裏面。於是種種一切在我感官之前浮動，而我更迷離地在此世界之中微笑。

小兒們不知道他們爲何欲求，這是一切碩學的校長和教師所共認的；但是大人們也同小兒們一樣，在這地上四處踉蹌，同一不知由何處而來，向何處而去，同一的不向真實的目的做工，同一的爲乾餅，糖果，鞭笞所駕馭，這個雖沒人相信，但是我想實則淺近易明。

我要向你直說——因為你要寫甚麼回話給我，我是曉得的——每日和小兒們一樣過活的人是最幸福的，頑頑偶人兒，把他們的衣裳脫了又穿上一件，用着多大的注意悄悄在媽媽放着糖食的抽屜周圍盤旋，等他們把所欲的攫到手後，哺豐了兩頰，叫出：‘還要！’——這真是幸福的人，還有一種人把他們無價值的事業乃至把他們的狂熱也加上一個徽號，自稱對於人類社會底安寧和幸福上有莫大的建設的，這種人也好。——像能殼這麼自安的人，我求上帝保佑他喲！但是也有人能以謙遜的態度觀徹得一切事物究向何處消磨，觀徹得有種資產家能把自己的園地裝飾成一片樂園，也有種不幸的人不屈不撓地負着重擔以喘喘焉於人生行路，更觀徹得一切的人都樂於多看得一分鐘的太陽光線的——這樣的人能鎮靜，能自行造出獨有的世界，這也是幸福，因為他是一個人呢。他雖然同是受着束縛，而他的心中卻時常保持着自由之甘感，並且覺得隨時都可以從這囹圄中逃出。

五月二十六日

我想遷居，想找一個適意的地方建築一座小屋，想去終老我的一身，我的調門你素來是曉得的。我在此處又尋出一個地方，使我愜意了。

離城不消一點鐘的路程，有一個地方，叫着瓦爾海牟，地鄰一小丘，最有風趣，人若踏着山路下村，立地可以望出溪壑全部。一位賢淑的女主人，年雖老而快活可親，飲我以葡萄酒，皮酒，咖啡，最好的是有兩株菩提樹，枝葉繁茂，罩映着禮拜堂前小小的空地，空地周圍有農家，倉庫，庭場環繞。如此安適，如此愜意的地方我不會容易地遇着過，我從酒家中把棹椅移到那兒，飲我咖啡，讀我荷默。第一次，我在一個晴天的午後隨興走來菩提樹下，我見得這兒十分寥寂。衆人都往田野去了；祇有一個年約四歲的兒童坐在地上，他的前面有個半歲光景的嬰孩立在他兩腳之間，他把兩手托着嬰孩的胸部，他自己就好像成了一個安樂椅子一般，他黑色的眼瞳四處瞻望，眼神雖是活潑，他卻一動也不動地坐着。這個景象使我開心；我便坐在一隻相向的

犁鋤上，十分愉快地描畫這兩弟兄的姿勢。我把旁邊的籬柵，倉門，和幾個破了的車輪加上，通通都依着遠近畫出，畫了一個鐘頭，我竟成就了一幅秩序井然，甚有趣味的畫，全莫有加上一些兒己見。這個使我的決心更加穩固了，我今後祇皈依自然，祇有自然纔是無窮地豐富，祇有自然能造就偉大的藝術家。有人或會多多主張執守成法，或許主張博取俗世底讚賞。這種拘守成法迎合世俗的人或許不至於做出下品和劣惡的東西，猶如循規蹈矩的人不至成爲市井無賴和十惡不善者的一樣；但是，他人要說甚麼，我由他，一切的規矩準繩是足以破壞自然底實感，和其真實的表現的！你會說：那未免太過火罷！規矩祇是加以限制，剪除枝蔓罷了。

——好友，我可以打個比喻麼？

就譬如戀愛一樣。一個青年傾心於一個處女，一日到晚都在她旁邊過活，把一切所有的能力，財產，都消耗在她身上，希圖在她面前表示他每時每刻都在傾誠愛慕。於是有一俗物，這人是位公事場中人，來向他說：年青的好先生！戀愛是人所常有

的，你當得不要出於常人以外呀！把你的時間分開，一部分用以工作，休息的時間把來獻給你的愛人。計算你的財產，如有餘裕時，你要送些禮物給她，我也不反對，祇是別要太頻繁了，在她生日和受洗日做做禮就夠了。——人是聽從了的時候，那他成就個有為的青年，便是我自己也願意向侯爵說，給他一個位置；不過他的戀愛就算算了，儻若他是位藝術家時，他的藝術也就算了。噯，朋友！天才底潮流何故如此罕出，如此罕以達到高潮，使你們瞠目而驚的靈魂們震撼嚙！好朋友，居在潮流兩岸的沈靜夫子們在提防流水汎濫，淹沒了他們的亭園，花塢，菜畦，知道築堤以抵禦呢。

五月二十七日

我纔覺得，我陷入了狂歡，祇說了些比喻和完談，竟忘了把那兩個小孩的事情詳細告訴你。我全然深入於畫家三昧，這在前函已斷片地告訴了你的，我坐在犁鋤上怕有兩個鐘頭。向晚，跑來了一位年青女人，一邊肘上掛着一隻籃子，向着這兩個一動

也不會動的小孩遠遠叫道：非律普司，你真是好孩子
子嚟！她向我敘禮，我謝了她，立起來，更走近些，
問她，是不是這孩子們底母親？她說是，說着給了
大的半邊麥餅，把小的抱起來，用着十分的母愛去
吻他，——她說，我把小的交給非律普司，同我的
大兒進城去，買白麵包，和糖，和一個燒粥的土罐。
——我看這些都在籃子裏面，籃蓋是揭開了的。
——我今晚要給我的翰司（是這幼兒底名字）燒
粥；大的一個不好的東西昨天同非律普司爭吃殘
粥把土罐打壞了。——我問她的長子，她說在草場
上逐鵝，說還不絕，他已跳了來，給第二的一隻榛
條鞭子。我再和這女人談說，我纔曉得她是位校長
底女公子，她的良人因為去取堂兄弟底遺產，往瑞
士去了。——她說，別人要想欺他，不回他的信；所
以他親自去了。要不遇着禍事纔好！他許久沒有消
息回來。——我覺得不忍離開這位女人，我給她小
孩們每人一隻‘克羅’Kreuzer，（小貨幣名），我又給她
一‘克羅’，等她進城時，好買些麥餅拌粥給她頂小
的一個吃。我們便分了手。

好朋友，我的精神混亂的時候，我一見了這類的人兒我便安定起來，他們在一個小天地中平安地過活，看到葉落時，除想到冬天來了之外，別無何等憂慮來擾亂他們的日常生活。

從那時起我時常出去。小孩子們和我慣熟了，我喝咖啡的時候，便把糖給他們，晚上我又把乳油麵包和酸乳分給他們吃。禮拜日我總要給他們一個‘克羅’；我是不在那兒的時候，就教女主人替我代給。

他們親熱起來，和我講種種的話，村裏的小孩子來得更多的時候，他們的熱情與欲望底單純的表現我尤為欣悅。

他們的母親怕小孩子們苦了我，我為消除她這憂慮，倒很費了氣力。

五月三十日

日前我講到繪畫的話，對於詩也可適用，祇是要認得卓異的詩情而大膽說出，要言短而意永，我今天得見一個景致，如實地寫出時，怕是世界上最

美的牧歌罷；但是甚麼是詩？是景？是牧歌？我們得享自然現象的時候，定要去矯揉造作嗎？

這麼一起筆你若期望我有甚麼宏論崇議時，你又白受詐弄：使我感發到這步田地的，不過是一位年青的農夫呢。——我要照常直說，我想你定會照常說我誇張了；這件稀罕事的發生又是在瓦爾海牟，時常是瓦爾海牟。

菩提樹下有一團人在飲咖啡。因為我不喜歡他們，所以我託詞迴避了。

一位農家青年從鄰舍走出，在犁鋤旁，我前函敘述過的，熱心地在修整些甚麼。我喜歡他的樣子，我便和他講話，問他的境遇：我們立地便成相識，和我平時同這類的人交際的一樣，立地便親熱起來。他告訴我，他是在一位寡婦家裏做工，被她款待得異常之好。他把她的事情說了許多，又稱讚她，所以我立地便曉得，他全身心都寄係在她身上了。她已經不年青，他說，她被她第一嫁的丈夫所虐待，想不再嫁了。從他的話聽來我們可以明白得她是如何地美，對於他如何地娟媚，他如何地十分願意，

願意她選擇他，消去她前夫底罪過底記憶，我因為要把這人純粹的傾心，愛慕，惻誠，具體地告訴你，所以我不得不一句一句地反覆寫出。唉，我若是要把他那姿態底表現，聲音底和諧，目光底靈耀，活現地同時向你寫出時，我定要有大詩人底天賦纔行。否，沒有言詞可以說得出他那全部的內質外表中所存在的和雅呀；我所能再現出來的，祇是一些精粕罷了。並且他怕我會以為他和她的關係不正當，會疑她親切的舉動，這是尤為使我感觸的。她的姿態，她的肢體，本沒有青春的刺激，卻能強有力地牽引他，縛束他。說到那些的時候是何等動人，我祇能在我靈魂的最深處反復了。我生平不曾看見過這樣的激情和熱望能有這麼的純潔，唉，我還可以說，這麼的純潔並且還不曾夢想過呢。我向你直說罷，我一想起這種的無猜和誠懇，使我最深部的靈魂便着起火來，這種的至誠與和雅底姿態隨處都追隨着我，連我自身也為之而燃，如飢如渴了，你可不要斥責我呀！

我不久也想去看看她。但是我好生想來，怕還

是不去的好。我還是從她愛人底眼中看出她的好些，或者她在我眼中看來時不會有我現在所想像着的這麼樣；我何苦要把這美好的影像破壞呢？

六月十六日

我爲甚麼久不和你寫信？——你要這麼問時，你也是學者之一人嗎？你當推察得我是健康的，並且——簡當地說時，我得了一個知己，捉着了我的心。我——不知道怎麼說的好——我認識了一位很可愛的人兒呢，若要依着事情底程序告訴你時，是件難事呀。我滿足，我幸福，所以我不是位好的歷史家喲。

一位天使！——喂！這是無論甚麼人都用以稱讚他的愛人的，可不是嗎？但是她那完美的程度呀，我實在不能向你表出；總之，她把我全部的精神都把握着了。

理性那麼充足而能那麼單純，操守那麼謹嚴而能那麼和藹，那麼真實地爲生活爲家政經營而精神能那麼平靜！——

我說的這些，都是無謂的冗談，不愜人意的抽象呀，把她自己一絲兒也不能表現得出。下次再一一否，不等下次，我現在立刻向你說出罷。現刻不說的時候，會永沒有時候可說。因為，我不說慌話，我執筆寫這封信，我已經擱三次筆，想駕馬出去了。但是我今晨自誓，我不騎馬去，因此日子長得難耐，我時時刻刻往窗畔去看，看太陽還有好高。——

我不能克服着我，我總不能不到她那裏去。我現在回來了，威廉，我想用了晚餐後，再寫信給你。在那可愛的，活潑潑的小孩們，他八個弟妹當中看見她，我的精神是何等的歡快嚟！

我這麼寫下去，怕恐你自始至終，一點也不懂得，你聽罷！我要逼着我寫個詳盡。

我前次寫信給你，說我認識得司法官 S 氏，說他招待我，教我快到他的隱居，甯說是他的小王國裏去訪問他。我躊躇着沒有去，假使我不曾把這埋藏在這幽境的寶物偶然發現了的時候，我怕永不會去得呢。

此地的青年男女在村中開了一次舞蹈會，我

也樂於出了席了。我要同此間一位親切的，美貌的此外別無可說的少女對舞，便決定坐馬車和她與同她的堂妹一塊兒到歡樂場去，並且在路上要邀夏綠蒂同去。——你會認識得一位美貌的女公子呢，我的女伴說了，在我們從一處斫伐了的林中通過向獵莊進行的途中。你要注意，堂妹的一位說，你別要錯害相思！——我說，怎麼呢？——女伴答道，她是已經許了一位很好的人，現在出門去了，因為他的父親過了世，要去整理些事務並且尋個好的位置。這種消息於我頗如東風過耳。

我們到了莊門的時候，太陽離山還有十五分鐘的光景。很蒸熱，環天都是灰白色的稠雲，女人們深怕天氣要變。不怕連我自己也在豫感起來，怕我們的樂事要遭打擊，我卻把些忖撰的氣象學來騙掉她們的恐怖。

我下了車，一位女僕應門，求我們稍待，說綠蒂姑娘立刻便要出來。我從庭中通過向房屋走去，建築頗佳，待我走上前面的階段，一進門時，一場至可引人的劇景入我眼中，是我從不曾見過的。堂中六

個孩子，從十一歲以至兩歲，湊繞着一位丰姿美麗的姑娘，中等身材，穿件質素的縐衣，淡紅的襟袖。——她把一塊黑麵包依着他們的年齡和食慾的大小切來每人給一片，非常親愛地——分給他們，各人也道聲：謝謝！全沒有些兒做作，麵包還沒切完，都把小小的手兒高高撐起，等到把晚餐的麵包要到，有的便跳來，有的性情沈靜，慢慢走來，來這莊門口看新來的客和馬車，這馬車是他們的綠蒂要坐上去的。——她說：對不着得很，等先生到這兒來，還等姑娘們等我。因為換換衣裳，又整理下子家中一切，我竟忘記分麵包給我這小弟妹們，他們除我而外別人切的麵包是不要的。——我隨便地謙套了兩句，我全部的靈魂都安放在她那姿容，聲調，舉止上面了；等她跑到房裏去拿手套和扇子時，我從驚訝中恢復過來，小人們都在旁邊離開些望着我，我趨向最小的一個去，面龐極帶福相，孩子向後退，那時綠蒂剛走到戶口，說道：路易呀，和這位哥哥握手罷！他便不客氣地和我握手，不怕他小小的鼻兒流着鼻涕，我也禁不着和他親了一吻。我又向



一等分額包給她的弟姪

綠蒂握手，說道：哥哥嗎？你相信，我當得起這樣的福分，和你做親眷嗎？——她微微發一笑，說道：唉，我們的親誼最廣，假使你是其中最不好的，那我可就不快活了。——臨行還囑咐她最長的一個妹子，有十一歲光景的，素菲，教她好好看護弟妹，等爹爹散步回來時，問候。又向小的們說，要聽姐姐素菲的話，如像聽她自己的一樣，有幾個也就承應了。祇是有六歲光景的，小而傲的卜弄丁說：綠蒂姐姐，你不是素菲呀，我們可愛你。——大的兩個男孩子竟攀上馬車，等我從中調停，她纔准許他們，要他們不頑皮，好生守禮時，她便帶他們同到林子前面去。

我們剛剛坐定，女人們便互相敘禮，互相品評衣裳，尤其是帽子，還帶着說了些今晚所期待着的會集的話，綠蒂叫把馬車停了，把她兩弟兒放下車去，他們還要親一回她的手，長的一個有十五歲，與年齡相應地很文雅地親了她，其他一個很率直而鹵莽。她還叫兩弟兒敘了一回禮，我們纔向前進行。

堂妹問她，日前送來的書已經讀完沒有？沒有，綠蒂說了，不合我的意；你可以拿去。前回的書也不

見得好。——等我問她是甚麼書，她答應了我的時候我吃了一驚：——我在她所說的一切話中，發現出她許多的品格，我看她每說一句話都有新的刺激，都有新的精神上的光輝從她臉上發出，這些都好像在具足圓滿地漸漸地發展上去，因為她覺得我是了解她的。

她說：我前些年辰，看小說比甚麼還愛！每逢禮拜日，我一人坐在一隅，我能一心地分受密司兒尼底^{*}幸和不幸的時候，誰也不知道我是怎樣地快活的。就是現在，這類的作品也還有些引動我，我也不反對。但是因為我讀書的機會少了，所以非真合我的興味的我不讀。有種作家是我頂愛的，我能在他作品中發現出我的世界來，如像我周圍的境地一樣，這種作品我是非常喜歡，非常合意，就如像我自己的家庭生活一樣，雖然不是個樂園，但是總是一個不可言說的幸福底源泉。

我聽了這些話我盡力地制抑着我的動搖。但是再不能扼抑了：等我聽見她非常正確地說及某氏作的威克匪德之牧師^{*}的時候，我簡直忘了我，把

我所知道的和盤向她說出，等一會綠蒂向旁的兩位女人談話時，我纔覺得我們在談話中，她們瞠目坐着，就好像沒有坐在那兒的一樣。堂妹的一位向我嗤笑了雖不止一次，我卻毫不留意。

話頭轉到舞蹈底興味上來了。綠蒂說，狂熱假如是件不好的事，我倒並不瞞你，我是最諳悉舞蹈的。我腦中一有不快樂的時候，和着破調的鋼琴，彈出四人合舞的舞蹈曲來，便甚麼都好了。

她在談話中，我覷着她的黑色眼仁是何等悅意嚟！她那生動的嘴唇，鮮嫩而活潑的兩頰，是何等牽引着我全部的靈魂嚟！我是完全深入於她的談吐底崇高的精神之中，把她所藉以表現的筌蹄幾乎全然不會聽見呀！——這個你是可以想像得出的，因為你知道我。我簡單地說罷，我下車時如像在做夢，車停在會場的門首，我就如像包藏在夢中而迷失在暗淡的世界裏了，從輝煌的廣堂中所迎奏出來的音樂，我弄到幾乎不會聽見。

與堂妹和綠蒂對舞的奧德蘭君和某某——誰個管他的姓名嚟！——來車前迎接我們，把他們的

對舞者占領了，我便把我的引上去。

堂中四處都跳起牟涅舞來，我挨次和些女人跳舞，可是太拙了的終不能和她們交手跳到底。綠蒂和她的對手跳起英國舞來了，等她跳到我們的列子來的時候，我是何等快意喲，你請想。她的跳舞真是不可不看！你看她把全部的心腸，全部的精神都灌注在跳舞上，她的全身是一個諧調，那麼地無牽掛，無拘束，好像跳舞就是一切，她是別無所思，別無所感；在這一瞬間其他的一切都從眼前消去了的一樣。

我求她作第二次四人合舞；她約我在第三次，並且再可愛，再快活沒有地向我說，說她是愛德國式舞。她接着說，此處的風尚，要跳德國舞的時候，每對跳舞的人總要跳到底，我的對手跳得不好，我想要謝絕他。和你對舞的女子也跳不來，也不願的，我看你跳英國舞跳得好；假如你願意和我跳德國舞的時候，請和我的對舞者要求，我願來做你的對手。——我就握了她的手，我們便決定，對舞的時候，她的舞男和我的舞女對調。

要舞了，我們彼此把手腕重重地挽了一會取樂，她舞得何等動人，何等輕快！大家便跳起瓦爾池舞來，如像天體相抱環舞，因為這舞很難，起初跳舞的都有些混亂。我們倒聰明，儘他們亂跳；等頂跳得壞的跳過了，我們和奧德蘭與他的舞女一對快活地跳舞起來。我已經不是人了。頂可愛的人兒在我手裏，和着她同電光一樣四處飛舞，旁若無人，而且——威廉！我卻發了一誓，我所愛的少女，我所要求的少女，除和我外決不許和別人跳舞，不然我決不甘休。你請酌量我罷！

我們倆想稍稍休息，在客堂中緩步了幾遍。她便坐下，我把剩下的一些橘柑帶來，到很有效力，不過她把來一片一片地分給了一位不客氣的鄰座的女人，每分一片使我心如針刺。

第三次英國舞時，我們是第二對。我們在列中跳舞的時候，我是何等地快活！我失神地挽着她的手，望着她的眼，她的眼中充滿着極開闊，極純粹的滿足之純真的表示，我們走近一位婦人旁邊，在她那不甚年青的面貌上有種可愛的表情使我注

目。她看着綠蒂微笑，舉出一個指頭來威脅，走過身時，她有意地把阿伯爾底名字叫出了兩遍來。

我向綠蒂說，假使不得罪你時，請問誰是阿伯爾？她要答應我了，但是要畫一個大的8字來，我們便分開了，等我們側身穿過的時候，我覺得她的額上有些尋思的痕跡。——等她要求我的手去跳普羅母那舞的時候，她說，我不瞞你，阿伯爾是位好人，我差不多是同他定了婚了。——這個消息不是纔聽得來的（因為那兩個女子在路上已經向我說過），但是於我卻是很新，因為我還不會把這件事情想到綠蒂身上去，她在這瞬間間已成為我的珍寶了。總之我慌亂了，忘乎其性了，亂竄到別的對裏去，竟使全體都混亂了，虧得綠蒂底十分鎮靜和牽引，纔把秩序快快地恢復了轉來。

跳舞還沒完，我們先前看見在天際閃着的電光，始終疑是要下雷雨的電光，漸漸更強烈起來了，雷聲也把音樂破亂了。女人們跑出列子來，男的也跟隨着；秩序全盤破了，樂也停了。在歡喜之中有種不幸或驚異來襲人時，所加於我們的印象比平常

更強，這是不消說的，一來因為相反底緣故，使我們如此痛切地感受，二來尤其是因為我們的感官已經到了容易感覺的地位，所以收受外來的印象更快。我看許多女人表現出些奇異的變態來，一定是這個緣故。頂聰明的便坐在屋隅，背窗塞耳。有的便跪在她面前，把頭腦藏在她的膝間。更有的疊入這兩人中，抱着她們痛哭。有些說要回去；有些更不曉得要怎麼纔好。我們年青的男子乘隙去調笑她們。努力想從這些美人底脣間逐去她們向着天所發的一些憂慮的禱告，她們也無心力抵禦。男的有幾個便去偷閑吸煙；等聰明的女主人提出，叫我們入室中去，把窗戶簾幕都關上，其餘的人都沒有反對。我們剛入室中，——綠蒂便把椅子擺成一個圓形，要做出個遊戲來，大家都順她的情坐下了。

我看見有些人等着好吃的彩物把嘴也尖起來，手也伸起來了。——她纔說，我們來數數字噲。你們留心罷！我從左邊轉到右邊，你們也輪流數去，挨到自己時便說出數來，要同點火一樣地快，那個停滯了或說錯了，我們便打他的耳光，我們數到一千

爲止的。——看來真是有趣。她便伸出手來在圓中回轉。第一的人數一，其次的數二，數三，挨次下去。她便愈走愈快起來，有一個撇的一個耳光，挨次一個笑了又撇的一個。愈走愈快。我自己也捱了兩下，覺得比她打別人還重些，我內心中暗自滿足。還不曾數到一千，通同笑得不亦樂乎，這個遊戲也終止了。頂親密的人便互相依傍，雷雨過了，我隨綠蒂到客堂去。途中她說：捱了耳光他們把雷雨和甚麼都忘了！——我沒有話答應她。——她又接着說，我也是最害怕的一人，我提起心來想壯別人底膽，我也就膽壯起來了。——我們走到窗畔。雷聲祇在遠處響，霏雨打在地上，極清爽的香味漲滿在暖暖的空氣中撲鼻而來。她立着，靠着手拐，她的眼光凝視着外面，看看天又看看我，我看見她眼中滿孕着眼淚，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說了一聲——克羅普徐
妥克！我立地記起浮在她心中的那首壯麗的頌歌，我沈入於感情底奔流中，是她把他解放向我灌注的。我禁不住曲身在她手上，流出極甘美的眼淚親了她。又看着她的眼睛——啊，崇高的詩人！你在

這眼光之中如果看出了你的尊崇來呀，我現在永不願更聽別人瀆稱你的名號了！

六月十九日

前回的信是寫到甚麼地方截止的，我已經不記得了；我記得我就牀的時候，已經是兩點鐘，我假如是在你面前說話，不是寫時，我怕要一直留你到天亮。

從舞蹈會歸來後的事情，我還不會說，今天也沒有時候。

那天的日出真壯麗喲！周圍是滴淅淅的森林，解蕤蕤的田野！我們的女友們都在打盹了。她問我，想不想和她們一樣？叫我別要爲她拘執。——我看着你這眼睛開着的時候，我不會睡去，我說了，又緊緊覷着她，——我們倆便惶怙怙地一直到她的門首，女僕輕輕地開了門，回答她的發問道：父親和小人們都好，都還在睡。我在離別時求她許我在那天之內再見一次；她承諾了，我也就去了，自從那時起，日月星辰儘管靜悄悄地走他們的道兒，我也不

知道晝，也不知道夜，全盤的世界在我周圍消去了。

六月二十一日

我過着幸福的日子，就好像上帝爲他的聖徒們節儲下來的辰光一樣；我不管我會成個甚麼，我敢說我有生以來不曾領略過這種快樂，這生命底快樂。——你可曉得瓦爾海牟的；我準備在這兒住，已經周到了；從此到綠蒂家祇消半點鐘，我在這兒，感覺着我自己的存在和人間一切的幸福。

我把瓦爾海牟選做我散策的目的地，我不曾想出，他是與天國這麼相近的！在我更遠地去散步的時候，時而從山上，時而從平原上隔河望見那座獵莊，那座把我一切的願望都包含着的獵莊，不知道有好幾次。

可愛的威廉哟，我在凝想種種的事情，我想到人心中的欲望，想發展，發明，活動；又想到內心中的衝動，自甘抑束，循習慣之軌而進，不顧左右。

我到此地，從小丘望入環媚着我的優美的溪壑，洵可驚嘆！——那兒是林子！——啊，我能隱身

其蔭中呀！——那兒是山峯！——啊，我能從那兒眺望四方的景物呀！——這互相連鎖的山丘和這可親的山谷？——唉，我能置身其中呀！我忽忽走去，又回來，又沒有找着我所希求的。唉，地之遠方猶如時之未來！一個整然龐大的暗影在我們的靈魂之前；我們的感覺和我們的眼目一樣，蕩入其中，我們景仰着，啊！想拋棄我們全部的存在，把那唯一的偉大而崇高的感情之一切喜悅拿來充溢我們，——而且，啊！待我向前急走，那兒成了這兒的時候，一切還是同從前一樣；我們立在窘促中，束縛中，我們的靈魂渴想着已歇了的泉水。

就是這樣，那極不安定的放浪者最後又渴慕着他的祖邦，在他的小房中，他妻底胸畔，他小孩們底圍中，在維持他們家計之內，尋出他在遠遠的世界中尋不出的喜悅來。

早晨我隨太陽出山便向瓦爾海牟出發，在那兒主人底圍中我自行摘取豌豆，坐下去筋，一面又耽讀着荷默；等我走入小小廚中尋出個罐子來，把乳油調好，把豆莢煎起來，把蓋蓋好，坐在旁邊時

時拌攪牠時；我的心中痛感着培尼羅普底高慢的求婚者們在殺豬屠牛，燬之，烙之的狀態。用一種靜謐真實的感觸充塞着我的，除太古的生活之遺風外，別無他物，我幸得無所矯飾而能織入於我的生活之中。

自栽白菜，菜成拔以爲蔬，食時不僅嘗其佳味，更將一切種之植之時的佳日良晨，灌之溉之從而樂其生長之進行時的美夕，於一瞬間之內復同時而領略之，這種人底單純無礙的喜悅，我的心能夠感覺得，真是快的事呀。

六月二十九日

前天大夫從城中來此，看見我在地面上和綠蒂底弟妹們頑耍，有幾個扭着我，別的就笑我，我去划他們的膈肢，同他們一齊大笑起來。這位醫生是位很講道德的木偶，說話時綳綳袖口。不住地扯扯衣襟，以爲這算是聰明人底禮儀；我這是在他鼻子上看出來的。我纔不耳識他，儘他在那兒賣弄聰明，用紙牌砌的房子，小孩子們把他打壞了，我又替他

們砌起來。其後他走回城去四處說，說這法官的孩子們通通不講禮了。維特簡直把他們弄壞了。

唉，可愛的威廉，世間上最與我的心相近的便是這小孩子們呢。我注視着他們，我在這小人中看見他們將來總得必要的種種道德和種種力量底胚胎，在其率性之中看見將來性格底剛強和堅毅，在其放肆之中看見足以超脫世厄的機敏和輕快，一切都是這麼整然沒破！——我便常常回憶出那人類之教訓者底金言：“若是你們不能成爲這其中之一人呀！”至友，小孩是我們的同類，我們應得以他們爲師，而我們現在纔把他們當着下人看待。他們不許有意志！——我們是沒有的嗎？這種特權定在那裏？——因爲我們老些聰明些！——天上的上帝！你看見老孩子，和小孩子，不看見別的；你是喜歡那一個，你的兒子是曾經久已說過的了。但是一般人信仰他，而不聽他的話——這也是因爲年齡底原故——竟把自己來纏律他們的孩子。並且……請了，威廉！我不再絮說了。

七月一日

綠蒂不得不到一位病人家裏去，我自己可憐的心兒真苦，我的心兒比許多潦倒牀席的人還要不開展。她被別人請去要在城中某端淑的女人家裏住幾天，據醫生說這女人是不久人世了，在這最後的俄頃間想要綠蒂去的。我前禮拜和她去訪問過一位牧師聖徒某，在山中一座小村裏有一點鐘的路程。我們是四點鐘到的。綠蒂帶着他第二個妹子同行。我們到了牧師家裏，庭中有兩株高的胡桃樹蔭着，老牧師坐在門前櫂上，他看見綠蒂，好生快活，竟忘了他的拐杖，就想起來迎她。她跑去請他坐下，便坐在他的旁邊，說了許多父親致意的話，又去抱他醜而穢的幼子，是這老人底么兒了。她如何地去殷勤這老人，如何地提高她的聲音使他半聾的耳朵能聽，如何地說到那些不期而天逝了的，年青而強壯的人們，說到卡爾司溫泉底効力，如何地稱讚他的決心，夏天要到那兒去就浴，如何地見得他比前回相見的時候，顏色更好，精神更爽快，她這應對的態度我真想你親眼得見呀。——我在那時是

和師母敘着禮的。老牧師非常快活，因為胡桃樹十分可愛地蔭着我們，我禁不住稱美了一回，他便向我們說起這樹子底故事來，不過他的話是有些難懂的。——他說老的一株我們不知道是誰個種的了，有些人說是這牧師，又些人說是那位。那後面立着的嫩的一株和我的拙荆是同年，今年十月滿五十了。她的父親晨早栽這株樹，她晚上便下地。他是我的前任，這樹子在他是如何地可愛，這是說不出來的；我愛這樹子也是不弱。二十七年前我充個貧學生初次到這庭裏來的時候，我的女人坐在那樹下一塊木材上刺繡。——綠蒂問他的女兒；他說是跟着徐米德向牧場上監工去了，老人又接着他的話，說出他的前任和他的女兒如何地愛他，他起初祇是做個助手，後來便接了他的後任了。這故事還沒落脚，少牧師娘子和所謂徐米德君通過園子走來；她十分親熱地向綠蒂致禮，我覺得她也還不惡；是一位敏捷的，體格好的，棕黑色面孔的女人，好像在短時期中愉快地在鄉村生活過來的一樣；她的愛人（徐米德君早表示出這樣的身分，）是一位纖

弱且沈靜的人，不怕綠蒂常常引他說話，他總不肯和我們交談。使我最不快活的，是我從他的臉上看出他不說話的原因：不是爲的理解狹窄，寧是固執與乖僻。後來他這種態度祇可憐漸漸鮮明了；因爲弗里得里克和綠蒂散步時，有時也和我同路，那位先生底臉色平常已就是棕褐色的了，明明顯顯地更加黑沉下來，甚至有時候綠蒂要牽引我的袖口，注意叫我，我別和弗里得里克過於要好。使我不高興的無過於人與人相傾軋，尤其是青年人在人生之花期中可以享受一切歡樂的時候，彼此用些無聊的事情來把這僅少的好時辰消耗，及到後來纔曉得無可補救時，已經晚了。我心中不樂，我們到晚上回到牧師家中，就席用牛乳，談及人生之樂苦時，我竟禁不住執此機會而由衷地反對那乖僻的性情。我開首說道：我們一些人常常埋怨着，歡日甚少而苦日甚多，但在我看來，多半是錯了。假使我們常常開心見腸地享受每日間上帝所爲我們準備下的幸福，苦痛縱來，我們也會有充分的力量去忍受的。——牧師夫人答道：但是我們把我們的興致也無可

如何，那和身體的關係太密切了！身上一不好的時候，便甚麼都不好起來。——我讚成了她，我接着說，我們自然是把那當成病症看待的，我們要問，到底有治法沒有？綠蒂說：這是不錯的呢，我想治法怕要全靠自己。我自己所經驗得的：凡我有些不快活，要不耐煩的時候，我便跑到花園中上上下下地跳舞起來，便甚麼事情都沒有了。——我說，這正是我所想說的呢，我想脾氣不好完全同懶惰是一樣的，因為牠就是懶惰的一種。我們的性質容易偏過去，但是，我們若有力量祇消制服得一下時，事情便會容易做起，我們在勤勞之中尋得出真的滿足。——弗里得里克是非常注意的，青年卻向我發言，說人是不能克服自己，至少是不能駕馭自己的感情。——我回答道：我們此刻所論的是一切人所當迴避的惡感情，並且不去試手看看時，自己有多大的力量，究竟沒人知道。譬如人若病了，是要四處求醫的，最大的決心，至苦的藥劑，為恢復他所希望的健康起見，他是不避易的。我覺得那可敬的老人在傾耳諦聽着想要加入我們的談話；在我的談鋒轉向他的

時候，我便把聲音提高起來。我說：我們聽過對於許多罪過的說教，但是對於脾味不好的說教我們卻不曾聽過。——他說：那是該城裏的牧師說的，鄉裏人並沒有壞脾氣，但是有時候說說也不妨，是種對於他的女人和綠蒂底父親的教訓。——聽的人都笑了，他開心地同笑，笑得發出咳嗽來，把我們的談話間斷了好一會；隨後那青年又尋出話柄來了。你說脾氣不好是種罪過，我想未免有些過火。——我答道：並不過火，凡事傷及自己並傷及他人的，便值得這個命名，我們不能使彼此幸福，還不夠嗎？我們還定要把各人心中還能自行護庇的滿足，互相剝奪了去嗎？脾氣不好的人，能夠深藏不露，自行忍耐，不發洩出來擾亂四圍的寧靜的，世間上有這種好人，請你指教！況且脾氣不好不是一種對於我們自己沒有價值的內心的不快，不是一種對自己的不滿意嗎？這種不滿意常常和一種由於無謂的虛榮心所激發的嫉妬心相連接的。我們遇着幸福的人，我們要使他不幸福，這是令人難耐的。——綠蒂微微笑我，因為她看見我說話時的舉動，弗里德里

克眼中湧出淚珠來，更使我得勢了。——我說：這種人真可憐，把自己本心中所生出的單純的愉快用暴力或者想用暴力去剝奪的！一切人世的禮賜和好意不能補救一瞬間的滿足之犧牲，被我們暴君底嫉妬的不快心所破滅了的。

在這一瞬間我全部的心胸都充滿了；許多往事底回憶壓迫我的靈魂，眼淚到我眼裏來了。

大凡的人天天都在說呀，我叫了出來：對於朋友，除了誘啓他的快意，增進他的幸福，自己同時享受之外，不應當做別的事。假使他爲憂懼的激情所苦，爲苦悶所蹂躪，你能給他一點緩和底淚滴麼？——假使至危候的痼症侵襲了你在青春時期把她埋沒了的人兒，如今全無氣力地橫陳着，眼睛死釘着天，臨終的汗點在蒼白的額上迸出，你立在牀前如像受了詛咒的人，深心中覺得你便把全部家產用盡，也無能爲力，愁苦攪亂了你的心，對於這將死的人兒，你願犧牲一切，灌注一點力量，一星情熱的時候呀！

我在當時所表現的，這麼個光景底回憶委實

用全部的感力來襲迫了我。我用手巾來障目，離開了衆人，祇有綠蒂底聲音在叫我：我們走了罷！我纔回復了我來。在路上她責我對於一切的太表同情，說我因此會遭失敗！說我應當自重！——哦，天使！我爲你之故不得不生存下去！

七月六日

她時常在她將死的女友身旁，時常是同一的態度，時常是殷勤可愛的人兒，她眼光所看到的所在，便減少痛苦而發生幸福。她昨晚同瑪亮尼和小瑪爾心兩人散步，我知道了，我便走去遇着她，我們便一塊兒走。走了一點半鐘底路程我們纔回城市，到了那井泉旁邊，這是於我很可貴的井泉，於今更一千倍地可貴了。綠蒂坐在那小牆上，我們立在她的面前。我周圍環視，啊往日我心境孤寂的時候的那些辰光又活現在我眼前了。可愛的井泉，我說，自從那時以來我久不再在你清涼處休息，每每匆匆走過，沒有注視到你了。——我埋頭看下去，看見瑪爾心澆了一杯水很注意地走上來。——我看着

綠蒂，感覺着我對於綠蒂所懷抱的一切。那時瑪爾心捧杯上來了。瑪亮尼想接受她的，小姑娘用着很甘美的聲音說道：不，不，綠蒂姐姐，你該先喝一杯！——我爲她這真誠和愷悌，她用以叫出的，非常感發了，以致無法表現，便抱起這小孩來，猛可地接了她的吻，她便立刻啼哭了起來。綠蒂說，你太鹵莽了！——我倒不好意思起來。——來，瑪爾心！她接着又說，便握過她的手，走下石階去了。把那乾淨水來洗乾淨罷。快，快！不要緊呀。我立在上面；看那小孩子用她蘸溼了的手兒好熱心地擦自己的臉，十分相信那靈泉可以洗淨一切的不潔，去掉恥辱，免得生出骯髒的鬍子來：等綠蒂說：夠了！那女孩兒却愈加熱心地洗擦，好像擦多一點總要好得一些的一樣——威廉，我告訴你，我許不曾比這回更虔敬地臨蒞過一回洗禮！——再等綠蒂走上來了的時候，我很想跪在她的面前，如像跪在一個替國民贖了罪的預言者底面前一樣呀。

那晚上因爲我太快心了，禁不住把這件事情告訴了一位人，這人我相信是了解人情的，因爲他

有理解；但是我碰了一窩釘子！他說，綠蒂真不好，不應該使小孩子知趣，爲種種一切妄執與迷信底動機，這些觀念當使小孩子們早不濡染。——那時我一下想起來，他這人是八天前纔受了洗禮的；所以我就算了，我的心中卻深信着這種真理：我們對待小孩子，當如上帝對待我們一般，他沈醉我們在這種親切的迷妄之中，使我們最爲幸福。

七月八日

人真是個小孩子！怎樣地想蒙得一番青眼呀！人真是個小孩子喲！——我們是往瓦爾海牟去來。女人們是坐馬車去的，我們散步的途次，我相信在綠蒂黑色的眼中——我是個蠢人，你怨我罷；我教你去看她，她這雙眼睛喲——我寫得簡單，（因爲我想睡，眼睛睜不開了，）你看，女人們上了車了；車旁立着青年費塞爾斯多德和奧德蘭和我。她們從窗外伸出頭來和拆白們傾談，真是輕佻，真是快活得很，我在尋綠蒂底眼睛啊！她的眼睛在——看注他們！但是看到我罷！我罷！我一人簡直斷念着在

等她的眼睛，她的眼睛纔不看我！——我的心向她說了一千遍的告別！而她卻不看我！馬車走過了，眼淚停在我眼裏。我目送着她，看見綠蒂頭飾從窗口垂出，她在回顧——啊！是看我麼？好友！我在這曖昧中浮泛；那是我的慰藉：或者她是在回顧我！或者！——請睡了！哦，我簡直是小孩子嚟！

七月十日

在會集中，我被她招呼着的時候，我所呈的是何種癡態，你當然曉得的了！有人硬問我，她怎樣合我的心意？——合心意！這句話我恨得比死還利害。綠蒂祇能合他心意，不能充滿他全部的感官，全部的感覺的，這是種甚麼人嚟！合心意！最近又有人問我，我相合不合我的心意的？

七月十一日

M 夫人非常沈重；我在替她的生命祈禱，因為我是同綠蒂忍耐着祈禱的。我間或在這女友處去見她，今天她對我說了件可驚駭的事情。——M 老

人是一位吝嗇的，齷齪的守財奴，一生中把他的夫人苦了不少，箍了不少；但是這位夫人總是曉得自解的。幾天前，醫生斷定她的生命沒救時，她把她的良人叫來（綠蒂是在房間裏的，）便對他說：我是要你告訴一件事情，我死後會鬧出亂子和憤怒來的。我經理家政一直到如今，盡力整理了，盡力儉約了；但是你要容恕我，我這三十年來背了你所做的事情。結婚當初你規定了一點點兒錢作為伙食費和別的家繳，家務漸漸大起來，家業也漸漸大起來，你卻是不動，每禮拜底用費卻不照加上去：簡單說，你是曉得的，不怕家務最繁的時候，你每禮拜把七塊古登（與幣名，一古登約合中幣半元，）來叫人繳過去。我也沒有和你爭論，每禮拜底不足我便從收入中扣出來填補，因為誰也想不出：一家主婦會向金庫裏偷錢的呢。我沒有浪費過甚麼，我便不承認這件事情，也可以安心地死去，不過怕的繼我經營家政的人，弄得無法可施，你隨後更常常說你的前妻是用的那點家繳。

我同綠蒂說及人心底不可思議的蒙昧處，外

觀上定要兩倍纔能夠用的，祇消把七塊古登，竟能安心，不想在暗地裏還隱伏有別的原故。但是我還親自認得許多人，把預言者底永久的油瓶不加怪異地便拿回他自己家中的呢。

七月十三日

否，我沒有錯！我在她那黑眼中讀出了她對於我和我運命的真的同情。是的我覺得，並且我滿心相信她那眼中，她——哦，我敢，我可以把這句話來向天明言嗎？——她在愛我！

愛我！——並且我何等自重了起來，我何等——我可以向你說，因為你有這種理解力——我何等自尊了起來呀，自從她愛了我！

到底是我自負，還是實情呢？——我不認識那人，我在綠蒂心中不十分怕他，但是一等她一說到她未婚夫的時候，說得十分親密，十分鍾愛——這對於我就好像對於一個人，他的一切榮名和位職都被人剝脫，劍也被人摘去了的一樣。

七月十六日

啊！我的指頭無意之間觸着她的指頭的時候，我們的腳互相在棹下遇着的時候，我全身底血液要沸騰起來了！我縮轉來，如像避火一樣，一種潛力又把我引轉去——我的感官簡直一切都昏濛了呀！——哦！這種細微的和親使我如何地十分痛苦，而她的無猜，她的不羈的精神全不覺得呢！當她暢談時把她的手放在我的上面，談得高興處更倚近我的身旁，她口中的天香可以達到我嘴唇上的時候——我會倒地，如像着了電的一樣。——並且威廉，我此刻委身於這種天幸，這種親熱之中——你是了解我的。否，我的心沒有那麼腐敗！祇是懦弱！懦弱極了呀！——然而這不就是腐敗麼？

她是我所神聖視的。一切慾望在她的面前都沈默了。我在她旁邊的時候，我總不知道我是怎麼樣，就好像我的精神在我全部的神經中顛倒了的一樣。——她有一種音調，是她藉天使般的力量在鋼琴上彈出來的，十分單純，十分靈韻豐濃！那是她的歌聲，當她纔把開首的曲譜彈着的時候，使我超

脫乎一切苦痛，淆亂，和憤懣。

古代關於音樂底魔力之議論我覺得沒一句不是真的。那單純的歌聲是怎樣地擒着我！我不知道她唱出來時，怎麼常常恰在我腦如中彈的時候！——我精神中一切混亂和黑暗都散了，我又自由自在地呼吸起來。

七月十八日

威廉，沒有愛情的世界於我們的心有何用！何所取乎沒有光亮的神燈！祇消你們把那小燈點來，立地在我白壁上便有種種畫圖現出！那雖然不過是些一時的幻影，我門如能像個年少的青年立於其前，樂享這移動的現像時，總可使我們幸福。今天我不能到綠蒂那兒去；有種不可避免的會集阻止了我。怎麼做纔好呢？我發遣我的下人出去，爲我找尋一位人，這人今天同她接近過的。我等他的時候何等煩燥，我見他的時候何等快活！我很想捧着他的頭，和他接吻，假如我不害羞的時候。

人說有電光石這樣東西，把牠曬在陽光裏，牠

便吸收光線，到晚來發亮一會。我尋的這個人就譬如這電光石。我覺得她的眼光看過他的臉，他的頰，他的衣扣和衣領，這種感覺使我把他的一切都充分地神聖視，充分地尊重視！在這剎那中就把一千金來我也不肯把這青年放手。我在他的面前非常適意。——請你千萬別要笑！威廉，假使是使我們快活的，便是幻像麼？

七月十九日

我要去看她！今早我神氣發揚，懷着無限的愉快對望着那美的太陽時，我叫了出來；我要去看她！我除此而外今天一天沒有甚麼別的希求。一切的，一切的都消蝕於此翹望之中了。

七月二十日

你叫我同公使一路往北去，和我的意見不合。我不大喜歡做隨員，並且我們很知道，男子是尤為不宜於做隨員的人。你說我的母親很願意我活動；使我好笑。我此刻不是在活動嗎？不管我數的

豌豆或是蠶豆。根本上不是一樣的嗎？世間一切的事情都是無聊的，一個人不是爲自己的情熱，爲自己的要求，祇爲金錢或名譽或別的在替他人工作甚麼的，永遠是個蠢子。

V 七月二十四日

你是常常肯注意到的，叫我別把繪畫怠惰了，我倒想對你說，自從那時以來與其說是少畫，甯可說是把那全部的事情都拋棄了。

我不會如許幸福過。我的感覺對於自然，乃至對於一小石，一細草，不會如許豐富，如許密切過；但是——我不曉得要怎麼表現才好——我的想像力很弱，一切都在我眼前浮泛動搖，我竟不能把持得一些輪廓；但是我想，假使我能得到黏土或融蠟時，我或許能夠塑造的。這種想法如能持久時，我會取了黏土——祇好供人笑柄罷了。

綠蒂底肖像我動手畫了三次，三次都沒有成功，弄得我真不高興，因爲前些時是畫得很好的。後來我祇好畫了一張影像。

七月二十五日

*

唉，可愛的綠蒂，我甚麼都肯出力做；你祇多多地叫我做罷，並且常常地我祇求你一件：別要在你寫給我的信箋上面再撒砂！今日我把信箋忙接到嘴唇上的時候，牙齒嗟呀嗟呀地響起來了呢。

七月二十六日

我曾經幾次起過決心，想不那麼頻繁地去看她。啊，誰能堅持得着！每日我都降伏在誘惑之下，而且自誓：明朝你可不去了；等到明朝一來，我卻又尋出一種不可抵抗的原因來，等我還在躊躇，已經在她身旁了。有時她在晚上向我說：你明天要請來罷？——誰能不來呢？有時她託我些事體，我覺得非親自去回答她不可；有時天氣很好，我走往瓦爾海牟去，待我走到那兒時，離她祇有半點鐘的路程了！——我是太接近了她的霧圍氣了——所以我就走到她那兒去。我的祖母說過一段磁石山底故事：船隻們太來近了的，鐵骨立地被山吸引了去，鐵釘向山上飛，可憐的遇難者便在重疊相壓的船

板間洗沒。

七月三十日

阿伯爾回來了，我要走了；假如他是頂好頂高尚的人，我無論如何是甘拜下風的時候，那在我的面前看見他的所有是那麼多的完美，會是使我難受的。——所有！——啊，夠了，威廉，佳培已在那兒！一位善良可愛的人，人對於他無論如何不得不親切的。幸好他來的時候我是不在！不然會使我心碎。他也是很正直的，在我面前還不會和綠蒂接吻過一次。真可佩服！我爲他對於這姑娘所表示的敬意，不得不愛他。他能和我要好，我揣想這怕不是他自己的感情，甯是綠蒂底手腕；因爲這是女人們所在行而且當然的：假使她們能支持兩個愛人彼此相善，是時常有益於她們的，但也是難能的事呢。

但是我不能不敬仰阿伯爾。他沈靜的外貌和我赤裸裸地不安定的性格區別得十分鮮明。他很有情，並且知道綠蒂對於他的愛，他不見得有甚麼不好的脾味，你是曉得的，那是種罪過，是我對於人

所最厭惡不過的。

他以為我是個有心的人；我對於綠蒂的關係，對於她的行爲所表現的溫暖的樂意，增進他的勝利，他愈見愛她。他到底每每因為小小的嫉妬有時苦惱過她沒有，那我祇好付之不問，不過我如掉到他的地位時，至少總難保不爲這魔神所侵犯。

他的事情 我由他罷！我住在綠蒂身邊的喜悅已經過去了。我不知道是當名爲癡愚，還是迷惑呢？名號有甚麼用處喲！我把事實告你罷！一在阿伯爾未來之先，我現在所曉得的一切，我早已知道！我知道我對於她不能要求甚麼，也不曾要求甚麼——即是在可能的範圍以內，不敢去多貪她的愛情——而今別人真正來了，把這姑娘給他奪去了，這位傻子纔睜着兩隻大眼。

我咬定牙關，嘲弄我的不幸，並且有人說我已經是無法可施，祇好是斷念的，我更加兩倍三倍地嘲弄他——別把這種稻草人來苦我罷！——我跑向森林中去盤桓，等我到了綠蒂那兒，阿伯爾在小園中涼亭下坐在她的旁邊，我不能再前進了，我便

蠢得失了定針，做起許多滑稽，許多糊塗的事來。
——綠蒂今天向我說：我千萬央求你，別要再做出
昨晚那樣的過場了！你那麼高興的時候，令人可怕
呢。——我們談句私話，阿伯爾有事做的時候，我
是曉得的，啐！我就走去，我看着她是一個人的時
候，我心裏總快活。

八月八日

我求你原諒，親愛的威廉，我把那教我們去服
從不可避的運命的人罵得不堪耐，並不是在指你。
我自然曉得你的意見是和我不同。你的話根本是
不錯的。我的至友呀，你祇讓我說一句罷。在這世
界中‘非此則彼’底選擇是很難的，感情與行爲，可
以投出種種虛影，如像鷹鼻與凹鼻之不同呢。

我把你全部議論承認之後，又想在‘非此則彼’
之間逃去，你別要怪我。

你說：我非有希望於綠蒂則是全無希望。好！
依前說便當徹底去追求她，求把捉你願望底成就，
依後說便當鼓你勇氣，求超脫能侵蝕你一切力量

的那種不幸的感情！——好友！你說得好，而且——說得容易呀。

你能向這種不幸的人要求，他的生命漸漸爲一種浸潤的疾病所侵以幾於死的，你能向他要求，教他用隻短劍來立刻把苦痛告個終結嗎？侵蝕了他種種力量的災禍，不也同時把他敢從災禍而解脫的勇氣也劫掠了去嗎？

雖然你能用一種相彷彿的比譬來答道：與其一任躊躇畏葸以弄其生，誰有不願意撒手而去的？——我不曉得！——我們不能儘把譬喻來糾纏。——唉，威廉，我在這一種瞬間我每每有超逸擺脫的勇氣，但是在那時——我祇是不知道往那兒走？曉得的時候我便走去。

八月八日夜，

我一些時拋棄了的日記，今天又展開來看了，我驚駭着我如何地意識着一切，然卻一步一步地深陷了去；我如何對於我自己的狀態常常十分明目地注視着，然我的行爲卻同小兒一樣，如今也

還如此明目注視，但是許沒有點改善的樣子！

八月十日

我定能過活着頂好頂幸福的生涯的。假使我不是個愚人。如像我現在所處的這麼美好的境遇們，可以慰人靈魂的，是不容易聚合的。啊！祇有我們的心能謀他自己的幸福，這是十分真確的話，——爲可愛的家族中之一員；爲老者所愛如其子，爲少者所愛如其父，又爲綠蒂所！——其次是可敬的阿伯爾！他不用煩燥的無禮來擾亂我的幸福；他把誠心的友誼來維護我；除綠蒂外我是他在世界上最愛好的！——威廉，當我們散步時，聽我們談話，真是件有趣事喲，我們彼此談及綠蒂：世間上比這關係再可笑的怕沒有，但是爲此也常常有眼淚進我眼來。

他向我談到她耿直的母親，她母親臨終時，把家政和兒女交給綠蒂，把綠蒂交給他；從那時起綠蒂完全變成了別人；她當心她的家政，作鼓正金地成了一位真的母親；沒有一刻時候不鞠育，不踴勉，

但是也不失她快活和靈慧的性質！——我傍着他走，摘着路旁野花，十分當心地湊成一個花團，又——投向流過去的小河裏，看着花團，輕輕地浮去。——我不知道曾經向你寫過沒有，阿伯爾留在這兒，要在喜歡他的某領主處就事，薪水頗好。做起事來像他那麼有秩序，又熱心的人，我罕曾見過。

八月十二日

阿伯爾確是天下第一個好人。我昨天同他演了一場奇劇。我到他那裏去告別；因為我想騎馬去跑山，關於這件事情我此刻正要寫給你，等我進了他的房間走來走去的時候，他有些手鎗落在我眼中。把手鎗借給我罷，我說了，把去旅行。他說，那就請你費心，自行裝藥；他們掛在我這裏祇是擺樣子的。我取了一隻下來，他接着說：自從我用心出過一次笨，這宗家火我再不弄了。我很想聽他這段故事。——他說：在我鄉下的友人處住過三個月，我們有幾隻手鎗不曾上藥。安安穩穩地睡着。有一次落雨的午後，我坐着無聊，我不曉得我怎麼想

起，我們怕會被人掩襲，我們怕有把手鎗裝好的必要——你會曉得我當時的心境。——我把手鎗交給使用人，教他上藥裝彈；他把來同女僕作耍，想驚她，一驚不小！鎗一發，因為通條是還裝在裏面的，通條射入女僕右手底拇指與次指之間，把拇指射爛了。我因為那種慘事，又賠了藥資，我的火器便統不裝彈了。好友，小心有何用喲？危險是不會先知的！雖然——你須曉得，我頂喜歡他這人，甚至歡喜到他這‘雖然’，因為一切原則都不免有例外，那不是自明的道理嗎？但是他這人太周到，他若想到他說的有些粗略，平庸，欠確的地方，他便要形容，改變，推蕩，不一直說到再不與題相干時不止。在這種機會他的說明來得很深，我後來早不在聽他了，我陷在怪想之中，用一種令人注目的姿勢，把鎗口當着我額次的右眼。啐！阿伯爾說了，把手鎗奪了去，你要做甚？——那是沒有裝彈的，我說了。——雖是那樣，你為甚麼要做出？他不能忍耐地說了。我不能想像得，何以人會那麼愚肯至於自殺；單是想到，都令我不高興。

你們人，我叫了出來，一論到一種事情，立地便要說，那是愚啦，那是聰明啦，那是善啦，那是惡啦！竟究這些是甚麼意思？你們對於這件事底內的關係追求過嗎？這事爲甚麼起的，爲甚麼不得不起的，你們能確切知道他的原因嗎？果其你們是知道了，我恐怕你們不會那麼輕於下判斷罷？

你是會贊成我的，阿伯爾說了，某某種行爲，無論是由何種動機起的，總得是罪惡。

我聳起肩頭，贊是贊成了他。但是，好友，我接着說了，這兒也有些例外存在。盜竊是種罪惡，這是真的：但是有人想把他和他家眷從餓死中救出，因而偷盜，這人該受憐憫，還該受懲罰？對於在正當的怒氣中把他不貞節的女人和她可鄙的姦夫犧牲了的男子，對於在歡會的時間中因爲愛情底不可遏抑的喜悅而失身的女人，誰能先舉石頭去打她們？就是法律也要原情，冰血的道學家也要感動了。

那全然是另外一回事，阿伯爾答應了，因爲那種人，狂熱衝了心的，把一切思索力都失掉了，應當被人作爲一個醉人，作爲一個瘋子看待。

啊，你們道學先生們嚟！我微笑着叫了出來。狂熱！醉！瘋癲！你們能那麼冷視，全沒有些兒同情，你們有德行的人們嚟！罵醉漢，恨癡呆，漠然走過。如像祭司，你們該感謝上帝，如像巴黎塞人一樣，謝他不曾把你們造成這其中的一人。我是不祇醉過一次，我的熱情同狂氣差不多，兩者我都不失悔；因為我早自曉得，凡為創建大事業，創建好像不可能的事業的非常之人，當其未成功以前，人是定要叫他是醉漢，是瘋子的。——而且就一般人而論也是不堪聽的，凡為一種自由高貴的外的事業在半途的時候，幾乎要聽見甚麼人都要說：這人是醉了，是傻子！害羞罷，你們清醒的人！害羞罷，你們聰明的人！

阿伯爾說：這又是你的妄想了。你橫順愛誇張，至少你這回是錯了的，你把我們所談的自殺竟比到大事業上去，自殺不過是懦弱罷了。因為尋死確是比着堅毅地忍耐這苦痛充溢的人生是容易些。

我是想要中止了：因為我傾瀉全部的胸膈說話，別人竟好像聽作一種無謂之談的時候，是再沒

有甚麼言論可以使我更冒火的。但是我自把持着，因為我是每每因此而憤怒過了，我便稍稍帶些激烈語氣答他道：你說那是懦弱嗎？我求教你，別使外感把你蒙了！一國的國民喘息在暴君底不可忍耐的專制之下，一旦奮怒而破壞其桎梏，你能說他是懦弱麼？有一人焉，火將燒其房屋，大驚之下，努其全力，輕易能舉其心平氣和時所不能動彈的重擔；又有一人焉，因為盛怒之下竟能抵敵六人而勝服之，是可命名為懦弱的麼？好友‘努力’可以說是剛強，為甚麼‘緊張’卻是懦弱呢？——阿伯爾看着我，說道：別誤解，你的例完全不切題。——或許是罷，我說了；我是常常被別人非難，說我的思路每每陷於詭辯。待我們想想看，我們到底能夠作別的理想不，人能把當然可以享受的‘人生苦’，竟決心拋棄了去，他那心境究竟是怎麼樣？因為我們總要能同情時，然後纔配去談論一件事理啦。

我接着說道：人的天性是有限制的；他祇能把快樂，苦痛，忍受到某種程度，假使一超過了，那就完了。此處的問題不是懦弱或剛強，此處的問題是

他苦痛底量究竟忍受過度了沒有？不管那苦痛是道德上的或肉體上的；我覺得：說自殺者是懦怯的話是很奇怪的，猶如不當說因惡性的熱病而死的人是懦怯的一樣。

怪論！真是怪論！阿伯爾叫了出來。——不見得如你所想的那麼怪罷，我答了。譬如人的本質受損，竟把全部的力量都消耗了，又無法可以補救，無論如何合宜的改革都再不能恢復到生活底常態時，這樣我們叫作‘死症’，你是贊成的了。吶，好友，我們請應用到精神方面來。請把這種人想想看，為自己的‘執見’所困，外來的印象如何作用他，他的觀念固定了，馴致叢簇的激情奪去了他全部的靜思力，使至於死。沈着的，有理性的人見這不幸者底狀態，便如何去忠告他，終是無用的！就如像一個健康的人，立在病人牀次，終不能把自己的力氣灌注一星兒給他。

阿伯爾以為這話太寬泛了。我又向他提起那前幾天不久投水死了的少女，把她的哀史向他反覆。——一位好的年青的姑娘，因為在家務底狹隘

的範圍中長成的，每週所做的事情有定，所以她除在個禮拜日漸漸打扮起來和些同伴出郊外去散步，每逢有盛會的時候或許跳舞，更或者十分表示同情而熱心地費許多時間同鄰女談說某種爭鬥底原因，某種不好的謠傳底原因之外，再不曉得有快樂的事情。——可她火樣的人性終竟感覺着內心的要求了，這要求由男子之媚諛而增長；她往日的快樂漸漸沒趣味起來了，到她遇着了一個人，對於這人有種不曾經驗過的情緒把她牽拉了去，在這入身上她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放着，把周圍的世界忘了，除了他一人之外，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感，祇是渴慕着他一個人。由這種不定的虛榮底空的滿足不曾受傷，她的要求便筆立的趨向目的；她想成爲他的，她想在永恆的結合之中膺享一切的幸福，是她所不曾遇過的，更領略一切的快樂，是她所渴念着的，重疊的盟誓，是她對希望底保證所加的封號，大膽的愛撫，是把她的慾望增進了的，完全把捉着了她的靈魂；她在一種朦朧的意識中浮泛，在一切的快樂底豫感中浮泛，她是奮興到了最

高度，她終竟伸出了她的臂腕，想把一切的願望把捉——而她的情人纔棄了她——瞠目地，忘神地，她立在這破滅之前；她的周圍一切都是黑暗，沒有希望，沒有慰安，沒有預想！因為她的所天，她祇在他身中纔感覺着她的存在的。棄了她，她也看不見在她面前的遠大的世界了，也看不見可以補直她的損失的許多東西了，她自己祇感覺着，爲世所遺棄。——遂盲目地，爲她深心中的劇痛所迫抑，跳下水裏去，把她一切的苦悶窒死在環抱一切的‘死’裏。——喂，阿伯爾，這就是許多人底哀史嚟！說啊，這不是與病患相同的嗎？在混亂的，矛盾的羣力之中，人性苟尋不得出路的時候，人是不得不死。能夠這樣觀察這樣發言的人真可嘆息嚟：蠢女子！假如能等一等，等時日一過，失望總可消去，早有別的一位男子來，安慰她了。——這猶如有人說，這爲熱病而死的蠢子！假使能等一等，等自己的力量回復，把體液改善，血液底混亂澄清，一切都會好，可以一直活到今日。

我這譬比對於阿伯爾還是不明瞭，他這的那

的還辯了一些，說我祇論的是單純的女兒：但是有理解的人，既不如是窄狹，又能參透較多的關係，她或許可以免罪而不至於死。——我的朋友！我叫了出來，人總是人，不怕就有些微點子的理智，到熱情橫溢，衝破人性底界限時，沒有甚麼價值或至全無價值可言。再者——我還說了一些話，我纔取帽而別。哦！我的心膈那時真是塞滿了嘍！——並且我們彼此意見不倖而散。在這世間上要了解旁的人實在不容易呀。

八月十五日

究竟不錯，世間上比戀愛還切要於人的東西沒有。我覺得綠蒂也像不願意離開我，小孩子們我不說明日再來，不讓我走。我今天出來，想和着綠蒂底鋼琴而唱歌；但是我沒有達到。因為小孩子們要我講童話，綠蒂也叫我講，我便不能不從他們的意。晚餐的麵包是我切給他們的，他們的喜歡就好像從綠蒂得來的一樣，又把公主底梗概講了，這是很現存的。我在此倒見識了許多，我不講誑話，童話所

加於他們的印象，我真驚愕。因為第二次講時，忘記了的，我每每加些花樣進去，他們立地便要說，前回的是不同，所以我現在練習着，把他連成可唱的韻文一絲不變地循着朗誦上去。我從此學得的，是一個作家在他的小說第二次改正出版的 時候，不怕改得有詩意，比初版更好，總是要傷及他的書的，我們是喜歡第一印象，人是造來被最冒險的言論所說伏的；並且最冒險的言詞印人之深極其堅牢，凡想抹殺或刪改的作者，不幸啊！

八月十八日

人說凡與人以幸福的，亦可為不幸之源，究竟真個如是麼？

我心中對於活鮮鮮的‘自然’所生出的豐富溫暖的感情，在前曾以充分的喜悅灌注過我，把我周圍的世界變成過樂園，而今竟成了個不可忍耐的暴君，成了個苦人的鬼魅，隨處都追隨我。我從前從岩上望過河，望到那邊山丘那些豐沃的山谷，一切草木在我周圍坵甲迸芽；我看見那些山，從麓至巔

有高茂的樹木衣覆，那些山谷蜿蜒迤邐，爲極優美的林子所蔭籠，那悠然的河流在颯颯作聲的蘆岸中流瀉，美麗的雲彩倒映水中，在空中爲駭盪的晚風所搖弄；我又聽見許多鳥雀在周圍的林子上歌啼，無數的蚊蚋在最後的夕陽底紅光中歡舞，夕陽將沉的回響把營營而鳴的甲蟲從草上放出；周圍的淆亂和振動使我又注意到地面上來，苔蘚從這堅岩吮取他的養料，小小的叢林在瘠礮的砂丘上生起，把自然底內部的，燃燒着的，神聖的生命啓示了給我：我在溫暖的心中是如何地把一切把捉着，覺得我自己在橫溢的豐滿之中好像神化了的一般，而無窮世界底種種莊嚴相是怎樣地在我靈臺中十分生動着在啣：偉大的山脈環繞我，險壑在我前，山溪奔騰而下，河流在下面流瀉，林木山陵都生聲響：我看見他們在大地底深部相互作用相互造作，那種種一切不可殫研的生力；又看見在地面上，天宇下，種種千差萬別的生物浮遊。一切的，一切的都以千差萬別的形態增殖；而人則聚息於小屋之中，自營巢窟，而心中偏以爲在支配着這廣漠的世

界！可憐的蠢物嚟！因為你是這麼小渺，所以你把一切都看得這麼細微！——從那人不可到的連山，橫過未經人跡的漠野的，以迄於人所不識的重洋底盡頭，永恆創造的精神瀰漫，一切微塵受他而生的，都欣欣然自樂。——啊，那時候，我是如何地常常願得從我頭上飛過的大鶴底健翻，焦渴着趕飛到那不可測度的海洋底岸上，想從那‘無窮’底湧泡浮沫的杯中飲取那汎漲着的生命之甘醇，想在我胸裏受了制限的生力之中，祇消一刹那也好，要感覺得一滴的幸福，那在他自身，由他自身把一切萬彙發生出的本體底幸福。

兄弟嚟，祇消回想到那個時候，我心裏就好了。就是這種努力，想把那不可言說的感情呼轉來，重說一遍的，把我的精神已提高起來，使我覺得現在圍繞着我的現狀兩倍地不安。

我的靈魂底面前如像掛下了一張帷幕，無窮生命底舞臺在我面前變成了永恆開張着的墳墓之基底。一切都是過去着，一切都是同電光石火一樣轉徙着，能夠維持他存在底全力的極少，啊！隨潮流

而盪去，而沉沒，而觸岩石以碎，你能說：‘那是存在！’嗎？沒有一‘刹那’不蠶蝕你和你周圍的家族的，沒有一刻時候你不是，不得不是，一個擾亂者：極無害的散步也要費整千百可憐的昆蟲之生命，一舉步便把蟻螻們苦心經營的建築踏破了，把一個小世界踏成一座難看的墳墓。嚇！世間上大的稀罕的災難，如像大水盪去了你們的村莊，地震吞沒了你們的城市，不能觸動我了；侵蝕的力量，隱藏在自然界底一切當中，除形成擾人自擾的物彙而外並無他長，他把我的心都埋沒了。所以我十分焦心，我看天與地與在他們周圍生動着的力，除是一個永遠貪婪，永遠反芻的怪物而外，不見有別的。

八月二十一日

清晨我從苦夢醒來，伸我兩臂去尋她時，她自不在；晚上幸福而無邪的甘夢欺我，我好像在牧場上坐在她的旁邊，握着她的手，在她手上接了一千個吻，我在我牀上尋她時也是徒然。啊，當我還是半醒半夢的時候，我在找她，待我一醒來——一泓眼

淚從我被壓迫着的心中迸出，我望着個黑漆漆的未來愴然而流涕。

八月二十二日

這是一種不幸的事，威廉！我的活動力固定成一種不安的怠惰了。我是不能好閑，卻又不能工作。沒有想像力，對於自然也沒有感覺，書籍們都使我作嘔。我們自身一有不懌的時候，萬事萬物都生了缺憾。我要對你發誓：我是時常願意成個傭工，每早晨醒來，祇抱着對於來日的期待，渴仰，和希望。我常常嫉妬阿伯爾，我看見他沒頭在工作裏的時候，我便私自思維，假使能易地而處，我定是快活的了！往日我已着想了好幾次，想給你和部長寫信，要求在公使處得個位置，你說過他是不會拒絕我的呢。我自己也在這麼想，部長多年就喜歡我，好久便在替我計劃，想爲我找尋一個相當的位置；這個我祇消一點鐘工夫便可達到目的。隨後我想到這事上來的時候，我便想起一段馬底故事來，這馬因爲他自己不羈得難堪了，自願把鞍轡加上，被

人騎壞——我不知道，要怎麼纔好！——愛友嚟！
我心中希求狀態底變化的焦灼該不是那隨處追隨
我的一種內部的，不愉快的煩燥罷？

八月二十八日

真的，假使我病可望好的時候，他們是定會治療的。今天是我的生辰，一老早就接受了阿伯爾送來的一個小包。打開的時候立地有一條淡紅色的絲帶落到我眼底，這是我和她初見面時，綠蒂所戴過的，我以前早就要過幾次的了。還有兩冊四十八開的小書，是威池坦出版的荷默詩集，我是早想要的，因為我所有的奕爾涅司特版散步時不便攜帶。請看，他們倆如此體貼我的心願，如此想在一切小事上表示出友情來，雖是授者底虛榮心比那些璀璨的贈品壓制得我更有一千倍的重量的。我接吻了絲帶有一千遍，我每一呼吸都在吞嚥着那僅少的幸福的，不可再來的時期間所經驗過的幸福底回憶。威廉，本是這樣，我不吐不平了，人生之花祇是一些虛像！有許多人長逝了之後，全沒有些兒痕跡

留在後頭！結了果的何其少！果能熟的又何其少
噫！但是熟了的果實那兒正多得很呢；但是——
哦，我的哥！我們能把那熟了的果實委棄，不顧，不
食，使他腐爛了去嗎？

請了！酷暑的一天，我常常坐在綠蒂底果樹園
中的果樹上，拿着有長柄的採果器在樹頂上採梨
子。當我把梨子投給她的時候，她立在樹下受取。

八月三十日

不幸嗎？你不是個愚人嗎？你沒有自己欺誑你
自己嗎？這暴燥的，無所底止的激情到底是什麼意
思？我現在除向她而外，更沒有祈禱；除她的姿態
而外，沒有別的現於我的想像力中，圍着我周遭的
一切我祇看得和她有關係的。這個倒使我很得許
多幸福的時刻——一直到我不能不離開她的時
候！啊，威廉！我的心常常因此吃苦！——我若是
坐在她旁邊，把她的容姿，她的態度，她言語底天
使般的表示樂享了三兩點鐘之後，我的一切感官
漸漸緊張起來，眼前愈見幽暗，我也不能聽，就好

像有位刺客扼搯着了我的咽喉，我的心便狂跳起來想甦解這被迫促着的感官，而他們的動亂愈見增大——威廉，我是常常不知道，我到底還生在世上不是！假使悲情不能常常解此過激，綠蒂不許我以哀矜的慰藉，在她手上哭出我抑鬱的時候，——我便走，走出去！遠遠到田野間去盤桓！去登艱險的山便是我的快樂，通過無路的森林去開拓路徑，通過蒺藜牆，使他可以傷我，通過荆棘，使他可以刺我！我便稍稍好得一點！稍稍！有時我爲了疲勞飢渴之故半途倒臥，有時在深夜之中，高高的半輪明月當頭，我坐在寥寂的森林裏蜷曲的樹上，藉以稍稍甦解我受傷的脚底，於是在這疲怠的安靜之中睡到破曉時分。哦，威廉，岩穴底幽棲，毛織衣，棘帶；是我的靈魂所渴慕着的慰安的。請了！我看我這不幸的生涯除了墳墓之外沒有結局。

九月三日

我定要走！我謝你，威廉，你決定了我彷徨的不定。我抱着想離開她的心事已經十四天了。我定

要走。她是又進城去了，在她女友處。而阿伯爾
——而——我定要走！

九月十日

那是一天晚上！威廉！我現在克制着一切了。我不會再見她了！哦，我的至友，我恨不能飛來吊着你的頸子，流一千行熱淚，發一千倍驚喜，向你表示出攪亂我心曲的感情！我坐在此地嘆息，想靜攝我自己，等待天明，我的馬便同日之東昇而首途了。

噯！她睡得安穩地，不想到她會不能再見我了。我把我離開了她；我硬定心腸講了兩點鐘底話，都沒有把我的計劃洩漏。而且，上帝！那是何等的一種對話！

阿伯爾約了我，在晚飯後同綠蒂在園中坐坐。我立在草坪上，在幾株栗樹之下的，並且看着太陽，對於我是最後一次的超過了優美的山谷，平坦的河流而沒去。我是每常肯同她立在這兒的，並且同樣地眺望着這莊嚴的劇景，而今！——我在樹列中走來走去，這是十分可嗜好的樹列，在我未識綠蒂

以前，一種暗地的，同情的引力常常扣留我在這兒，到我們初相識時發見得對於此地彼此都有同情，我是何等地愉快嚟！真是一處極浪漫的所在，是我從藝術的世界中得見過的。

最初你從栗樹之間可以看出一派遠景——啊！我回想起，我怕已經為你寫過好多次數了，那高的櫟樹列成樹牆，圍着這個草坪，旁邊密接着的森林使這樹列更其幽邃，一切景象最後都圈入這小小的所在來，孤冷底陰森之氣在此中浮動。我第一次在正午時到此地來的時候，所感受着的神祕，於今還感受着：我曾極幽約地想道，此地當成何等的一種幸福和苦痛底舞臺。

我沈沒在別離和再會底焦灼而甘美的思索裏約莫有半點鐘，我聽見他們走上草坪來了。我跑去迎接他們，我戰慄着握着她的手，接吻。我們是正待上去，月輪從葱蘢的淺山昇上；我們談了許多話，不覺之間便走近了這處暗所。綠蒂走進去，坐下，阿伯爾傍着她，我也是；但是我的不安使我不能久坐：我立起來，在她面前走來走去，我又坐下：是種心焦的

狀態。她使我們注意及月光底美的作用，月光從擗樹牆頭照遍我們前面的草坪：一種莊嚴的眺望，使人愈起幽異之思，因為一種深的幽暗圍繞着我們。我們無言，她隔了一會開首說道：我在月光中散步，沒一次不念到已經過了世的人們，沒一次‘死’和‘未來’底感覺不來襲我。我們是會死的！她的聲音表現出一種極嚴肅的感情接着說道；但是，維特。我們可能再會見麼？再相認識麼？你作怎麼想？你的意見怎麼樣呢？

綠蒂，我說了，說時我把手遞給她，並且我的眼睛充滿了眼淚，我們要再見！再在此處或彼處相見呢！——我不能再往下說。——威廉，我有這焦灼的別意在心頭，她纔定要那麼問我！

並且死了的親人究竟曉不曉得我們，她接着又說了，他們究竟覺不覺得我們幸福的時候，抱着溫暖的愛慕在追念他們呢？啊！我母親底樣子時常在我周圍浮動，當我在靜悄悄的夜裏，在她的小孩子們當中，在我的弟妹們當中坐着的時候，他們圍繞着我，就好像從前圍繞着過她的一樣，我那時便

含着熱灼的眼淚向着天，但願我母親能夠在這一瞬間照臨，看我如何地守着了我的誓言，我在她臨終時發出的，誓做個她的小孩子底母親！——我要用何等的激越叫出道：恕我罷，我最尊愛的母親，假如我是沒有像你從前一樣的時候！啊！我是盡我所能的做了一切；伏侍他們穿衣，吃飯，啊！並且我是超過一切的看護了他們，愛撫了他們，你能看見我們的和睦，我敬愛的亡母嚟！你會用最熱誠的感謝去尊禮上帝，你用臨終的，極酸苦的眼淚爲你孩子們底福庇向他祈禱過的，——

她這麼說了！——哦，威廉，誰個能夠再重述她所說過的話嚟！冷的死文字何能表現得這精神底天花嚟！阿伯爾緩緩地插入她的話中：你太激越了，可愛的綠蒂嚟！我知道，你的精神太過於執着了這種觀念，但是我求你！——哦！阿伯爾！她說了，我知道你是忘不了那天晚上的，那晚上我們集在個小圓桌上，那時我的爸爸出去旅行去了，我們送了小孩們去睡的。你手裏常常拿着一本好書，但是你少有去讀。——同我母親底崇高的精神相周旋不是

超過一切的嗎？我美麗，溫和，快活，而常黽勉的母親！上帝知道我的淚，我常常跪在牀上向他灑雪的：我求禱上帝使我立地能代替母親撫養弟妹。

綠蒂！我叫了出來，叫時我跪在她的面前，執着她的手，滴落一千行眼淚在她手上，綠蒂！上帝底祝福和你母親底精誠都照對着你！——你是得手認得她的時候呀！她說了，說時緊緊握着我的手；她是很可以值得你認識的！——我想死去得很了。永不會有這樣尊寵的言詞有人向我說過的，——並且，她接着說：並且我的母親，在她最小的一個兒纔六個月大點，便不得不在他華年中逝世！她的病經過得不久：她是安然長逝的；祇有她的孩子們使她心痛，尤其是小的一個。在她臨終的時候，她向我說：把他們引來罷！等我引了他們去，小的不知世相，頂大的失掉了感覺，等他們立在她牀底周圍，她把手舉起來，爲他們祈禱，她捱次接吻了他們，把他們送開，又向我說：做個他們的母親罷！我把手伸了給她。她說：我的女兒，你堅誓，你有慈母底心，和慈母底眼。我在你可感謝的眼淚中，始終看出你對於凡

事的深情。你對於你的弟妹要如是，對於你的父親要忠實，要孝順！你是要安慰他。她又問到父親；父親爲要替我們藏卻他心中不可忍耐的苦悶之故，出去了；他是肝腸寸斷了的。——阿伯爾，你是在那房中的。她聽見有人在走便問，要你進前，等她看着你和我的時候，眼光欣慰而平靜，她祝我們幸福，——我們要同偕幸福！阿伯爾跪下去挽着她的頸子，接吻了她，叫道：我們是！我們要長久是！沈靜的阿伯爾完全把持不着，我自己也失掉了知覺。

維特，她開口說了，我的母親終竟死了！上帝喲！我常常想，凡人生涯中所最愛的被搬運去了，沒有比小孩們所感受得的更痛切的，他們好久好久還常常訴說，穿黑衣的人把媽媽拿去了！

她立起來了，我回過頭來，渾身發抖，依然坐着，握着她的手。我們走了罷！她說了：已經夜深了。她要縮轉她的手，我握得更緊。我們要再見啊，我叫，我們要彼此再見，無論變成甚麼樣子我們彼此都要認得啊。我走了，我接着又說，我甘心甘意地走了，但是，假如我是不能不說‘永遠地！’的時

候，我怕是不能實行的了。再見，綠蒂！再見，阿伯爾！她帶着笑謔地說道：我怕是明天再見罷。——我就怕的是明天！啊，她不曉得，她把手從我的手裏縮轉去了——他們走出了樹列，我立着，看着他們在月光裏，我倒伏在地上，號哭起來，又跳起，跑到草坪上去，再向那兒高的菩提樹蔭中看見她的白衣向園內閃動，我伸出兩臂，她竟消去了。

第二篇

一七七一年十月二十日

昨天我們到了此地。公使心上不好，所以我們要控留幾天。萬事都可如意的，偏偏他又不好了。我見得，我見得，運命對於我施了種種艱難的試驗了。但是我的興味卻好！辦事都有輕爽的精神！輕爽的精神？這句話落在我筆下時，使我自己發笑了。噯，這一點點子輕爽的血液怕會使我成日光之下的第一幸福者啦。說甚麼話！別人把他點點子力量 and 才能在我面前自鳴得意，我難道便懷疑起我自己的力量和天賦了嗎？仁惠的上帝，你賦與我一切，何故不扣留一半，把自信和滿足都給了我呢！

你教我忍耐！忍耐！總會好起來的；我真的對你說，好友，你的話不錯。自從我每日價在這'人'衆中

周旋。看見他們所行所爲，我覺得我自己好得多。不錯，因爲我們終是這麼造就下的，把自己的一切同旁人比，把旁人的一切同自己比，所以或幸，或不幸，都在我們所關係的對象中存在，並且比孤獨更危險的東西沒有。我們的構想力，爲其本性所激迫而發揚，爲詩學底幻象所培養，構造出一列子的人物來，把我們自身做其中之最卑下者，自身之外一切都更覺高華，一切別的都更覺完美。這簡直是很自然的。我們常常覺得自己有許多缺陷，並且，我們所莫有的，旁的人好像都有，我們更把所有的一切都賦與其人，又加之以一種理想的愉樂。於是乎幸福者便完全告成，而造之者實是我們自己。

反之，我們如抱定一切弱點，一切勢力，祇筆直前進時，我們便可覺得，不怕我們在東倒西歪，比旁的用帆用舵的人還要走得遠點——而且這是那同旁的人並進或更前驅的人，他自己全不虛僞的感覺。

十一月二十六日

總之，我在此地公然能夠忍耐住下了。最好的是滿有我可做的事情；並且有許多人，形形色色的在我精神之前演出五花八門的戲劇。我認識得伯爵 C 某，我尊敬他的念頭與時俱進，他是思慮深遠的人，但是因為他見識宏富，所以頭腦也不冷酷；我同他的交際煥發了許多對於友情和愛慕的感情。我受他囑託做完一件事務之時，他便同情於我，我們初次交談，他就覺得我們能互相了解，他能同我講話，不像和別人一樣。他對於我的那開誠布公的態度我也讚不勝讚。在世間上得見一位對於人全無隔閡的偉大精神，是再真實，再溫熱沒有的快樂。

十二月二十四日

公使和我很不要好，這我是預先知道的。他簡直是個極不通方圓的絕頂的蠢才；一步一步地，麻煩得同老婆子一樣；他這人對於凡事決沒有滿足的，因而也決不能使人感謝。我做事很爽直，要那樣我便那樣：因為他愛把我擬的稿件撤還，說道：

好是好，但是請你過閱一遍；總覺得還有更好的字句，更簡潔的冠詞。——我真想冒鬼火了，沒有一個‘與’字，沒有有一個連接詞是許省略的，我慣用的倒裝句法，是他的不共戴天之仇；標點若不照成法點去時，他簡直一點兒也看不懂。我定要同這樣的一種人共事，要算是一件苦惱了。

C 伯爵底信任，倒是件唯一無二的慰藉物。最近他向我說得很明白，說他是不高興公使底迂緩和多疑的。他說：這種人妨礙自己，又妨礙他人，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斷念，就譬如一個旅行者，不得不躡過一匹山脈的一樣；沒有山脈在前，路程自然會更好走更捷近些；但是既有了山脈，那我們也就不能不攀登了！——

我的長官也很注意到伯爵對於我的眷愛，他在他面前所表示出的，這個使他不快活，一有了機會，他總要向我說出伯爵底不好處：我自然是反對他的，但是事情祇好愈弄愈壞了。昨天他硬把我激發了起來；因為他對我說：伯爵是很長於世務的人，他做事很靈敏，筆下也好；不過他同一般文人

一樣，缺少根本的學問。他還加上一種臉色，好像是在說：你懂得這一着麼？但是於我纔沒有效力；我藐視那能夠這麼存心這麼動作的一種人。我反對他，同他爭論得頗算激烈。我說，伯爵這位人，說到他的人格和他的學問，我們都是當得尊敬的。我說，我不曾見過一個人，能夠像他一樣幸福，把精神恢闢起來，發展到無數的對象去，而卻能保持着對於日常生活的營爲。——這話對於他的頭腦好像是‘西班牙的村落’，所以我也就甯肯不再嘮叨，
*
再去討些苦味吃了。

一切事情都是你們的過，你們要叫我肩擔，要盡力地鼓吹我活動。活動！種好馬鈴薯，騎馬進城，去賣五穀的農人，若是比不上我的活動時，那我便在這牢船上，囚鎖着再做十年工也可以。

*
金玉其外的可憐蟲，賤民之中的流痞，此地隨處皆是！他們的位置慾最旺盛，好像祇是在互相戒提防，防別人相躐一步的一樣；這最可憐，最可憫的熱情，簡直沒有些兒文飾。譬如有一位女人在此，向着旁人說她的門第和田產，那末不相識的

人便會想道：這是位愚婦，些微點子門第和田產便自誇得了不得——但是更不幸的是：這位女人纔是此處鄰近的文牘科科長的女公子呢。——所以我了解人這樣東西，何以總不能心平氣和，表現出自家的真相。

好友，但是凡爲以身作則以衡論他人，我日益覺其爲愚舉了。因爲我自願不暇，我的心非常動亂——唉！假使人能聽我自由，我也不願干涉別人行徑。

最使我惡心的，是這該死的市民關係。階級差別底必要，並且於我自己亦有許多利益之處，我雖是明明知道；我總不許牠阻障我的路，使我不得享受世上還有的稀微的快樂和一瞬的福祉。日前散步途中我認識得了一位姑娘B某，是位在硬化了的生活之中還能多多保持其天性的可愛的人兒。我們談話投機，分手時，我求她許可我去拜訪她。她極快爽地允許了我，我簡直迫不及待，早就去拜訪了她。她不是此地人，她是寄居在位叔母家裏。老婦人底面相我不喜歡。我對於她很注意，我的話多半

是向她談的，沒半點鐘光景我早就把她看透了，後來B姑娘向我說：她叔母那麼年紀了還是一無所有，沒有固定的財產，沒有知識，除先人底門閥以外沒有別的撐柱，除她所保持着的地位以外沒有別的護符，除從她的樓頭俯瞰着市民底頭頂之外，沒有別的快樂。在她年青的時候說是好看過來並且把自己的一生誤了，起初嫁了好幾次，苦了幾多可憐的青年，後來年華已進，纔屈服在一位老兵官底溫柔之下，這位老兵官因為善於服從，生計也不算窘促，所以纔和她偕共了殘年而死。近來她自己覺得非常孤另，假使她的姪女不那麼可愛，會沒聯她的人了。

一千七百七十二年正月八日

人類這樣東西真是種甚麼物件嚟！全部的靈魂祇寄放在形式上面，一年之中的心思和行事，祇是想在宴席上坐坐上席！此外，他們不是沒有別的经营；其實事情是堆積起了，正因為這些瑣碎的麻煩把要緊的業務妨礙着在。前禮拜滑橇之游，也因

小有先後的爭執，把全部的娛樂都破壞了。

位置底高下有何關係呢？占第一的人，不必便有出羣的本領，連這點也不知道的，真是蠢人喲！許多君主不是倚賴其大臣？許多大臣不是倚賴其僚幕嗎？然則最高者是何等人呢？我以為是能用人的人，有十分的威嚴和謀慮，能盡人之力量和熱情以完成自己的計劃的人。

正月二十日

親愛的綠蒂，我在這兒一座卑陋的農家一室之中躲避風雨，我不得不給你寫信了。我在陰鬱的D家寄居，和些不相識的，心脈毫不能相通的人周旋的時候，我沒有閒暇，沒有使我熱中的閒暇來寫信給你：而今在這茅舍之中，在這寂寥之中，在這狹隘之中，雪與霰在小小的窗外亂打，我在此最初念到的人就是你了。我纔進這兒來的時候，你的丰姿，你的神態，襲我而來，哦，綠蒂！好聖潔，好溫暖的！天上的菩薩！那第一次幸福的瞬間又現出了喲！

我最親愛的，我現在陷沒在混亂的狀態之中

了！我的精神完全乾枯了！心中沒有一瞬刻的滿足，沒有一句鐘的喜悅時間！甚麼也沒有！甚麼也沒有！我就好像立在一個西洋鏡之前，看見一些人兒馬兒在我眼前迴轉，我常常問我自己，是不是看花了眼睛。我是在優孟登場，甯說是如像隻木偶一樣在被人玩弄，我次次摩觸着鄰人底木手，急速縮轉手來。晚來想玩日出而睡在牀中；白日想玩月光而陷在房裏。我真不知道，我何故要起牀，何故要就寢呢。

使我的生命發酵的酵素沒有，使我在深夜之中元氣儼存的刺激已經消滅了，使我在清晨從睡眠醒來的也沒有了。

此處祇有一個女人，是一位姓B的姑娘：她像你，親愛的綠蒂，假如我敢把來比你的時候。唉，你怕會說，你這人真會說話嚟！那倒不見得全錯。我近來很會交際起來了，因為我除弄些小巧，沒有他法，一些女人們也說：沒有比我更會談奉承話的人。（你要加上一句，沒有比我更會談白話的人呢；因為你不這麼說好像下不去，是不是呢？）我要把B

姑娘的事情說一說。她的精神很好 活潑潑地在她湖色的兩眼中現出。她的境遇卻是累了她，使她很不能如意。她很想離開城市的，她同我幻想着純潔無染的鄉村風景，也要談好些時間；啊！並且談到你呢！她真是不得不敬仰你！不是不得不，是出於她的自由意志，她十分喜歡聽說你的事跡，愛你。——

啊，我若在你那優雅的，和藹的小房中坐在你的腳下，我們的那些小愛人兒們會在我們周圍打滾，假使他們太喧嘩了的時候，我要談些可怕的故事去鎮靜他們呢。

太陽莊嚴地沉向雪光燦爛的曠野那邊去了，暴風雨已經過了，我——不得不又要去陷在我囚籠中。——請了！阿伯爾在不在你身邊？好嗎？——千萬恕我此問！

二月八日

不好的天氣接連了八天，倒還合我的意。因為我自到這兒來，天氣好的時候，沒有一天不被人糟蹋或者殘害。下雨，落雪，降霜，起霧的時候，哈！我

想，住在家裏總比在外邊的好點，不然的時候，結果就相反了，所以還是要天氣不好的好。清早太陽出來，表示出好天氣的時候，我是要決不躊躇地叫道：人們又得了一種可以互相剝奪的天惠了！人間沒有一樣東西不互相剝奪！健康也！名譽也！喜悅也！慰安也！並且多半是由於無知，無理解，狹隘，人若問他們，他們還有決好的意見答覆。我有好幾次要跪在他們的面前，求他們不要祇管在私心中狂鬧了。

二月十七日

我怕公使不能同我再共事了。他這人簡直受不下去。他辦公理事的章法真好笑人，我不能不反對他，照我自己的意見自己的章法去做，不消說，我做的他沒有一次以為然過。他為這事纔不久向政府方面告過我，部長給了我個和婉的申斥，雖是和婉，但是是種申斥，我便決意辭去，我接到他一封私信，這封信，我跪着，拜服了他那高貴聰穎的精神。他教我感情不要太激烈，他教我凡我所有的

活動精神，想對於他人的感化心，想對於事業的貫徹熱，是青年的氣概，可以尊重而不可以消磨，但是須得柔和一下，要導誘到真能有用的地位纔好！所以我也弘毅了一個多禮拜，內心專一起來了。精神之安定真是高貴之物，真是悅愉自身。好朋友，我祇望珍巧物品如像牠美而可貴的一樣，也不要容易破壞纔好！

二月二十日

我望上帝保佑你們，我的兩個愛友，給你們一切的佳日，天從我奪了去的！

我感謝你，阿伯爾，感謝你欺了我：我盼望你們兩人結婚的消息，我想就在你們的婚日要竭恭盡敬地把綠蒂底影像從壁上取下來，埋她在別個紙帙底下。現在你們是一對了，她的像還是在這兒！就儘她在這兒罷！有甚麼不可呢？我曉得，我也是在你們那兒，在綠蒂心裏明顯地占領着第二的位置，我要，我定要保守着這個位置。哦，假如她會忘記，我會發狂呀——阿伯爾，請了，請了喲，天

使！請了嚟，綠蒂！

三月十五日

我遇到一件不快的事，要攙起我走。我切齒！闖了鬼！我沒有洩憤處，通是你們的不是，你們要鞭笞我，鼓舞我，苦我，使我陷於一個不願意的地位。現在我有了今日！你們也有了今日！你們會又說：通是我過激的觀念把一切事情破壞了的，那麼，你們聽着，好朋友，我要平易流麗地如像史家的筆調一樣把這事底顛末敘述出來。

伯爵^C氏愛我，器重我，你是曉得的，我已經向你說過一百遍。我昨天在他家裏同席，就在那天晚上，高貴的官紳淑女來在他家裏聚會，我不曉得有這件事，也莫有注意到，我們下級人員是不能參預的。好，我在伯爵家中吃飯，食後我踱往大客廳中去走來走去，我同他談話，同B大佐談話，大佐纔來，夜會底時間已經逼近了。我甚麼也沒有顧慮到。誰個曉得呢？親切得了不得的S夫人同她的丈夫，同她肥胖如鵝的小姐，胸是平的，腰是纏得好好的，擦

身過的時候，他們做着先祖傳來的傲慢的眼睛和鼻洞，這種人我好不高興，我早想告退了，因為伯爵底譚話掛着，祇想等他說完，一直等我的 B 姑娘走來了。我一看見她，我心下舒服了一些，便留着，坐在她的櫈後，隔了一會，我看見她比平時拘謹，和我說話也有些惶惑，我注意到了。我想，她也和其餘的人一樣！我不高興，想走了；但是我還是留着，因為我想原諒她，不朝壞處想，想從她的口中得句好話，並且——啊，不待說了。不一會會衆都滿了。F 男爵穿着佛朗西一世戴冠時底大禮服，宮庭顧問官 R，此間尊重官階稱爲 R 大人的，同着他的龔夫人和其他的人，不修邊幅的 J 氏也沒有忘記，他的古式大禮服底破綻是用新色布片補綴的：千破萬補。我和些相熟的人交談，他們都很簡慢。我想——我祇注意到我的姑娘身上。我不覺得，座末的幾位婦人在交頭接耳，也不覺得客方面也傳到了，S 夫人竟向伯爵說了。這些都是 B 姑娘隨後對我說的）到後來伯爵竟走到我身邊來，把我引到窗畔。——他說，我們這兒奇怪的關係，你是曉得的：我覺得在

會的人通不願在此見你。我不願聽到話終——閣下，請千萬恕我；我應當早注意到的，這樣失格，我知道你怨我。我早就想告辭的，一種不好的習性把我留着了，我含着笑回答了，向他鞠躬。——伯爵緊緊地和我握別，盡在不言中了。我悄悄地從高貴的集會逃出，走去坐上一乘單馬車，坐到 M 地方去，在那兒山上去看日落，並且在我荷默集中讀那莊嚴的詩，讀烏里司（Ulyss）被殊勝的牧豬者款待的一節。一切都使我滿意。

晚上我回來吃晚餐，還有兩三人在客廳中；在室隅擲骰，棹帷已經取下了。可敬的 A 氏進來，脫帽，看着我，向我走來，輕輕地說：你剛纔怕不高興吧？——我嗎？我說了。——伯爵把你從會中叫了出去。——我說：會有甚麼！我在外面的自由空氣裏面，倒樂得快心些。——他說：你全不介意，倒是好的！他們四處都在講說，倒使我有些不高興。——我心裏纔覺得熱灼起來。來就食的人都在注目我，我想，這些都是爲着這件事情注目我的，我大不高興，

所以我今天無論走到甚麼地方都是倒黴，我

聽見恨我在奏凱歌，在說，我看見一些小有才而自負的人，帶種高慢的態度，以爲無論如何都是出人一頭地，張起狗嘴亂吹——我想要拿把刀來鑿穿心坎了；卑劣的人占了別人的上風，說他的壞話；並且說的壞話還是莫須有的，而被他們誣毀的人還能忍耐，那我願意見他，誣毀人的卑劣者流我們也能夠輕輕容易容恕他們了，因爲人是儘可以隨所說而說的。

三月十六日

一切都使我沸騰，我今天在樹列下遇着B姑娘；我不能禁止我不去和她講話，我祇待稍稍離開了衆人，總要向着她詰責她近來對於我的態度。——哦，維特！她用一種親密的聲調說，你是知道我的心的人，你纔不知道我的難過嗎？我一進客堂，看見你在那兒的時候，爲了你不知道難過了多少！我甚麼都看穿了，我早想向你說，話到我舌尖上吞下去了的怕有百打百回。我曉得那S夫人啊，T夫人啊，和她們的丈夫們啊，是有你在場的時

候，他們要回去的；我曉得伯爵是不想得罪他們——現在可終竟鬧起閑話來了！——甚麼說？姑娘！我說了，藏着了我的驚駭，因為前天那些貴婦人所說的話，一時如像沸湯一樣在我血管中奔騰起來，——那時我真是好難過嚟！那好人兒說了，說時她的眼中含着眼淚。——我再也不能自主，幾乎要在她的面前跪下去了。——我叫道，請告訴我罷！——眼淚從她的雙頰落了下來。我是失了神，她揩乾了眼淚，全沒有隱藏一點。——她開首說，我的叔母認得你；她是在場的，並且，啊！她用來看你的眼色真是說不出來嚟！維特，昨天晚上我忍了一晚，今朝一早起來就受了一種教訓，關於我和你交際的，她輕視你，鄙屑你，我不得不忍耐着聽，就連半分也不能替你辯護，也不敢替你辯護呢。

她說的一詞一句，就好像利劍一樣刺穿我的心。她不曉得。她如肯不向說穿時，倒是個沒大的功德；而且她還接着說出，後來又鬧怎模樣，甚麼人又怎麼洋洋得意，我的高傲和輕慢，甚麼人是久已在非難我的，此次受了挫折，他們又怎模樣嗤

笑，怎模樣歡喜。威廉喲，從她所聽來的一切話，帶着極純真的同情之聲說出的——我簡直心碎了，就是現在也還不甯靜。我想，我願意有人在我面前說歹話，我提起短劍去刺他；我若見了血的時候，或許可以舒服一點。啊！我拿起我的小刀怕有百打百回，想鑿穿我這緊塞着的寸心通通氣息。我聽見人說過有一隻寶馬，他如奮激脫走的時候，他要出乎本能自己咬破自己的血管，去調和他的呼吸。我也時常是這樣：我願意割開我一枝血管，使我得永遠的自由。

三月二十四日

我已經上了辭職的願書，我希望可以得着許可，並且要求你原諒，恕我不曾先得你的同意。我無論如何是要走的。向你說時，你定會教我留任，我是曉得的，所以沒有先商量你——母親面前請你替我婉告罷！我連我自己也沒法，不能使母親趁意，她也不會生心。她聽見我辭職，一定是要悲觀的。看見她兒子底榮達，立刻便可達到秘書公使的地位，纔

一朝蹭蹬了，退而與廳中的牛馬同列你們的意見，我聽憑你們了，我假如有不能走不準走的時候，請連想看看；總之我要走；我要走的地方，可以先告訴你，此間有位侯爵，和我的交情頗好；他聽見我要走，他邀我到他的莊上去，去過那佳麗的春天。他向我約，說我可以完全地自由自主，並且我們因為彼此頗能互相了解，所以我就趁此機緣想同他一路去。

消息

四月十九日

多謝你的兩封信。我沒有答覆，因為我還不會離去職守時，我把這封信留着沒有寫；我怕母親會到部長方面去阻礙我的計劃。現在我已經辭了職了。不消說，他們是不願意我辭職，部長寫給我的信，也無庸說了；說時會又使你嘆息。世子臨別餽我二十五‘都克登’，（古幣名）說了一句話，使我流出了眼淚來；不消說我前函向母親請求的款項，我不要了。

五月五日

明朝由此啓程，因為我的故鄉隔路祇六英里遠，所以我也要枉道歸省，去追憶我如夢如幻的幸福之往日。父親死後，母親離棄了那可親可愛的住家，遷去陷在那不堪忍耐的街上的時候，帶領着我出來的那道門口，我想進去看看，請了威廉！途中再寫。

五月九日

我向我故鄉的旅行以巡禮聖地般的虔敬而到達，種種意外的感觸捉握着我。離城市有五分鐘的路程，向 S 立着那株大菩提樹旁，我停止着，下車，把馬車先遣起去了，想徒步而行，使一切回憶極新鮮，極生動地，得以隨心玩賞。我便立在這菩提樹下，童年時分，這株樹子是我散步底終點和界限。變換得真個利害嚟！往時我夢夢無知景仰着未知的世界，想去尋找精神的養料和娛樂，以滿足安慰我努力着的焦着的心胸。現在我卻從遠遠的世界回來——哦，我的朋友！帶着好多蹉跎了的希望，好多

失敗了的計劃嚟！——我看見連山在我面前，那在當年有好幾千回是我願望底對象的。我能在這兒坐幾點鐘之久，悠然展望，忘機於在我跟前十分和藹地翠微着現出的，山林澗谷之中，我到一定的時刻不能不回去時，我是怎麼不願意，不肯離去我這雅愛的地點嚟！——離城愈近了；一切舊時的園庭受我欣悅，新建的不愜於我心，所有一切更換，爲人所不會預料的，都不愜於我心。我走進城門了，我立刻又回返到我的幼年。好友，我不能細述：因爲那縱非常動人，說出來恐怕會非常單調，我決定了心腸，想在我們舊家鄰近的市上投宿。行路中間我看見從前我們童子的時候一位可敬的老女先生教管過我們的那座私塾，已經變成了一座雜貨店了。我回想起當年在那陷坑中所受過的不安，哭泣，神志底昏朦，心氣底忡動來。——我每行一步，沒有不受感觸的。就是位參拜聖地的巡禮者也不會遇着這麼多的聖蹟，他的精神也不會感觸着這麼豐贍的靈動。——罄筆難書，再說一事以代表一切罷，我下河走到那塊空地去；這是我們從前常走的路，我們小

孩子們用平扁的石片在水面上學撒鳧飄的地方。我十分活鮮鮮地回想起來的是我常常立在這兒望水，我馳騁着一些奇異的揣想跟着水流，水所流向的地方，我想出許多冒險的虛擬，到我構想力窮乏了的時候，我總還要追求，到我嗒然喪偶於不可見的遠方之眺望。——朋友，你請看我們的先民不是在這麼小天地中幸福地生活着的嗎？他們的感情，他們的思想不正同小孩子一般地單純的嗎？烏里司說到深不可測的海洋，廣不可極的地球時，那是又真切，又宜人，又切身，又愜意，而且又非常神祕。現在我能夠跟着一些小孩子說，說地球是圓的，這又何補於我呢？人在地面上所須以樂生的土塊本無幾何，人在地面下所須以長眠的更不過一坯之土罷了。

現在我在這兒侯爵的獵館裏。與侯爵同居倒很適意；他爲人真實而素樸。他周圍有些怪人，我是全然莫明其妙。他們好像不是壞人，但是也不帶高貴的氣象。他們有時倒像可以尊敬，但是我總不能親信他們。還有使我不快的，是侯爵愛道聽途說，

照本宣科，並且照着他人向他所陳述的說出，全沒有他一個人底見地。

並且他又重視我的理智與材能而忽視我的心情。我這心情是我唯一的至寶，祇有他纔是一切底泉源，一切力量底，一切福祜底，一切災難底。啊！我智所能知的，甚麼人都可以知道——我的心纔是我自己所獨有。

五月二十五日

我腦中有過一種計劃不曾實現時，我不想向你說：現在已經失敗了，就向你說也不妨事了。我想去從軍；這種念頭藏在我心中許久了。專為這個緣故我纔跟着侯爵來此，侯爵是有軍事的職務的。有一次散步時候我把我的計劃對他說：他反對我，我假如是沒有聽從他的主張時，我的激情必然比妄想還要強烈。

六月十一日

無論你左說也好，右說也好，我是不想在此地久住了。我要住在這兒做甚麼呢？太無聊了。侯爵待遇我倒好無可加，但是此處終非我久住之地。我和他沒有在根本上相同之點。他是理智底人，但是是普通的尋常理智；他和我的交際，倒不如我尙友良書之爲愈。我祇再住八天，隨後我又要去放浪了。我在這兒所做的最趁心的事，就是我的繪畫。侯爵對於藝術頗能領悟，假使他不曾爲那使人作嘔的科學智識和尋常的術語名彙所束縛時，他的領悟必會更深的了。我想像葱蘢，和他暢談到自然和藝術的時候他要引用一句死板的術語來，突然把我的思路窒塞，我不知道切齒了多少次。

六月十六日

不錯，我倒祇是一個放浪者，祇是地球上的一個過客！但是你們難道不是過客嗎？

六月十八日

你問我要往那兒去嗎？我祇向你告白了罷。我在此處但是還要逗留十四日，隨後我就要打算去訪某處的礦山，其實根本上倒全不爲的這事；我祇是要再去接近綠蒂，再沒有別的。我自己在笑我自己的心兒——我聽隨他的意志。

七月二十九日

哼，正好！再好沒有！——我——她的良人！啊，上帝喲，你創造下我，假如曾經給我預備下這種福分，我倒要終身向你頂禮了。我是不想和你爭論，恕我這眼淚罷，恕我這徒勞的願望罷！——她，假如是我的內助！我，假如得擁抱着那太陽之下最可愛的人兒在我的兩腕中呀！——我全身都在發抖，威廉喲，我一想到阿伯爾擁抱着她那纖細的身體的時候。

我不應該如此說嗎？威廉，爲甚麼不應該？她嫁給我時怕比嫁給阿伯爾還要幸福些呢！唉！他不是可以滿足她一切心願的人。他在感受性上確是有

些缺乏，缺乏——或者你不以為然，也聽便你罷！——譬如，啊！譬如有本可愛的書，我的心和綠蒂底心讀時同相契合的，他的心總是不表同情；又有好多機會，我們兩人的感受性對於第三者底行為有共鳴到高度的時候，他的心總是不表同情。親愛的威廉！——但是他在傾心愛她，而且這種鍾愛，有甚麼不應該成功的呢！……

有位不堪耐的人來攪擾了我。我的眼淚乾了。我紛亂了。請了，好友！

八月四日

天地間不僅我一個人如此不幸。一切的人都被希望愚弄，都被期待欺誑了。我去拜訪菩提下的那位賢德婦人。最長的一個少年奔來迎我；他歡呼的聲音把他母親引了出來，帶着很消沈的像子。她第一句話是：好先生，啊！我的翰司已經死了！翰司是她最小的一個兒子。我說不出話來。——並且我的丈夫 她說，從瑞士回來了，空起手回來的，要是不遇着好人，他倒定會討過口了；他在路上又害了

熱症。——我沒有一句話能夠向她說，送了她兒子些東西；她要我受她些蘋果，我領受了，我離開了這喚人哀感的地點。

八月二十一日

一反掌間，我的心中是一種變化！人生愉悅的光輝會又時時閃放着微光：啊，可惜祇有一瞬時候！——我就在睡夢中，也不能忘卻這種想念。假使阿伯爾死時，又怎模樣呢？我會！呀，她會……我追隨着這種幻想，一直達到盡頭，我又畏縮起來。

走到最初我邀綠蒂去赴舞蹈會時走過的路，我一進門，光景完全不同了！一切，一切都已消逝了，一瞬的舊觀也沒有，一脈的前情也沒有，我好像一個有名的諸侯，他的靈魂回到了座燒燬了的，殘敗了的舊城，這城也是他建築下，裝飾得極其華美，臨終時希望瀰漫地傳給了他的愛子的。

九月三日

我愛她愛得這麼專一，這麼誠懇，這麼飽滿，除她而外，一個人也不認識，一個人也沒有，竟有他人能夠愛她，敢於愛她，我每每不明其故。

九月四日

不錯，正如你之所說！天時已轉入秋季，我的心中，我的周圍也呈了秋景了。我的葉子黃了，幫木底葉子已經脫落了。我有一回不是向你說過：我初到此地時，遇着過一位年青的農夫嗎？此次我又往瓦爾海牟去訪問他；聽說他已經解雇被逐，不知去向^{*}了。昨天我往別村去，突然在路上遇着；我招呼他，他把他的事訴給了我，使我加倍地三倍地受了感動，我把這事情再告訴你，你立地便會明白。但是這又何謂呢？使我憂心，使我悲苦的事情，我爲甚麼不自藏於心？我爲甚麼要再以貽人呢？我爲甚麼要常常給了些機會，使你憐憫我，斥責我呢？沒有法子！這也是關乎運命了。

我問他，他起初帶着一種沈潛的憂態，我覺得

有幾分是害羞的樣子，答應我；但是到後來他再記起了他，又記起了我，他立刻就明白無隱地向我告白了他的錯犯，向我訴述了他的不幸。朋友，他說的每句話我很不能活現出來請你裁度嚟！他承認，不然，他是帶着一種追懷底樂趣陳述，說他對於主婦的愛情一天一天地激增，說他後來弄到不知道怎樣做纔好，他想到的事情也不曉得怎樣去說。他也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睡；好像要斷氣的一樣；不應該做的事情，他做了；應該做的事情，他忘了；他好像是被鬼怪迷着了的一樣；一直到了有一天，他曉得她在樓上，他跟了她去，啊，甯肯說是被她牽引了去。她纔不聽從他的所求，他幾乎想要動起武來；他不知道會成個甚麼亂子，他祇曉得他對於她的愛慕是很真率的，他的熱望，除了和她結婚，他可終身仕奉她之外沒有別的，這都可以指天爲證的。他說了好一會，停滯着了，好像還有想說的話，不好說出口的一樣；但是他終竟帶着幾分羞澀向我說出了，他說她稍稍緩了頰，許他來捱近她。他還停頓了兩三次，熱心地辯護了又辯護，說他說這些話，不是存

心要毀謗她，說他愛她敬她的心還是同從前一樣，說他再不會向着別人說過。說他向我說的緣故，祇是爲求我了解，了解他不是狂人也並不是癡子。——好友，我寫到這兒又要用我常用的古調了：他這人那天立在我面前的樣子，今天也還像立在我面前的樣子，我真想活現出來給你看嚟！我真想把他說的話活現出來，使你也可以感觸着，如像我自己一樣，替他的運命表同情，硬至於不表同情而不能已嚟！但是夠了！我的運命你也是曉得的，你也曉得我，那麼我對於一切不幸的人，尤其是對於這樣不幸的人特表同情的緣故，你當然是很明白的了。

我把這信從頭讀了一遍，我纔曉得我把這段事跡底結局忘記了說，這倒是立地可以明瞭的。女主人防備他；她的兄弟也來了，是久已懷恨這位男子，久已想趕他出去的，因爲怕他同他姐姐結了婚會把遺產奪了去使他自己的兒子不得享受，因爲她沒兒女，他們正有絕好的希望；這位兄弟不久把這男子逐了出去，竟鬧到這麼一步田地，不怕他姐姐就想再把他弄轉來，也是不准。現在她另外雇了

一位雇工；聽說爲着這位雇工她和她的兄弟又不和睦起來，說是她真的想嫁他，她的兄弟死心地不許可。

我向你講的，沒有一點誇張，沒有一點粉飾；唉，我硬可以說，我說得太不起勁了，太不精細，因爲我是在用我們慣用的道學的文字來敘述的。

這種戀愛，這種真誠，這種情熱，這不是文字可以虛構得出的，他們是活現在我們所視爲粗魯不文的下級人們底極純粹的心情中。我們受了教育的人——是被人教育到一無所有的廢物！我請你注意地讀我這段敘實。我今天寫這信的時候，心境頗平靜；你可以看出我的筆致不十分零亂，不像往回一樣地零亂。好友，讀罷，讀時你還須想着，這同時也是你的朋友底事實！唉，我也是過來人，也會要成爲過來人的，我和這可憐的不幸者，我幾幾乎不敢同他比較，硬連他半分的勇氣，半分的決心也沒有。

九月五日

阿伯爾因事往鄉下去了，她寫張短簡給他。開首寫的是：“最好的人，最親愛的人，你快趕回來！我滿懷着樂意在等你。”——一位朋友走進來，帶來的消息是，他在鄉下因為要事一刻不能回家。這張短箋便沒有寄去，今晚落在了我的手裏。我讀了微微發笑；她問我何故？——我叫道：“想像力真是種可感謝的天賦嘍！我在一瞬刻間以為是寫給我的一樣。”——她扯壞了；好像不高興，我就沒有再說。

九月六日

我最初同綠蒂跳舞時所穿的青色無飾的燕尾服，我到決心脫換了牠，真是好不容易；舊得太不成樣子了。我又做了一套，領襟，袖口，完全同舊的一樣，並且背心和褲子也是黃色的。

這怕終沒有舊的一件趁心。我不曉得……我想，再隔些時候或許更能滿意一點。

九月十二日

她因爲去接她丈夫，旅行了幾天回來，我今天走進她的房間去，她出來迎我，我千欣萬喜地接吻了她的手。

一隻金絲鳥從鏡臺飛來立在她的肩上。——她說：“帶了個新朋友來！”把鳥兒招到手上；“這是送給我小弟妹們的。真是可愛呢！你看牠罷！我一拿麵包給牠，牠就拍着翅子，輕輕巧巧地啄食。牠會同我接吻呢。你看！”

她伸嘴向着那鳥兒的時候，那鳥兒就乖乖地接觸她的芳脣，就好像牠所玩味的福澤，牠能夠知道的一樣。

她說：“牠也會給你接吻呢，”把鳥兒送過我來。——小鳥底喙兒就成了她的嘴和我的嘴的通路，一啄的感覺就好像愛情洋溢時，一縷嬌柔的心香，一脈溫存的氣息。

我說，“牠的接吻好像不是全無所求，牠好像在尋食吃，沒有吃食給牠，空縮回去好像不滿意呢。”

她說，“牠是從我嘴裏啄食吃的喲。”她用嘴唇送了麵包殘塊給牠，天真的愛憐之喜悅從她的唇中洋溢而笑出。

我便回過了臉來。她不應該出此一舉！她不應該拿這種幸福底光景來激發我的想像力，我的心境已經安眠，對於人生底幸福已是無可無不可了，她不應該又把我的心兒喚醒！——何故不應該呢，——她在這麼信賴我！她曉得我在愛她！

九月十五日

威廉喲，我倒會發狂了，世上還有點價值的東西已經不多了，偏有些人對於這些東西毫不顧惜。那兩株胡桃樹你是曉得的，我同綠蒂往某聖院去拜訪某牧師的時候在那樹下坐過，那兩株神聖的胡桃樹，要天纔知道！那真常常充實我以至大的性靈底滿足！那是怎樣地使得聖院和藹可親，怎樣地清爽！那枝幹是怎樣地崇高！在多少年辰以前種下牠們的那位可敬的牧師，我們見樹便可以想見其為人呀！教師時常向我稱讚那牧師底名號，我是從

祖父口中說來的；他必定是位賢人，我在這樹子底下回想起他來，纔要生出一種神聖之感。我給你說罷，教師昨天向我談及，說這兩株樹子斫伐了的時候，他的眼中浮起了眼淚來了呢。——斫伐了！我會發狂了；我想把那隻狗子處死，那最初鋸倒牠們的人。我，我定然會哭，假使我的庭中也有這樣的兩株樹木，萬一有一株我看見牠老死了的時候。好朋友，倒還有件東西！正是我們人類底感情呢！一村的人都在埋怨，我希望那牧師婆看到乳油，雞卵，和其他的功果之減少上，曉得她在她的地方中貽下了好大的一個創痕來。因為斫倒樹子的正是她，新牧師底太太（我們的舊師母也是死了），是位瘦削多病的女人，因此之故，她對於世上不表同情；世上的人也不表同情於她。這位蠢婦人，她還想當個學者，在昏天黑暗地研究聖經，在大吹特吹地主張耶教新式道德批評的改革，對於拉瓦特爾底^{*}熱狂也在左袒，把身子攪衰弱了，因此在這地上的樂園中一點樂意也沒有。正要這樣的一種東西，纔能把我們的胡桃樹斫倒呢。你說，我怎麼能夠平得下氣！你想，

說是落葉污穢了她的庭園，樹幹遮着了她的光線，胡桃熟時，童子們要投石去打，這便觸動了她的神經，攪亂了她對於肯尼可德，仁牟勒爾，米克立司諸人比較批評時的深沈的思索。我看見村上的人，尤其是老人們，都是非常不平，我問他們：“何故要聽她斫伐？”——他們說：“我們這兒，祇要是村長作主時，我們怎能奈何得呢？”——但是倒還有一件快興事！牧師是位權內的傢伙，他像受了他女人底一些骯髒氣，和村長兩人想把材木賣來均分！稅房聽見了叫他們拿去充公，因為稅房對於牧師所住的公產，那胡桃樹所在的部分，早有拍賣的心事，便一併把來拍賣了。樹子還橫在那兒！啊！可惜我不是侯爵！我倒要把那牧師婆，村長，和稅房……唉，侯爵！我若是侯爵時，倒不要我擔心着領內的樹木了！

十月十日

我一看見了她的黑眼仁，我心裏立地就好了！你聽我說罷，我關心的是，阿伯爾好像不像他……所希望的那麼幸福，也不像我……自信會……，假

使……。我不是愛用這些虛線，但是我除此而外，沒有別的表演法，我想這也就很明瞭了。

十月十二日

義相的詩在我心中把荷默底位置奪去了。這崇高的詩引我所到的，是何等的一個世界嚟！在曠野之中盤旋，四圍有暴風咆哮，霧影朦朧，月光暗淡，古代之精靈隨風飄引，四山林木號咷，夾着一片幽怨的鬼聲從岩壑而來，墓頭四石，苔已覆而草已生，有痛不欲生的少女在哀哭她戰死了的情人！我看見了他，他放浪的白髮詩翁，他來茫茫的曠野上追尋他先人底足跡，可憐，啊！祇尋着他們的墓碑，他便傷心地向着那藏在滾滾的海洋中的深夜之明星，古時底幻影在這勇士底心中活現，那時他親藹的光輝照耀過戰死者諸人之危難，月光照耀過他們奏凱而榮歸的戰船：我看見深刻的憂痕在他額上，看見那最後殘存的勇士疲倦不堪地向墓道踉蹌，他無力地對着陳死人底幻影深吸着刻刻常新的悲灼着的寂樂，俯看着幽冷冷地面和隨風飄

搖的深草，叫道：“放浪者會來，那目擊過我往日的榮華者會來，會來問道‘歌者在那兒？芬戈底俊兒喇！’他步過我的墓頭，他無益地祇在地上叫我。”——哦，朋友！我真想如高貴的戰士一樣拔起劍來，把我的侯爵從這徐徐死滅去的人生之苦悶中立地解除了去，把我的靈魂也送給那被解放了的半神呢。

十月十九日

啊，這個空隙，這個絕大的空隙，我在我胸中現在所感覺着的這個呀！——我常常想，我若能夠把她壓在心上一次，祇壓在我心上一次時，我這個空隙纔能夠完全填滿。

十月二十六日

好友喇！我現在真是相信，真是永遠相信，相信我們的人生是無足輕重的，是完全無足輕重的喇。有位女友到綠蒂家裏來了，我走進側室去，想拿本書來讀，沒有讀，又去拿枝筆來寫。我聽見她們在低

聲談話；談些沒甚意味的事情，談些城中的近狀；甚麼人已經嫁了，甚麼人又病了，病得很沈重；乾喀，骨瘦如柴，神氣已失；說是對於她的生命不敢保險。一位說了，綠蒂又說：“某某人也是病得厲害呢。”——綠蒂說了，那位女人又說：“他是得的浮腫病呢。”——我聽見她們說這些話，我活潑的想像力立地想到了那些病人底病牀上去；我看見他們怎樣地不想死，怎樣地苦悶着，威廉！但是她們兩位談及的時候，就好像死了的人毫不關己的一樣。——我便四下一看，看見室中周圍掛着綠蒂底衣裳，放着阿伯爾底書籍，放着這些我所常見的家具，更還有這隻墨水瓶，我便想道，唉，你到底是這家裏的甚麼人！和盤說來，你的友人們是在尊敬你！你也合他們的意，你沒有他們，心裏也好像不能快活，但可是——假如你現在走了，你離開了這個圈子的時候呢？他們因為失掉了你，到底能夠長久思念你嗎？能夠思念你好久？——啊，人之一生真如螻蛄朝菌，人自信在世人底記憶中，在他愛人底靈魂中，確有自己的一段生存，有自己在當前底唯一的印

象，而他這段生存，這個印象也同在人底記憶中，愛人底靈魂中，湮滅，消逝，並且消逝得非常迅速！

十月二十七日

人與人纔是這麼不相關照，我真想把我的心胸鑿破，把我的頭腦打壞了。啊，我想要的愛情，喜悅，暖意，幸福，別人都不給我，我也不想傾倒我滿心底惆恍去祝福別人了。別人祇冷淡地，無力地，立在我的面前。

十月二十七日傍晚

我竟到了這麼個田地，我對於她的感情把一切都吞蝕了；我竟到了這麼個田地，我沒有她，一切都是等於零了。

十月三十日

我想去擁抱着她的頸子，不知道想過了有好千百回！伸手拏物是我們人類極自然的本能，有極心愛的物在眼前往來，我總不敢伸手去捉拏，這是

甚麼道理喲！小孩們不是見物就擊嗎？——但是，
我呢？

十一月三日

要天纔知道喲！我睡在牀上總是想，硬有時是希望，希望我就此長眠了去，不再醒來；清早我一睜開眼睛，又看見了太陽，我就是不幸了。啊，我是能夠隨便，能夠歸罪於天候，歸罪於第三者，歸罪於一種失敗了的計畫，那我不快意底難堪的重負也可以解輕一半了。啊，可憐！我我真覺得一切罪過都是祇在我自己——否，不是罪過！當年藏在我心中的幸福底源泉，如今是一切不幸底源泉，從前我的精神在豐贍的感覺中浮泛，隨步有樂園相隨，有包含全世界的慈心，如今我已不是當年的舊我了。我的心已經死了，再沒感興流出了；我眼睛乾了，我的感官，不再有清涼的眼淚含潤，焦燥地皺集在我額上。我煩悶得很；因為我失掉了我生命底唯一的歡樂，失掉了我藉以在我周圍創造一種世界的神聖生動之力：此力已經消逝了！——我從窗口望出，望見遠

方的小丘，朝陽照過山頭來，破開曉霧，照着靜寂的草坪，緩緩的河流從脫了葉的柳樹間向我蜿蜒而來——啊！莊嚴的自然如像漆了的繪畫一樣如此凝重地在我面前，而此一切的歡樂纔不能從我心中泛起一珠惠泉來昇上我的腦裏，我這個無賴徒立在天帝之前如像涸了的井眼，如像乾了的吊桶！我常常投身在地，求上帝底眼淚，如像農人們在上天如黃銅，下地成焦土時求雨的一樣。

啊，但是，不怕我縱求禱得如何熱烈，我覺得上帝也不降雨和日光給我了，想起我從前，我心裏就難過，我從前何以能夠那樣幸福，忍耐着聽候神意，全心感激地領受他所注與我的歡樂呢！

十一月八日

她戒斥我不守節度！唉，她的態度是十分愛我嘯！我不守節度，我每每飲一盅葡萄酒，就要飲盡一瓶。她說：“你不要那樣罷！你想到你綠蒂身上呀！”

我說：“想到你？這又何消說呢？我是在想你呀！不然，我不是在想！因為你是時常在我心裏。你前幾

天從馬車下車的地點，我今天又去坐了一陣來。”

她怕我再說深了些，又談到別的事情上去了，好友嚟！我是已經死了！隨她想把我怎樣，便能把我怎樣。

十一月十五日

威廉，我感謝你替我關心，感謝你好意的忠告，我更求你放心罷，你讓我忍耐到盡頭處去！我雖是疲瘁到了十二萬分，我還有力量足以貫徹到底呢。我尊崇宗教，他是曉得的；宗教是些疲乏者底撐杖，是些焦心者底清涼劑。——但可是宗教對於一切的人到底都能夠是，都必定是這樣的嗎？你把眼光放寬大些，你可曉得世界上多少人，宗教對於他們是不會這樣的，有多少人，宗教對於他們是不會這樣的，不管是教徒不是教徒：然則宗教對於我定會是撐杖和清涼劑嗎？耶穌自己不是說過，說是在他周圍的人會都是天父交給他的。假使我不是交給他的，又怎麼樣呢？假使天父要留着我在他身旁不交給別人時，我又怎麼說呢？——我求你不要誤解，

我這些無存心的話本是沒有什麼嘲笑的意思在裏面！我開示給你的，正是我全部的靈魂，不然我甯肯不說。因為我們彼此都不十分知道的一切事情，我一想多說一句丟話。人底運命祇是受盡危難，飲盡苦杯罷了，又還有甚麼嘍？——天帝底酒杯在我們嘴唇上是太為苦味了，我何為要矯異以為高，假裝作玩味着甘醇一樣呢？我全部的‘存在’在實有與虛無之間戰顫，‘過往’如像電光一樣閃入‘未來’底暗谷之中，周遭的萬彙消沈；世界與我同歸於滅，我在這個可怕的瞬刻之間，我何為定要畏縮呢？——“我的上帝嘍！我的上帝嘍？你何放棄了我？”這不是耶穌底聲音嗎？他受盡窘迫，自甘窮苦，而時遭顛沛，力已用盡而徒勞，死時竟戛出這種微弱的悲響，我難道還要害羞嗎？他捲舒上天如像一張布帕一樣的人，尚且不免出此一語，我難道還要怕死嗎？

十一月二十一日

她釀就了一種毒酒，要把我和她都歸於滅亡，她不曉得，她也不覺得；可是祇要是她送給我的毒

杯，我是滿心滿意地一飲而盡。她常常——常常？——不然，不是常常，祇是有多少回數，她把來看我的那種好意的眼波，我無心地表現出的感情她毫不推絕的那種適意，她額上所表現出的對於我的‘忍耐’的那種同情，那些是甚麼意思呢？

昨天我走的時候，她給我握手，說道：“再見，可愛的維特！”——啊，可愛的維特！這是她叫我‘可愛’的第一次，我骨髓都酥了呀。我把她的話反覆了百打百回，昨晚我要睡的時候，我自言自語了一陣，忽然說道：“請睡了罷，可愛的維特！”連我自己都禁不住發笑。

十一月二十二日

我不能向天祈禱：請上帝把綠蒂許給我！但是我常常覺得她好像是我的一樣。我不敢向天祈禱：請上帝把她送給我！因為她是別人底人。我在和我的苦痛遊戲：假使苦痛戰勝了我，完全會有一種反對的禱告。

十一月二十四日

我在忍耐着，她是覺得的。今天她的眼光直射進了我的心坎。我看見她的時候，她是一個人，我沒有說話，她祇望着我。我在她身上看不出從前的那種可愛的“美”來，看不出從前的那種殊勝的精神底光來：因為一切都從我眼前消滅了，但是她那更綽約的眼光打動了我，完全表出了她極懇切的，極甘美的同情。我為甚麼不應該跪在她的腳下？我為甚麼不應該抱着她的頸脖接吻她一千次去報答她呢？她逃去彈比牙琴去了，她唱出柔媚幽婉的聲音和着諧和的琴調。我不曾看見過她的嘴唇有如此動人；好像是她的嘴唇感着渴意，開張着把那琴中流出來的一切甘美的聲音都啜飲了，祇有天界的回音從她醇潔的口中反響出來。——啊，可惜你沒有當場諦聽！——我再沒有反抗的意思了，我鞠躬，發誓：“我永不敢接吻她了，她那嘴唇上，天界底仙靈在浮泛！”——但可是——我終想要——啊！你看，這好像一層障壁立在我的靈魂之前——這種天福——然後死以贖此罪過！——真是

罪過嗎？

十一月二十六日

我每每自己向我自己說：“你的運命。祇有一件；祝禱別人幸福罷！——世上莫有像我這麼受過苦楚的人。”隨後我讀了一首古代底詩，這首詩好像是我自己心中的一樣。我該得更加忍耐！啊！古人纔已有這麼受過苦的人麼？

十一月三十日

我真想，我真想喪心病狂了！我無論走到甚麼地方，總要遇着一種現象使我失去主宰。今天也是！啊，運命！啊，人類！

中飯時候我走向河邊去；我因為不想吃甚麼東西。萬象荒涼，冷濕的晚風從山上吹來，欲雨的暗雲封了山谷。遠處我看見一位穿綠色破衣的人，在岩間低首徘徊，好像在尋花草。待我走到他身旁，他聽着我脚步聲，回頭過來，我看見了一個有趣的面孔，帶着一種岑寂的悲愁，但他那悲愁中明明有種

率直親藹的氣象；他的黑髮是用幾個撇釵撇成兩個鬚髻，其餘的編成一組濃重的髮辮，垂在他的背後。我看見他的衣裳好像是沒有階級的人，他做的事情我去攪了他，想來也不會見怪，所以我就問他：“你在找甚麼？”——他長太息一聲答道：“我在找花，——但是一朵也找不到。——”我笑着說：“不是有花的時候了。”——他一面走到我面前來，說道：“花多得很呢。我的花園中有兩種薔薇花，有兩種忍冬花，一種我送了給我父親，長得來纔同雜草一樣，我找了她兩天，總找不到手。這外邊常常都在開花，黃的，藍的，紅的。龍膽草開一朵好看的花兒。我一朵也找不到。”——我覺得有點怪，我紆迴着問他道：“你要找花來做甚麼用呢？”——他臉上現出一種莫名其妙的怪笑。——他把指頭放在嘴唇上，說道：“你不要洩漏給別人罷，我同我的寶貝約了，要送她一個花環。”——我說：“那好極了。”——他說：“哦！她所有的東西真多，她真豪富嚟。”——我說道：“但可是她定喜歡你的花環。”——他接着說：“哦！她有寶石，她有一頂花冠。”——“她叫甚麼

名字呢？”——他答道：“假使軍政府還了我的錢，我不會成爲這個樣子了！唉，前有一會子，我是很好過的！現在是零落了。我現在……”——淚眼潸潸地向着天，說出了他心中無限的隱恨。——我問道：“你自然是幸福過來的了？”——他說；“啊！我想我能再如從前一樣！那時候我真好，真快活，真輕爽，如像水裏一隻游魚！”——“亨利！”一拉老婦人從路上走來，在叫：“亨利！你在那兒呀？我四處都把你找交了！回來吃飯了罷！”我走向她問道：“那是你的兒子麼？”——她答道：“是，是我可憐的兒子！”——我問道：“他成了這個樣子已經好久了吧？”——她說：“他現在這麼馴靜着已經半年了。託天之福，他竟能好到這步田地！先前他簡直狂了一年，因在那瘋人院裏。他現在全不惹動別人了，祇是常常關心着各國底國王和皇帝。他本是很馴善的人，扶助過我生活，他也能寫，後來突然沉抑起來，得了一次厲害的熱症，竟至瘋了，他現在就是你眼前的這個樣子。先生，假如我還得向你訴說時……”——我遮斷了她的話道問道：“他說他從前有一陣子是很幸

福過來，很好過過來的，那是甚麼意思呢？”——她帶種哀憐的微笑而叫道：“真是蠢人嚟！他是在說他瘋了的那個時候呢，他常常在誇講呢；那是他因在瘋人院裏的時候，他那時是完全失了知覺。”——這句話打中我的心坎，就好像一聲驚雷；我送了一些錢在她手中，怏怏地離開了他們。

我怏怏地向着城市走，我叫道：“那時你是幸福過來！那時你是好過過來，就好像水裏的一隻魚兒！”——天上的神明嚟！你造下的人底運命，祇是有理智未開以前，或者理智既失以後，纔能幸福的嗎！——可憐的人，你在傷心與精神錯亂中困苦着，我卻是怎樣地羨慕你嚟！你希望瀰滿地出來替你的女王採花——並且在這冬天呀！——你悲傷着你尋不出一朵花來，你不曉得你何故不能尋出。我呢——我是全無希望地，全無目的地走了出來，又走着回去，同我來的時候一樣。——你能想，假使軍政府還了你的錢，你會成為別樣的一種人。好幸福的人兒，你是把你幸福底缺陷歸罪於地上的障礙！你不覺得！你不覺得你的不幸是在你迷亂了

的心中，是在你破壞了的腦中，世間上一切的帝王都是替你無能爲力的。

病人向極遠的溫泉地方去旅行，顛轉把他的病症增添了，顛轉把他的餘生愈見弄苦了，竟有能嘲笑這種病人的無情漢，我詛咒他死了罷！心境不安的人向聖地去巡禮，想藉以免除良心上的苛責，解脫靈魂底煩惱，竟有能侮弄這種人的無情漢，我詛咒他死了罷！脚所踐踏的無徑之路，踐履一步正是不安的靈魂之一滴醍醐，忍耐着旅行得一天，心中的悶苦也就可以減輕得一點。——你們信口雌簧的饒舌者！你們敢說這是一種迷妄嗎？——唉，迷妄！——上天的神明！你請看我的眼淚罷！你把我們人類造就得十分可憐，我們靠着你的兒孫所有，一些兒信賴，你還要造出些同胞來替我們剝奪了去嗎？你兼而愛之的神明！我們信賴靈藥底草根，我們信賴葡萄底眼淚，正是信仰你：因爲你在包圍我們的萬彙之中，寄放有我們一刻不可缺少的解救的靈力呀！天父！你認識我！天父！你從前豐潤過全部的靈魂，你如今不眷顧我了！我向你喊叫！

你別再不言不語了罷！你的沈默，我這焦渴着的靈魂實在不能忍耐。——失了望的兒子跑回家來，抱着他父親底頸脖，叫道：“父親！我又回來了！”會有這樣的人，這樣的父親還能夠發怒的嗎？別發怒罷！你已久苦我以羈旅，我要中輟我人生的行程！世間上四處都是一般，勞工之後必有報償和娛樂；但是於我有何用呢？祇有你所在的地方，我纔能感受幸福，我在你面前，我甘苦均不辭。——你仁慈的天父，你要拒絕你這個兒子嗎？

十二月一日

威廉！我前函寫給你的那個人，那個幸福的不幸者，他是綠蒂父親底書記，他對於她有種愛情，含蓄着，隱覆着沒有表現，因為她父親解了他的職，他便瘋了。阿伯爾平平淡淡地把這段事實告訴我的時候，我的心中不知道昏亂到了那步田地，你在這些毫無眼淚的文詞上去洞察罷，或者你也會平平淡淡地讀過。

十二月四日

我央求你呀！——你聽罷，我是休了，我再不能支持下去了！今天我坐在她旁邊——坐時，她在彈比牙琴，彈出種種的哀調，彈出一切的心事！一切！——一切！——不知道你以為是怎麼樣？——她的妹子們在她膝上弄偶人兒。眼淚來到我眼睛來了。我底頭低下去，她的結婚戒指印入我眼底來。——我的眼淚流下來了。——牠突然彈出高雅的古調來，彈得太突如其來，於是有一種慰安的情緒，一種已往底回憶徹透我的魂髓，已往的那個時候。那時我聽過這種歌調。我回憶到兩人間的幽昧的間隔，回憶到心中的憤懣，回憶到破滅了的希望，回憶到……我在房中走來走去；我的心胸壓得不能呼息了。——我倉卒地向她走去，說道：“千萬，千萬請你停止了罷！”——她停止了，窺視着我。——她帶着一種微笑，徹入我魂髓的微笑，說道：“維特，維特，你是病得太深沈了；連你喜歡聽的也不合你的意了。我請你回去！你回去安睡些兒罷！”——我離開她走了——神明嚙，你在照鑒我的悲哀，我的悲哀

也要終局了呢。

十二月六日

她的姿態時常追隨着我！醒時睡時她都充滿着我的靈魂！此時我把眼睛閉了。在我這前額中，我的心眼之力凝集着，有她的一雙黑眼儼然存在。在此處存在！我不能表示給你。我又睜開眼睛，她也在此處；好像一面海洋，好像一個深淵，她在我的面前，我的身中，充滿了我額部的感官。

這是甚麼人，這個人說是超人的！他不是缺少了他在他正需要時的力量嗎？他在歡樂中激起時，他在悲哀中沈沒時，正是他所渴想着消失於“無窮”底豐滿之中的，他不正是同一不能支持，又恢復到他的模稜的，冷靜的意識來了嗎？

編者致告讀者

我的朋友維持臨死前可注意的日期中，我本還想多得他親手的筆蹟以遺讀者，可惜我在此處不能不把他的遺書用敘述體來間斷。

我利用了許多機會，去訪問深能知道他的事蹟的人，從他們的口中採集了種種詳細的消息；他的事蹟並不複雜，一般的傳說祇不過稍稍有點出入罷了；所出入處祇是關於當事者之心理狀態，因此各人底判斷也就不同。我們現在祇好把我們苦心慘淡往復探訪所得的，如實地寫出，把逝者底遺書間插在裏面，就是隻字片紙我們也要留心注意；並且祇在一種單純的行爲之內，而這行爲底主人翁又是迥異尋常的人，我們要尋出那極帖適而真確的動機來，尤爲是件難事！

憶蘊與不快的感情在維持之心魂中植根愈深，紛拏愈密，漸漸竟占有了他全部的性靈。他精神底譜和完全破了，一種內熱和急燥，把他所賦有的全部的力量都消蝕了；祇生出極不滿意的效果，除倦怠之外別無所貽，他更想從這種倦怠之中超脫出來，比他前此和種種的惡孽交戰時還要焦灼。他的焦心滅盡了他所殘餘的精神之力，滅盡了他活潑的精神，滅盡了他犀利的感覺；他成了一個憂鬱的人，愈加不幸，愈見肆情，他便愈見不幸了。就照阿伯爾底友人所說；他們以為維特是一個純潔穩慎的男兒，他分受着了久所懸念的一種幸福，而他想把這種幸福維持到底的行爲，欠了檢點，他就好像每日把所有的財產蕩盡了的人一樣，晚景來時受苦受厄。他們說，阿伯爾也不曾變過一刻兒性情，他從認識維特以來，愛他敬他的心永也不會變改。他愛綠蒂比甚麼還要愛，他以有她爲榮，他想一切的人都尊敬她是極貞淑的女子。縱使他就想忌避這種嫌疑，縱使他在俄頃之中，別人就令毫無沾染，他也不想和他共享此可寶的所有時，我們也不能

因此怪他。他們說，阿伯爾見維特在他女人房中時，他每每避開。但可是不是因為嫌厭他的朋友，也不是出於嫉妬，祇因為他覺得，他在當前維特總有些不適。

綠蒂底父親病了，不能出房門，他遣他的馬車去迎接綠蒂。一天快晴的冬日；初雪霏霏，落滿了遍野，維特第二早晨來訪綠蒂，想在阿伯爾來接之前，送她回家。澄明的天氣，也不能慰藉他的鬱積；一種沈悶的壓迫壓着他的精神，許多憂鬱的情境纏繞着他。他的心情，祇除轉輾憂思，沒有排遣的餘地。他長此呼息於不安之中，他人底行動也就愈見使他猜疑，使他誤解；他以為他是把阿伯爾與綠蒂底伉儷之情破壞了，他因此自行苛責，其中也隱含有一種不滿意阿伯爾的心事；途次他的念頭也落到這種矛盾上來。“唉，唉！”他在向他自己說，微微在含恨切齒，“我們的交情是親密和藹，萬事互相關照的，這樣一種靜穩綿軟的志誠！但已久而生厭，無可無不可了！他對於一些無聊的事業不是比關心他可寶貴的夫人還要心切嗎？他曉得尊重他的

幸福嗎？他曉得如分地尊重他的夫人嗎？他是她的丈夫，總而言之，他是她的丈夫。——這是我曉得的，就給我也曉得其他的甚麼一樣，我總覺得這樣作想，他還要叫我發瘋，他還要把我弄死。——他對於我的交情難道莫有些兒芥蒂嗎？我繫念着綠蒂，他不以為有侵他的權利嗎？我關心着綠蒂，他不在隱隱非難嗎？我朋白得很，我覺得他不喜歡見我，他願意我走；我不走他是不快活的。”

他時時停住他匆忙的腳步，時時屹立着，好像要掉頭回去的樣子；但是他仍然不住地往前走，他想着這些事情又自言自語，腳不應心地終久走到獵莊門首了。

他走進門，問問老人底狀態，又問問綠蒂；他覺得莊中稍稍有點變動。最長的一個男孩向他說，說是瓦爾海牽起了一種不幸的事件；一個農夫被人刺殺了。——這話對於他也沒有甚麼感應。——他走進房間去，看見綠蒂在極力勸阻她的父親，她父親要冒病出門，來檢查出這事件的原地。犯人還未查出；死者底屍首是今晨在一家門前發見的，說是，

死者是一位寡婦底雇工，這位寡婦從前雇用過一個人，對於她家有些懷恨。

維特聽了這話，立地激昂起來。——他叫道：“有這樣的事情嗎！我要去，我一刻也不能躊躇。”——他跑向瓦爾海牟去，他心中一切的回憶都是活鮮鮮的，他一點也不疑惑，他曉得做出這件事的人，這人他時常說過，這人是他所器重的。

屍首放在酒店前面，他要到那地點時，定要走菩提樹下經過，他到了他從前所愛遊的地點，他吃了一驚。從前鄰近的孩子們常在那兒遊戲的門限，塗遍了一片鮮血。愛與忠誠是最美的人情，變成了暴力與斫殺。昂藏的禿木，屹立而被霜，禮拜堂周圍的淺坦上日前葱蘢着的蒺藜，葉已脫落。雪覆了的墓碑，從樹縫裏現了出來。

他走近酒店的時候，全村底人都聚在那兒，突然起了一陣喊聲。遠遠望去時，看見一羣武裝的漢子，其中有一人叫道：兇手擒來了。維特向前一看，他立地就明白了。不錯！是那位十分愛慕那寡婦的雇工，維特不久還遇着過他，見他默默懷恨，隱隱

失望地在四處飄盪的。

維特跑到犯人跟前，叫道：“不幸的朋友！你怎做出這樣的事體來！”犯人默默地看着他，不做聲，隨後纔泰然自若地答道：“我不許有人娶她，也不許她去嫁人。”——人衆把犯人帶進酒店裏，維特惴惴地走開了。

他受了這場可驚可怖的感觸，一切的心事，完全受了動搖。他的悲傷，鬱抑，自暴自棄的情懷，一時碎亂了；一種同情之心油然而生，生出一種不可言喻的慾望，想去解救那位漢子，他覺得他非常不幸，他覺得他雖然成了犯人，究竟是沒有罪過，他深信他這種主張，可以堂堂地說服他人。他祇一心想替那漢子辯護，他強有力的辯詞已經要銜口而出了；他跑向獵莊去，他在途中早禁不住吐出了他要在綠蒂父親面前所想說的一席話。

他走進房裏時，看見阿伯爾已在那兒；他心裏不快了一下，立地又回復轉來，熱心地向着法官（綠蒂之父）陳述出他的意見，法官搖了幾回腦壳，不怕維特縱說得非常熱心，非常激烈，非常真確，盡了

替人辯護的能事，而法官終竟不爲所動，這倒是我們容易想到的事。法官禁止我們的朋友不許開腔，猛烈地反對他，斥責他，說他庇護殺人的罪犯，說他這樣的章法是破壞了法律，國家底治安會全歸於蕩滅；並且說明他自己處理這樣的事情，要負極其重大的責任；他祇能照法行事，絲毫不苟。

維特還不肯罷休，祇要求法官開恩，假如有人把那漢子放走時，望他不要究理。法官也拒絕了他。連阿伯爾也插起嘴來，左袒於老人；維特不再開口了，法官向他說了好幾遍，說：“不能聽你的話！這位男子罪無可赦！”他聽了之後，抱着一種沒大的苦悶辭去。

這句話怎樣地傷了維特底心，我們在一張短箋上可以看出，這張短箋是在他的紙屑中尋得，確是在那一天所寫的，寫的是：“你是罪無可赦，你不幸的朋友喲！我曉得，我們終是罪無可赦。”

阿伯爾在法官面前關於犯人身上所說的話，尤爲傷害了維特底感情；他以爲其中有多少話機是向他自己發的，隨後他也思索再三，他犀利的心

中也明知道他們兩人所說的話在理，但是要叫他承認，要叫他心服時，他覺得，他好像不能不排棄他自己內心中極深入的存在。

我們在他的紙堆中也尋出一張紙箋，上面所寫的恐怕把他對於阿伯爾的關係表示得毫無遺逸：“不怕說了又說，說他（指阿伯爾）是好人，說他是親切，說了又有何補呢？我的五腑六臟都已攪亂了；我也不懂甚麼是道理了。”



暮景清和，夜露將降的時候，綠蒂與阿伯爾徒步回家。途中她屢屢左顧右盼，好像在深惜沒有維特同伴的光景。阿伯爾說到維特上來，他指斥他的不在理處；他可憐他那不幸的熱情，他願意把他疎遠了的好。——“就是爲我們自己起見也當如是的。”他說了，“我求你，”他又接着說下去，“我望你留心，把他對於你的行爲掉到別的一個方向去，使他少到我們家裏來走。世上的人在注目了，我聽着四處都在講閑話呢。”——綠蒂沒有做聲，阿伯爾好像洞察了她的心事；隨後向着綠蒂時再也不說

維特底長短，就是綠蒂說到他，他也不多言語，或者把話頭掉過別的事情上去。

維特想解救那位不幸的人，終竟未能成功，他這場努力，要算是燈光將熄時最後一次的閃爍了；他因此愈見沈入於悲痛，愈見沈入於無爲；後來聽得犯人不自承招，有召他去坐證其事的消息，他倒幾乎發起了狂來。

他一生中所遭逢着的一切的不滿意，他在公使館時的尷尬，此外所有一切的失策，一切的病苦，都來在他的心裏往來。他覺得他是因爲有此種種關係他纔至於無爲，他覺得他一切希望都已斷絕了，世上所有的一些日常生活的經營，他也不能從事，到頭他感情也變了，思想也怪了，心性日激一日，他擾亂了他愛人底平和，他和她淒涼的交際又想永遠繼續，他漫無目的，漫無宗旨地濫用他的心力，祇漸漸地達到一個悲哀的結果。

他如何惘惑，如何激昂，如何不息地驅馳努力，如何爲生活所困弊之處，有幾通遺書最足以證明，我們要把來插在這裏。

“十二月十二日

可愛的威廉，我現在的狀態，是一切不幸的人所必經歷的，就好像着了魔的一樣。每每有種東西苦我；不是憂虞，也不是慾望——是一種內部的不明其妙的狂亂，好像要碎裂我的心胸，窒扎我的喉頸！難過！難過！我便跑向這冬季底可怖的夜景中去徘徊。

昨天晚上我不得不跑了出去。突然冰雪解凍；我聽見河水在泛濫，一切的溪流都在激漲，瓦爾海 車以下的可愛的山谷都被淹沒了！十一點過後我纔跑了出去。一片淒愴的奇景，從岩上流下來的湍流在月光之中漩洄，流過田地，牧場，牆垣和其他的一切，寬廣的山谷上上下下成爲一片狂海，激盪在暴風狂嘯之中！月亮又現了出來，停在黑雲上面的時候，流水呈着慘淡森嚴的反光，滾滾地向我吼來：我戰慄了一回，我又熱中了一回！啊！我舉起兩手對着深淵屹立，我深深地向下一呼吸！向下一呼吸！我沈沒在快興之中，要把我的痛苦，我的煩惱吹脫了

[147]

下去！如像那波濤一樣吹滾了下去！啊！——我的兩腳纔不能離起地面來，終結我一切的苦惱！——我的時針還是沒有停，我自己覺得！哦！威廉！我假如有暴風在手，能以衝破暗雲，把持洪水時，我誠願把我的生命拋去！唉！這種快樂，難道還能同那繚繞中人共享一次嗎？——

我傷心地朝下一看，看見了一個地點，暑天散步的時候，我和綠蒂在那兒的一株柳樹之下休息過的——那兒被水泛濫了，幾幾乎看不出柳樹來。威廉！我想道：她的牧場，那獵莊周圍的地面，那兒的庭園現在是怎樣地遭着了水害！往日底陽光又照耀起來，如像一個囚人夢見了六畜，牧場，和爵祿一樣！我立着！——我不責毀我自己！因為我有死的勇氣。——我已經是死了也不曉得。——我現在坐在這兒就好像一位老婦人，從牆上採集些木材，挨門挨戶地討求麵包，想把她將死的，全無樂意的‘存在’再延長一瞬時，再輕快一瞬時的一樣。”

“十二月十四日

我的好友，這成甚麼話？我連我自己吃了一驚！我對於她的愛情。不是最神聖，最清潔，最如骨肉一般的愛情嗎！我的心中曾經存過一次有味天良的願望嗎？——我也不想賭咒！當前便有夢境存在！如此相矛盾的作用能夠歸之於不可知的神力的人，又會如何地信以為真的嚟！昨天晚上！我說着也在發戰，我把她抱住在我的手中，緊緊地壓在我的胸上，我把無限的接吻掩覆着她切切私語的嘴唇：我的眼睛陷沒在她陶然如醉的兩眼中，神明嚟！我現在滿心急切地回想起這段灼熱的快樂來，我的心中還感覺着一種至高的幸福，我真正是該遭天罰麼？綠蒂！綠蒂！——我是萬事休了！我的五官錯亂；我失掉了思索力已經有八日了，我的眼中滿含着眼淚。我無論到甚麼地方都是不快活，我便無論在甚麼地方都是一樣了。我也不想望甚麼，我也不希求甚麼；假使那條路是好得些兒，我便走罷。”

辭世的決心，就在這個時辰，這些狀態之下，在維特心中愈加堅決起來。這種觀念自從他回到綠蒂跟前早是他最後的目的，最後的希望了；可是他內心自語，以為無需乎着急，無需乎速成，他願以最善的確信，至沈着的決心以踐此最終之一步。

他的懷疑，他的內心爭鬥可以從一張短箋上看出，這張短箋好像是寫給威廉的信，不曾寫全，紙上沒有記明時日：

“她的面貌，她的運命，她對於我的同情，猶能從我燒盡了的腦經中壓出最後的幾行眼淚。

揭開帷幕，跨進去罷！除此而外別無他路！還在躊躇甚麼呢？因為沒人曉得那幕帷後的光景嗎？因為是一去不回嗎？我們的精神總愛懸揣我們所不能確解的東西，以為那兒是渾沌和黑暗。”

訖後他愈同悲觀的想念相即不離，他的決心也堅確而不移了，下面有封雙關兩意的信，是他寫給他朋友的，正是一個證據：

“十二月二十日

我感謝你的厚愛，威廉，你竟把我的話作那麼解釋了。是，你說得不錯；那條路是好些時，我就走罷。你叫我回到你那兒來，我倒不能完全同意；我至少總還想走條枉路，不過我望寒霜連降，得條好走的路來走。你要來帶我回去，我倒非常喜歡；不過祇請你展期十四日，等我再寫一封信給你時你纔來罷。沒有成熟以前，總不宜收穫；這十四天的光陰是很要緊的。你請向我母親說，請她爲她的兒子祈禱，說我在求她恕罪，恕我貽了她種種的殷憂。我應該使她快樂的人，我纔使她悲傷，我真是命由前定了！請了，我至誠摯的好友！上天底恩波全在你頭上注瀉罷！請了！”

在這時候綠蒂底心事如何，她對於她的良人，對於她不幸的友人的意向又是怎樣，我們雖然知道她的性格，能夠十分了解她，但是我們幾乎不能用言語來表示，這個要有優美的女性的心腸纔能洞察她的心胸，纔能夠和她共感。

不過關於這件事情倒是千真萬確的，她已決定心腸，想費盡種種方法來離開維特，但她又在躊躇的緣故，是出於她真誠的，親切的愛憐，因為她知道那樣做時維特所受的影響是如何深劇，甚至要想使他離開，在他是幾幾乎不能辦到。但是她到這時候愈見迫得不能不表示嚴肅的態度了；她的丈夫關於他們的事情完全不開口，她也是始終不和他說及，所以她愈見不能不離開維特來表現她對於她良人的心意。

就在十二月二十日維持把前面所插入的一封信寫了給他友人的那一天，——那天是聖誕節前的禮拜日——他到綠蒂家裏去，看見綠蒂是一個人。她在熱心地整飭一些玩具，是要送給她小弟弟們的聖誕禮物。他向她說，小孩子們必然是頂高興的了，那時候一把房門打開，看見點着蠟燭的，裝飾着糖食和蘋果的樹兒大家都會吃驚着，好像到了樂園一樣。綠蒂心中正在着難，祇微微地帶着笑說道：“假如你是聽話時，我也要送些玩意兒給你呢；送些蠟燭，還要送些別的東西。”——他叫道：“你

要叫我‘聽話’是甚麼意思呢？我要怎麼樣纔算聽話呢？我能夠怎麼樣呢？綠蒂姑娘”——她說：“禮拜四便是聖誕節，那天晚上孩子們會來，我的父親也會來，各人來拿各人底禮物，那晚上請你也來罷，——但是你在那天晚上以前你不要來！”——維特不做聲。——她又接着說：“維特，我們終久是要離別的；我央請你使我安心罷；我們終久不能夠，不能夠長久如是！”——維特把眼睛避開，在房中走來走去，從他的齒縫中漏出一句隱隱的不平鳴來：“終久不能夠長久如是！”——綠蒂覺得他說的幾句話有些忤撞了他，故意說些別的事情想轉迴他的心意，但是終竟沒有效果。——他叫道：“綠蒂姑娘！我不，我不會再見你一面了；”——她答道：“維特！那有這樣的事呢？你會，你定會再見我呀；祇是我們少見些罷！噯！你爲甚麼生成這樣的脾氣，立地就這樣性急，你無論一遇着甚麼事情，你就立地生起氣來呢？”她去握着他的手，又接着說道：“我請你節制些兒罷呀，維特！以你的精神，你的學識，你的才能，你有甚麼不能如意的事情呢？你請做個

趕趕的丈夫？我這樣祇能使你傷心，不能使你滿意的人兒，你便棄絕了她罷！”——維特咬着牙關，悲切切地望着她。她握着他的手，她說，“維特，你請把心氣放平靜些兒！你自己欺憫你自己，甘心情願朝着破滅一方面走，你自己不覺得嗎？維特，你爲甚麼要我，我的身子已經是屬了人的，你爲甚麼要我這樣的人呢？我怕，我怕，那終久是辦不到的事情罷，我這樣地惹得你喜歡我，我又不能爲你所有。”——他把手抽轉去了，不高興地，瞪瞪地望着她。——他叫道：“高明！高明極了！這怕是阿伯爾底意見罷？巧妙！真是巧妙！”——她答道：“這種意見是甚麼人都會有的呀。在這麼大的世界上，難道便沒有一個姑娘能夠遂你的心意的麼？你請忍耐着去找罷，我相信你是決定找得到的；我爲你設想，爲我們自己設想，我好久便在擔憂，你自己近來祇是陷在這個陷坑裏面呢。你請克服着你自己罷！你請去旅行去，散淡一會心來！你請去找她，找一個能夠值得受你的愛情的人，找着回來，我們大家再來享受真正的友誼底幸福罷！”——他冷笑了一下，說道：“這些

話可以印成印版，廣佈給一切的家庭教師呢。親愛的綠蒂！你祇讓我再停一會兒，便一切都可解決！”——“維特，祇是你在聖誕節以前總不要來呢！”——他想要答應，阿伯爾走進房來了。彼此道個冷淡的晚安，兩來不安地品着在房中走來走去。維特開首交談了幾句不要不緊的話，又不做聲了，阿伯爾也是一樣。阿伯爾問他女人替他做的某件事情，聽說是還沒有做好，他就說了她幾句。維特底耳中聽來覺得是冷而且酷。他想走，又不能夠走；躊躇到八點鐘，他的憤懣和不快祇是愈見加甚，直到要吃晚餐時，他纔拿起帽子和手杖來要走。阿伯爾留他再過一會，但是他聽來覺得祇是隨便的套詞，冷冷淡淡地謝了一聲，走了。

他走向他的住所，從僕人手中把隻尚未點燃的燈火取過來，一人走進房裏痛哭，激昂地自己罵自己，忽忽地在房中走來走去，最後他和着衣裳倒在牀上，到十一點鐘的時候，他的僕人走進房來，問他脫不脫靴子，他把靴子脫了，教他的僕人第二天早晨沒有呼喚時，不要進他的房門。

第二晨早，是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寫了一封信給綠蒂，這封信在他死後還沒開封，我們在他抽屜裏找出，給綠蒂帶了去，這封信我要割裂地插在這兒，要這樣他信中所寫的能明白。

“綠蒂，我已決定心腸去死了。我寫這封信給你，沒有浪漫的誇誕，平心靜氣地，在我最後見你的第二早晨。你讀這封信的時候，冷冰冰的墳墓已經掩定了我這不安者，不幸者底僵硬了的屍骸，我一生中直到最後的一瞬間，除與你共談而外，不曾領略過更大的甘樂。我過了一個可怕的穿夜，啊！似也是一個趁心的穿夜。這一夜堅固了我的決心，決定了我的死路！昨天同你分別了之時，我的精神非常奮張，好像一切的東西都來逼迫我的心坎，我在你身旁希望也沒有，快樂也沒有的存在冷涇涇地束縛着我——我剛能走進我的房門，我早不顧一切跪在地下，哦，天上的神明！你把最苦的眼淚，最後的飲料給我了！一千種的計劃，一千種的打算在我心中紛拏！我最後立起來，堅確地，完全地，得了

這個最後的想念，便是：我去死了罷！——我睡了，今晨醒來還在夜氣清明的時候，這個念頭還是依然堅決，依然十分強烈的在我心裏：我去死了罷！——這不是出於失望，這是出於我的自信，我要徹行到底，我要爲你犧牲。啊，綠蒂！我有甚麼隱藏的必要！我們三人中總有一人該死，死的就算是我罷，我最親愛的人！在我這破碎了的心中有種來往着的念頭時常遏納不住——我總想殺死你的良人！——殺死你！——殺死我自己！——就算殺死我自己罷！——假使你在晴夏底日暮登上山頂時，你請追憶起我來，這憶起我在生時是怎樣地常在那山谷中來往，更請望過禮拜堂底庭園看到我的墳墓來罷！我墳頭的深草在斜陽光中隨風搖擺呢！——我開首寫這封信時，我的心境是異常平穩；我寫到這兒來的時候，一切的景象活顯顯地現在我的周圍，我哭，我哭，我哭得來就像個小兒一樣。”…

到十點鐘的時候，維特叫他的下人，他一面穿衣裳一面向他說，說他要去旅行幾天，叫他把衣服

清理好，把一切的東西包裹停當；他又教他的下人，把四處的賬項還清，有些借出去的書籍教他去拿回，有些貧人，他平時給慣了些東西給他們的，教他預先把兩個月的月份給與他們。

他叫把餐事搬在房裏來，最後他騎馬到法官家裏去，法官不在家沒有遇着。他沈思默想地在園中走去走來，已往的無數的傷心，在這最後的一次，都好像一齊回憶起來，擁集在他的心坎。

小孩子們再不能使他安定了，他們追隨着他，在他身旁跳躍，向他說，說明天，明後天，祇隔一天了，他們要往綠蒂姐姐家中去拿聖誕禮物，又向他說些稀奇的事情，他們小小的想像力中所能想像得出的！——他大聲說道：“明天！明後天！祇隔一天了！”——他十分誠懇地和他們接了吻，在他們耳邊說了些悄悄話時，他想把他們離開。但是他們纔不肯輕容易離開他，大的哥哥們說是寫了些好看的賀年帖，寫得非常之大！一封是寫給父親的，一封是寫給阿伯爾和綠蒂姐姐的，還有一封是寫給維特哥哥的；說是新年一老早便會寄到。這些

話把維特感動了，他把些東西給了他們，跨上馬背，說等父親回來時替他致意，他滿合着眼淚騎起馬兒走了。

五點鐘時候，他回到住所，命女僕在爐中生火，須得保到夜深不熄。他教下人把書籍和換洗衣服裝在行篋中，把衣服縫好。他隨後好像就寫出下面他給綠蒂最後的一封信底一節：“你等不到我！你以為我會聽你話，要到聖誕節晚上纔能見你。哦，綠蒂！今天不見你一面時，我便永不見面了！聖誕節晚上你會得到這封信在你的手裏，這封信箋必會和着你的清淚戰顫。我想死，我決定要死！啊！我的心中真好過，我公然能夠決心！”

綠蒂在那時候也陷到一種奇妙的狀況。她和維特最近交談了那一次之後，她覺得她若是離開了他，她心裏會如何的難過，他若是不能不離了她時，他也會如何的苦惱。

綠蒂無心之間向阿伯爾說出，維特在聖誕節之前不會再來，阿伯爾因為有公事要往鄰村底公

署中去住宿一夜，便騎馬去了。

她現在一人孤坐，沒有弟妹們在她周圍；她便沈沈地想去，想到她種種的關係。她想她和她的良人永遠結合，他的愛情和他的誠心她都知道，她要盡心竭力地服事他，一個穩健的女人把她一生的幸福建築在他平穩的性情，沈着的風度之上，好像是天所前定的一樣，他覺得他會永遠是她的和她弟妹們底扶持者，但是從別方面着想，維特是她極所寶重的人，自從第一次見面以來，他們兩人便十分美滿地情投意合，和他的交際既已久持，有許多相關的事實在她心中生出了個永難消滅的印象。但凡她所感覺，她所以爲有趣的事情，她總是慣和維特傾談，他若一去時，覺得在她全部的心靈中會生出一個永世不能填滅的空隙，啊，假如在一瞬間之內她能把他變得成一位兄弟時，她會如何地幸福喲。——假如她能在她女友中替他尋得出一位夫人，那他對於阿伯爾的關係，也可以完全恢復了！

她把她的女友挨次地想了一遍，覺得她們各人都有些缺點，沒有一個人可以配得上維特。

她把這些觀察想了又想之後，她在無心無意之間纔深深覺得，把維特配她自己，纔是她深心中隱微的要求，但是她又向她自己說，她說是已經不能配他，已經不該配他了；她清醇的，窈窕的，平時是十分幽閑，易於排解的心情，感受着一種悲傷底壓迫，她心中幸福底期望也頓然閉鎖了。她中心抑鬱，一層愁促的暗雲橫在她的眼上。

坐到六點半鐘時，她聽見維特上樓，立地辨出他的脚步，辨出他在問她的聲音。她的心兒跳躍，我們可以說這怕是在他來時她纔動心的第一次。是在平時她或者拒絕了維特也在所不知，待她看見維特進來，她稍稍激亂着向他叫道：“你破了約了！”——維特底答話是：“我不曾約過甚麼。”——她說：“你應得也要聽我要求纔是啦，我要求你的是爲我們兩人底平安的呢。”

她不曉得她是在說些甚麼，她也迷迷糊糊地吩咐人去接幾位女朋友來，不想留維特一個人在她身邊。他把帶來的幾本書還了，又要借別的書籍，綠蒂一時又望她的女朋友們早來，一時又望她

們不來的好。女僕回來，帶來的消息是，有事不能來，望他們兩人見諒。

綠蒂想叫女僕在鄰室中做活，但是又掉轉了念頭。維特在房中走來走去；她坐在比牙琴畔，彈起舞蹈曲來，但是總不能成調。她便支持着，若無其事地去坐在維特底旁邊，維特是坐在她平時坐慣了的寢臺上的。

綠蒂說道：“你沒有拿甚麼書讀嗎？”——他沒有拿甚麼來。——她又開首說道：“在我那抽屜中，你從前譯了些莪相底詩稿還放在裏面在；我還不曾讀過，因為我總想聽你從你的口中讀出；但是自從你送給了我以後，總沒有得到好的機會。”——他微微發笑，去拿譯詩來；他拿到手的時候，他全身起了戰慄，他看下去的時候，眼中充滿了眼淚。他坐下去讀道：

莪相之詩

“傍晚的明星嘍，你美麗地在西空閃光，你燦爛的頭兒從雲中舉起，莊嚴地從小山逍遙而上。你在這曠野之上看着何方？狂風住了；涓涓的溪聲自遠方而來；激浪在遠處的岩頭嬉戲；蚊蚋之聲嗡嗡遍野。美麗的光嘍，你在看着何方？你祇在微笑而逍遙；流波欣欣地環擁着你，浴沐着你的雲鬢。靜謐的光輝嘍，請去罷！莪相之精神，你崇峻的靈輝嘍，顯現來罷！”

莪相底靈光熊熊地顯現了。我看見我已故的友朋，他們聚會在羅拉平原上，如像生前——芬戈（莪相之父）來了，如像一株潤濕的煙柱；部下的勇士在他周圍，看嘍！那些唱歌的歌者！白髮的烏爾林嘍！趕趕的利諾嘍！阿爾品，可親愛的歌者嘍！和

你幽怨的迷諾娜嘯！——我的朋友們嘯，春風吹上山來，颯颯作聲的柔草成波，我們在惹爾馬山上，爭博過歌唱底榮名，自從那盛會以還，你們怎這般變了！

迷諾娜天嬈而起，目波俯視，眼淚滿睛；濃重的髮絲在從山下吹來的風中流盪。——她舉起了她優麗的歌聲時，勇士們底心中愈加淒楚；沙格爾底墳墓又現出。白衣的可爾瑪之幽宮又到他們眼中來了。可爾瑪一人在山上發出清音；沙格爾約定要來；但是夜已深了。聽可爾瑪底聲音罷，她一人在山上獨坐。

可爾瑪

已是夜深了！——我一人獨自，遺失在這暴風狂嘯的山上。風在連山中號咷。溪流從岩頭叫下。無茅屋替我遮雨，替我這遺失在暴風狂嘯的山上的人。

哦，月兒喲，從你雲霞出來罷！夜裏的明星，你顯現罷！把點光來照我，引我到那兒去喲！到我愛人打獵倦了睡着的地方，他的獵弓解放在他的身旁，他的獵犬們在他周圍嗅着。但是我定要獨坐在這溪流激漲的岩上。溪流與暴風在叫，我聽不着我愛人底聲音。

我的沙格爾在爲甚麼躊躇喲？他忘了約麼？——他那兒是岩頭，是大樹，我這兒是暴流麼？你約了黃昏時定在這兒：啊！我的沙格爾迷向那兒去了！我要同你逃走，棄了父親！棄了兄弟！棄了他們驕傲的！我們代代是舊仇，但是我與你不是讎仇，哦，沙格爾喲！

啊，風喲！你停一會罷！啊，溪流喲！你靜一會兒罷！使我的聲音響透山谷，使我的行人聽見！沙格爾叫你的我呀！這兒是樹木，是岩頭！沙格爾喲！我的愛人喲！我在這兒，你爲甚麼躊躇着不來喲？

哦，月兒現了，流泉在谷中反射，岩頭暗淡地立在山上；但是我不見他在岩上，他的獵犬不先跑來報告他來。我定要在這兒獨坐。

哦，那是誰？睡在那下面的野地上的。——我的愛人嗎？我的兄弟嗎？——哦，朋友，你們告我罷！他們不應。我是怎樣地心懸懸喲！——啊，他們是死了的！他們的寶劍染着了鮮血！哦，我的兄弟喲，我的兄弟喲！你爲甚麼把我的沙格爾刺了？啊，我的沙格爾喲！你爲甚麼把我的兄弟刺了？你們兩人都是我所深愛的！啊，你是山畔的一千人中之最美的！他是在戰陣上有名的。答應我罷！聽我的聲音罷，我的愛人們喲！啊——啊！他們沒有聲息！永遠沒有聲息！他們的胸膛如像地面一樣冰冷！

啊，從小山上的岩頭，從荒山上的峯頂，死者底精魂喲？向我對語罷，我是不怕的！——你們是向那兒去了？我在那座連山底岩穴纔能尋着你們？——我在風中聽不見一點兒微弱的聲響，我在山上的暴風中聽不見一點兒哀切的回應。

我坐在我悲痛之中，我流淚等到天明。死者底友人們喲，請掘墓坑罷，但可要不忙掩閉，等到我來，我的生涯要如一夢消去；我怎肯留在世上喲？我要在這兒和我的友人同居，在這響岩的流畔。——

‘夜’到山上來時，風從野上來時，我的精魂要在風中起來，哀痛我友人底死。打獵的從他的獵房中聽見，怕聽我的聲音，又愛聽我的聲音；我哭我友人的聲音定然會甘美；他們都是我所深愛的。

哦，安爾曼底女兒，柔媚的紅顏，迷諾娜，那是你自己的哀歌。我們的眼淚爲可爾瑪流，我們的心中愈加淒楚。

烏爾林彈琴而起，調協了阿爾品底歌聲。——阿爾品底聲音可親愛，利諾的心靈像條火光。但是兩人都已睡在了幽宮之中，他們的聲音在惹爾瑪山中消了。在從先勇士們還未死前，烏爾林打獵回來。他聽見小山上歌聲競唱。歌之詞哀而婉，訴的是勇士中的領袖，木拉兒之戰死。他的精神如像芬戈底精神，他的劍如像阿時卡兒底劍。——但是他戰死了，他的父親傷心，他妹子底眼睛充滿了眼淚，堂堂的木拉兒底妹妹。她在烏爾林歌之前退去了，如像西空的月兒，早知道風雨要來，把她美好的頭兒藏在雲裏。——我同烏爾林彈琴，和着傷心者底歌聲。

利諾

風雨過了；正午如此光明，雲彩分了。不定的太陽飛光照着小山。山中的流泉在谷中泛紅。流泉嘯，你的幽吟美哉，可我所聽的聲音，比你更美。那是阿爾品底聲音，他在哀哭死人。他的白頭鉤着，他的淚眼紅了。阿爾品，卓犖的歌者嘯！爲甚麼一人獨自在那默默的山上？你爲甚麼傷心，如像林中的風嘯，如像遠岸的波浪？

阿爾品

我的眼淚呀，利諾嘯，是爲死人，我的聲音呀是爲墳中的居者。你纖纖地立在山上，你在這野上的

兒子中最美！但是你要同木拉兒一樣戰死，悲哀者要在你墳上坐着。小山會把你忘了，你的弓要掛在堂中不張。

哦，木拉兒，你快比山上的野鹿，你猛如晚空的夜火。你怒如暴風，你的戰劍如像曠野上的流電，你的聲音可比雨後的林濤，可比遠山的雷叫。人多被你刺了，你的怒火把他們吞了。但是你從陣上回來，你的額部又那麼和藹！你的相貌可比暴風後的太陽，可比靜夜裏的月光，你的心平氣和，如像風收了後的大海。

如今你的住家險窄！你的居處幽暗！你的墓長不過三步，哦，你！你從前是何等偉大！四個苔頂的墓碑是你唯一的紀念；一株脫葉樹，深草，在風中蕭颯，向獵者眼中指示以英雄木拉兒之墓。你沒有哭你的母親，你沒有灑雪情淚的少女；生你的已經死了，莫格蘭底女兒已經逝了。

倚杖的人是誰？年老頭已白，淚盡眼成紅的是誰？那是你的父親。哦，木拉兒！你的父親除你而外沒有他兒！他聽過你在戰陣上的功勞，他聽

過敵人底慘敗，他聽過木拉兒底榮名！阿臺沒聽見他的傷信！哭罷，木拉兒底父親！哭罷！但是你的兒子聽不見你。死者底睡眠已深，他的枕頭埋沒在了灰塵。他永不聽見人聲，也不聽你呼叫而醒。哦！何時墓中纔有‘早晨’來，向長眠者呼叫：快醒！

安眠罷！人中的英傑嚟；疆場上的開拓者嚟！但是疆場永不會再見你了！暗鬱的森林永不會受你的‘光明’輝耀了！你沒留一個兒子，但是詩歌中要永留你的姓名；木拉兒底英名要傳到千秋不殞！

勇士們之悲聲高了，阿明之號咷最高。他回記起他早逝了的死兒。克木兒，響噹噹的格馬爾底侯爵他坐在阿明之旁。他說，阿明嚟，何故如此悲傷？有何可哭的原因在此？可以慰安人魂的唱歌不起了嗎？歌聲猶如海霧，從海上昇騰，迸上山澗，濕潤遍含笑的花；但到太陽又高了時，海霧散了。阿明，哥爾馬島上的領主嚟，你爲甚麼那樣傷心？

傷心！不錯呀，我是傷心，我傷心底緣故不淺。——克木兒嚟，你沒有死過兒子，沒有死過如花的女兒；哥爾戈勇士在生，少女中的第一美人阿米拉

也在。你家庭枝條開花，哦，克木兒，但可是我阿明是本族中的孤人一個。啊，烏拉！你的寢牀幽暗，你在墓中的睡眠正酣。——你幾時纔能唱起你的歌，唱起你幽婉的聲調，醒來嚟？吹嚟，秋風！吹嚟，吹遍幽暗的曠野！林中的潮流，咆哮嚟！擲樹頂上的狂風，號咷嚟！哦，月兒！泛出破雲來，把你蒼白色的面孔時隱時現嚟！使我回憶起那個可怕的夜深，我的兒女們死了的那個夜深，猛勇的阿林達兒死了的那個夜深，慈愛的烏拉女兒死了的那個夜深。

烏拉，我的女兒，你美如虎拉山上的明月，你白如飛雪，你甘媚如微風！阿林達兒，你的弓強，你的戰矛神速，你的眼如波頭霧，你的盾如暴風中的火雲！

阿馬兒，戰功烈烈的，來求我烏拉之愛；烏拉不久愛了他。他們朋友們的希望都好。

弈拉德，阿德之兒，怒了；因為他的哥是被阿馬兒所刺。他來假裝個船夫。他波上的小船優美，他白髮如雪，他真摯的面貌穩靜。他說：少女中之最美者嚟，阿明之愛女，那兒岩邊，離海不遠，紅

果的樹木可見，阿馬兒在那兒等你烏拉：我來，來引他的愛人渡那滾滾的大海。

她聽從他，呼叫阿馬兒；除了山岩底回響，沒有應聲。阿馬兒！我的愛駒！你爲何如此苦我？聽呀，阿拏德之兒！聽呀！叫你的，是你烏拉呀！

騙人的弈拉德笑着逃回岸上。她舉起她的聲音，叫她的父親，她的哥哥。阿林達！阿明！沒人來救他的烏拉麼？

她的聲音傳過了海來。阿林達，我的兒，跳下了山去，兇很很地去尋捕虜；他的箭在他腰側作聲，他手裏拿着他的弓，五隻灰黑色的獵犬圍繞着他。他在岸上看見了膽大的弈拉德，把他捉着，縛在擗樹之上；緊緊地拴着他的臀關，被束縛着者底嘆聲把海風充滿。

阿林達漕着小船，要去把烏拉渡回。阿馬兒憤怒而來，放了一隻灰色的雕翎羽箭，箭響了，箭穿進了你的心，啊，阿林達兒駒！騙子弈拉德不死，你代他死了；船到岩下，他倒下去死了，你哥哥底血液流在你的脚下；你是怎樣地傷心駒，啊，烏拉女兒！

海浪把小舟打破了。阿馬兒跳下了海中去，去救他的烏拉或是去死。一陣疾風從山上吹入浪濤；他沉了，不再起來了。

我祇在被風吹海打的岩上聽着我女兒底哀號。她的聲音高，她叫了多少；可但是她的父親不能救她。我在海上立了通夜，我看見她在朦朧的月光裏，我聽見她叫了通夜；風聲高，尖雨向山邊亂打。她的聲音微了，在天還未明以前；她死去了，如像夜來風雨死在草與岩間。她抱着傷心死了，留下我阿明孤人獨自！我戰陣上的健兒死了，我女兒中的天驕逝了。

山上的暴風來時，北海底波濤起時，我坐在蕭騷的岸上，望着那可怕的岩巔。在月兒西沈時，我常時看見我兒女底精靈，半明半昧地。哀切而和睦地，同路屏營。

一脈淚泉從綠蒂眼中迸出，把她緊縮着的心胸避解，維特底歌聲停頓了。他拋去詩稿，緊緊握着她一隻手，傷心痛哭。綠蒂靠在別一隻手上，把她

的兩眼掩藏在手巾之中。兩人底感動非常深劇。他們在那古人底運命之中感覺着他們自身的不幸，他們共同感覺着，眼淚融而爲一。維特底嘴唇和兩眼在綠蒂底腕上燃燒；她不禁戰慄起來，她想避開，但是哀痛和同情如像黑鉛一樣壓得她如迷如醉。她呼吸一次，回復起心神來，啜泣着請他再讀下去，她的語聲完全是出自天界的一樣！維特戰微微地，他的心兒好像要爆裂的一般；他把詩稿拿起來，又斷斷續續地讀道：

“春風喲，你爲甚麼把我叫醒？你在媚人，你在說道：‘我用天淚潤人！’但是我的衰時已近，狂風將到，吹打我的枝葉飄零！明朝有位行人，他是見過我韶年時分，他會來，會來；他的眼兒在這野原中四處把我找尋，可我已無蹤無影。……”

這詩辭底魄力完全壓倒了不幸的維特。他失望到了極點，投身跪在綠蒂面前，緊握着她的兩手，把來壓着自己的眼睛，抵觸自己的頭額，她的心中好像突然預感着他將有自殺的行動一樣。她的官

感混亂了；她緊緊壓着他的手，把身子靠近他的胸部，傷心着俯身就他，兩人灼熱的頰部互相挨接。世界已經消滅了。他伸手挽着她，把她緊緊擁在胸上，把無數猛烈的接吻掩覆她戰顫着，吃格着的嘴脣。——“維特！”她用一種窒息着的聲音叫出，一面把身子撇開，一面又叫：“維特！”——無力的手兒把維特底胸部格開了她的胸部；——“維特！”她莊重地又叫了一聲，極令人肅然生感。——維特沒有抵抗，讓她離開了懷抱，失神地伏在她的面前。她凜然離脫，心中淆亂得異常不安，激盪在愛與怒之間，說道：“這算是最後一次了，維特！你永不要再見我了。”——投一瞥愛憐橫溢的眼光在不幸者身上惴惴地跑進鄰室裏去，隨手把門掩了。維特伸手去挽她，但是沒有挽留得着。他倒在地上，把頭靠着寢臺，就在這種姿勢之下他經過了三十分鐘。一直聽到有種聲響他纔回復了元神。女僕走來，想準備夜餐底桌面了。他在房中走來走去，女僕去後，他走到鄰室門前，低聲叫道：“綠蒂！綠蒂！你祇再說一句話！說句請了罷！”——她沒有做聲。他等着，

又央求，又等着；她終不做聲，他纔撇開了身子，叫道：“訣別了！綠蒂！永遠訣別了！”

他走到市門。守夜的早認識得他，沒有盤詰讓他過去了。那夜雨雪交加，他到十一點鐘時纔走回去扣門。維特進門的時候，他的下人看見他已經把帽子遺失了。他甚麼話也不肯說，祇聽下人把衣裳給他脫了；衣裳全部都已濕透。後來人在一座懸岩上尋得他的帽子，人都不了解他那麼黑暗的雨夜，何以不遭顛跌，竟能躡上岩頭。

他躺在牀上，睡了好久。第二早晨他的下人應命把咖啡送去的時候，看見他在寫信。他續寫着下面給綠蒂的一封信：

“在這最後一次，真的在這最後一次我睜開了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們，啊！不會再見太陽了；一個昏蠟的白晝掩蔽着他們。‘自然’喲！你在可憐你的兒子，你的友朋，你的愛人罷，他的死期已近了。綠蒂喲！我的心中殊覺無言可喻，最相近的就像是朦朧的夢寐，我自己向我自己說，‘這是最後的一早晨了。’最後！綠蒂喲，我不曉得‘最後！’這句話

是甚麼意義。我今天不是還有全身底力量立在這兒？我明朝卻是直挺橫陳，長在土中安寢了。啊，死！死是甚麼呢？我們說到死，總覺得是在做夢。看見過許多人死；但是我們人類終是受了限制，不知自己的生前，亦不知自身的死後。現在是該我死，該你死了！該你死，哦，愛人嚟！祇是一瞬間底分離，暫別！——庸或是永遠嗎？——不然，綠蒂！不然！——我怎能夠絕滅？你也怎能夠絕滅嚟？不錯，我們兩人都不會絕滅！——絕滅！——這是甚麼意思呢？這又是一個空空洞洞的文字！祇是一個空響！我的心中一些兒實感也沒有！——死了，綠蒂！掩閉在一抔冷土之中，那麼狹隘！那麼幽暗地！——我有一個女友，我孤寂的年青時分曾傾心於她；她死了，我送她上山，立在窀穴之旁，看見她的棺木入土，麻繩從棺底拖出，又捲上了，第一鑿的浮土投在棺上，忡忡的棺木回發出一聲鈍響，響聲愈見鈍了，愈見鈍了，棺木終久掩閉了！——我倒在墓旁——我的深心緊促，動搖，憂惶，破裂，但是到我死葬時，我的深心必定無此感觸！——啊啊！死！墳

墓！我不了解這些文字底意義！

啊，請恕我罷！恕我罷！恕我昨天！——昨天算
是我生涯中之最後一瞬了。哦，天使！你在愛我！你
在愛我！我知道了你在愛我的歡感纔第一次纔第
一次在我深心深心之中無疑無翳地澈底通明了！
我的脣上，從你口中流出的天火還在燃燒；新鮮
的，溫暖的歡樂還在我的心中。恕我罷！恕我罷！

啊，我在第一次滿心滿意地見了你，在第一次
和你握手的時候，我早知道你在愛我了：但是到我
又走了之後，到我看見阿伯爾在你身旁之時，我又
焦灼着疑惑起來。

你還記得那晚不快的夜會上。你不能向我說
一句話，你不能和我握一次手，你祇送了給我的那
朵花兒麼？哦！我那晚在那花前跪了半夜，她把你的
愛情封進了我的心坎了。但是，啊！這種印象一
瞬就過了。就好像信神者心中，他所浴沐着的靈驗
巍峨的神惠之感激漸漸消逝了的一樣。

一切都是空花，但是我昨天在你嘴脣上所領
受着的，在我心中所感覺着的，那種燃燒着的生命

沒有永恆的存在會能把他消滅！她在愛我！我這手腕擁抱過她，我這嘴唇在她嘴唇上顫動過，我這嘴兒在她的嘴兒上吃格過來！她是我的心肝！哦，綠蒂！你是我的心肝！你永遠是我的心肝！

· 阿伯爾就算是你的良人，又有甚麼呢？良人！在這個世間上或者是——並且在這個世間上，我敢愛你，我敢從他的手中把你奪來，或者是種罪惡罷？罪惡？好；我就甘受責罰：我在美滿的天樂之中把這種罪惡領略了，我把生命底靈漿和氣力吸入我心中來了。你從此是我的人！我的人，哦，綠蒂！我先去了！去見我的天父，去見你的天父！我要向他告哀，他要慰撫我，等你來時，我纔飛到你的面前，擁抱着你，在‘無限’之前，在永恆的擁抱之中我與你永在。

我不是在做夢，我不是在發狂。墳墓已近，我心境愈見清明。我們會永在！我們會再見！再見你的母親！我見了她，我尋着她時，啊！我要在她面前訴說我全部的心事！你的母親，她是你的影片呀！”

到十一點鐘的時候維特問他的下人，問阿伯

爾回去沒有？下人答道回去了，他看見他騎馬走過。隨後他就寫了一通短札，那內容是：

“我要去旅行，你肯把你的手鎗借給我麼？我就此向你告別！”

那晚上綠蒂也幾乎通夜不能成眠；她所擔憂的事情，終竟實現了，並且實現得出乎意料和恐怖之外。她往常十分清白十分平靜的血流如今沸騰起來了；無限的感慨擾亂了她窈窕的寸心。那是由於維特底擁抱，在她心中所感受着的情炎？還是由於他的暴行本在她心中所生出的怒火？抑或是她在把她的現狀和往日無拘無束的自由清白之身，無憂無慮的自行信仰之念相比較，因而發生出一種憤懣，她怎能對得她的良人呢？那場情境，應該訴諸良人，但是又不便訴出，她怎能向她良人告白呢？他們夫婦之間久已互相緘默不言，她難道該先去開口，使她的良人於不意之間發覺這種祕密？說到維特要來拜訪的消息，她已經怕他不快，更何況這麼一幕出乎意外的收場！她還能夠望她的良人

能用公平的眼光看照，完全不存些兒偏心地聽取嗎？她能夠希望他能洞察她的心胸？並且她平時立在她良人之前如像一片水晶一樣瑩徹無隱，她的種種感情沒一次會向他祕密，沒一次能向他祕密過的，她現在還能夠掩飾嗎？種種疑問層層地使她憂心，使她惶惑；她的念頭又時時刻刻轉到維特身上，維特為她犧牲了，維特她是不能棄置，可惜她又不能不棄置，維特一失掉了她時，便會一無所有。

在他們夫婦間蟠集着的，關於她身上的糾葛，她在那一俄頃間所未能言明的，如今是十分堅牢了！如此通達溫良的人們因為一些兒的意見隱忍難言遂至互相緘默，各以所思為是而以他人為非，這種關係愈結愈深，便是千鈞一髮的危機臨頭而其結終至牢不可解。假使能得有種親賴心早使他們夫婦更相密切，愛情和憐惜在他們心中交互活動能使他們互相披瀝時，那我們的友人或者還遭了救解。

並且還有一種特殊的事態在外。維特，他是早想棄世的人，我們在他的信札之中可以看出，他是

絲毫不曾隱諱。阿伯爾時常和他論爭；便是綠蒂和她的良人也每談及。阿伯爾是極端反對自殺的人，他有時反其平常之性格竟至出於感情作用，以為自殺行為底究竟頗有可疑的原因存在，他還加以多少的嘲諷，對着綠蒂說他不信此事。這些話在綠蒂想到這種慘淡的光景來時，在一方面雖足以使她安心；但是在別一方面她又覺得受了這些話底妨礙，使她不能把她在這一瞬間所苦悶着的憂慮，告訴給她的良人。

阿伯爾回來了，綠蒂張惶走去迎他，他不大高興，他的公事沒有辦妥，鄰村底執事是位頑梗褊狹的人。滯泥的道路也使他敗了興趣。

他問道：“家中沒有出過甚麼事情嗎？”綠蒂倉卒地答道：“維特昨晚上來過。”他又問有無信件，他所得的答話是，有幾封信和郵包放在他房裏。他走進去了，綠蒂一個人留着。看見她所愛敬的良人，心中又起了一種新的感印。想到他的洗滌，他的愛情，他的親切處來，她的心氣也漸漸平靜了；她覺得有一種暗暗的引力，引她跟了他去，她如像平常

一樣，把她的活路拿進他房中去做。她看見他在開郵包，在讀信札。有幾封好像含了些頂不快意的事情。她問了幾句，他簡簡單單地回答了，又在書案上書寫。

他們就此坐了一點鐘的光景，綠蒂底心中愈見抑鬱起來。她覺得縱使她的良人是非常快興的時候，她要掩蓋她心上的事情，已經是難堪的境遇；她便傷起心來，她愈想隱藏，愈在暗吞酸淚，她的傷心愈加激楚。

維特遣來的小童現前時，更使她非常狼狽；小童把短札遞給阿伯爾，阿伯爾讀了之後，回向他女人說：“把手鎗交給他罷！”——他又向着來人說：“我祝他旅路平安。”綠蒂聽了這句話時，好像晴空一個霹靂，他跟跄着站立起來，昏朦朦地不知所爲。她徐徐走向壁前把手鎗取下，拂去了灰塵，又在遲疑不決，假使阿伯爾沒有回頭怪看她一眼催促了她時，她必定還要躊躇許久。她把那兇器遞給了小童，不能說出一句話來，等那童子走回去之後，她把活路收好，回到她自己的房中，心中的惶惑真無

言可喻，她預感着一切不幸的先兆。有時她想去跪在她良人前面，把昨夜底事情，把她的罪過，把她的預感，和盤向他表白；但是她又覺得要想教她的良人跑到維特處去勸解，終久是不能望到。午餐擺上了，一位好女友因為問些事情走來，想要走了——又留着吃了午餐；初則強言強笑，繼則若無其事了。

小童拿着手鎗走回，維特聽說手鎗是綠蒂親手交的，他驚喜過望地收領了。他叫把麵包和葡萄酒拿來，叫小童去吃飯去，他坐下去提起筆來。

“手鎗是你親手交的，你親手把那灰塵拂了；我拿着接了多少次數吻，因是是你經手過的東西呀！天使喲，你方便了我的決心！綠蒂喲，我是想從你手中受死的人，如今你把這武器授我，啊！我就受領了。啊，我盤問過了我的小童。他說你交手鎗的時候，你在發戰，你沒有說句祝福的話！——痛哉！痛哉！沒有一句祝福的話！——你在這一瞬間，使我與你永遠連結的這一瞬間，你纔把你的心兒爲我閉了嗎？綠蒂，這個感銘便幾千年也不能消滅！我不相信，我如此熱愛你的人，你會厭惡他。”

食後他命童僕把一切的東西完全包裹，扯碎許多紙箋，走出去償還了幾多殘債。他又回來，又冒着雨走出門去，走到已故伯爵 M 氏底園中，又遠遠地在四處盤旋了一回，到傍晚時纔走回來，又寫。

“威廉，我在最後一次去看了原野，去看了山林，去看了宇宙。長別了，威廉！親愛的母親嚟，你請恕我！威廉，你請安慰我的母親！我祝禱你們平安！我的事情已經萬事停當。長別了！我們在天國中再見。”

“阿伯爾，我久已對你不着，你容恕了我罷。我把你家中的平和擾亂了，我使了你們夫婦不睦。請了！我不再擾你們了。啊！我願我這一死，你們可以得享幸福！阿伯爾嚟！阿伯爾！你使那天仙之人幸福罷！我禱求上帝底福惠永遠把你照臨！”

他在晚上還收檢了許多紙帙，扯碎許多，又投入爐中，封了幾個小包送交威廉。其中是短章和隨

感，我也看過了幾種；十點鐘的時候。他命人把爐火添上，拿了一瓶葡萄酒來之後，叫他的下人去睡，他下人底房間是遠隔在家人底睡房之後，因為他主人吩咐，明早六點鐘驛站底馬車就要來，他便和衣而睡，以便早起。

十一點過後

“周遭萬籟俱寂。我的靈魂沈靜了。上帝嚟，我感謝你，你在這最後的一瞬間還把這種暖意和這種力氣送給我。

我最親愛的綠蒂！我走到窗畔，透過那狂飛亂湧的游雲，還看見永恆的太空中有幾個星點！否，那些星點會要墜落的！‘无窮’在把你們抱在胸中，也在抱着我。我看見那羣星之中最可愛的北斗星，我往常從你家夜歸，一出門時，他就對向着我。我往常見他時，心裏總是十分陶醉！我常常舉起兩手向他做出我當晚的幸福底記號，神聖的紀念碑！就是現在也還——啊，綠蒂！我怎得不追念你！你是在我周圍！並且我不就像個小孩子一樣，凡你神聖的

肢體所接觸過的小東小西，我都不知足地通通奪取來了嗎！

可親愛的影像（維特替綠蒂所畫的影像）我把來送還你，綠蒂，我求你珍藏罷。凡我一出一入，我不知道在那上面接吻了多少回，我不知道向她寒暄過多少次。

我寫了一通短簡求你父親照拂我的屍骸。禮拜堂中的墓場上有兩株菩提樹，在那面着田野的後隅，我願意葬在那兒。他當能替我照辦，請你也向他央求罷！我不想強要我的屍骸同虔敬的信徒們同葬。啊，我倒願意你們把我葬在路旁或幽僻的山澗中，使得祭司和利未人走過我墓碑時替我祝福，撒瑪利亞人向我雪一珠眼淚。

綠蒂！我現在舉起這可怕的毒杯，我要把其中酖死之狂醒飲盡，我不畏縮！是你給我的酒杯，我不躊躇。休矣！休矣！我生涯中一切的心願和希望都已成就了！如此冷靜地，如此堅毅地，叩這死之鐵門！

綠蒂！我願能分受我為你而死，為你犧牲的

幸福！假使再能恢復你生活底平靜和歡樂，我願視死如歸，我願就死如飴。但是啊！能夠替他族屬流血，一死之後與朋友們以百倍之新生的，古今來不過二三人耳！

綠蒂！我願意穿着這件衣裳入土；這是你接觸過的，你聖化過的，我也曾向你父親請求過了。我的靈魂在棺材上飄盪了，不可收我的衣包。我第一次在你小弟妹中得見你時，在你頭上掛過的，這紐淡紅色的絲條——哦，小弟妹你請多多接吻他們，向他們訴述我這不幸友底運命罷！唉，可親愛的小弟妹們！他們聚在我的周圍！我從第一次見面，我就不能忘你！我是怎樣地繫定在你身上的喲！——這紐絲條當得殉葬於我。在我的生日你送給我的呀！我不知道結弄了牠多少回數喲！——啊！我當時不知道我竟會到這步田地！——請你安心，我央求你，你請安心罷；——

彈丸已經裝上了。——在打十二點鐘！就此了結了罷！——綠蒂！綠蒂！永別了！永別了！”

鄰室的人看見火光一閃，又聽見放鎗之聲，但是隨後便沒有聲響，也就不再注意了。

第二晨早下人秉燭進來。看見他的主人倒在地上，看見手鎗和血。他喊叫，他抱起他；沒有回答，祇是喉嚨裏還在吼痰。下人跑去尋醫，跑去找阿伯爾。綠蒂聽見門鈴聲，她全身發戰。她把她良人叫醒，兩人起了牀；下人喘息着吃格着報說了凶耗，綠蒂立地昏倒了在阿伯爾之前。

大夫來時，看見倒在地上的維特已經沒救了；脈還在跳，四肢通已麻痺。彈丸從左眼上部貫入腦中；腦漿已打出了。人在腕脈上放血，血流了出來，他還接着在呼吸。

椅靠也有血，可以見得他是坐在書案邊旁自殺的，倒在地上，在椅子周圍轉輾苦悶過來。他是對着窗子仰睡在地上的，衣服未脫，長靴，青色燕尾服，黃色的肩掛。

同舍鄰里，市鎮，全部驚動了；阿伯爾走了來。人已經把維特移在牀上。把額部包裹了；他的面孔已經像死人一樣，他的手足全然不動。肺音還在亂

吼，時而弱，時而強；祇在等他斷氣。

昨夜的葡萄酒祇是飲了一杯。奕米利亞各羅
提一書開着擺在棹上。

阿伯爾底驚心，綠蒂的哀痛，我們可以無庸多說。

老法官聞耗跑來，流着極熱誠的眼淚接吻了將死的維特。他的大的兩個兒子立地跟着他跑了來，他們跪在牀前極其愴痛，他們接吻了他的手，接吻了他的嘴，大的一位，維特平時最愛他，他吻着維特底嘴唇始終不放，直至維特斷了氣，人纔把他抱開了，他在正午十二時斷氣。法官當場籌措一切，諸事因得停妥。夜半十一時葬維特於其所選擇之處。老法官送葬，諸兒亦送葬。阿伯爾不能來。因為怕綠蒂有生命底危險。人夫荷棺。沒用一僮徒伴葬。

(終)

註 釋

第 一 篇

五月四日

可憐那洛諾麗 (Leonore) ——歌德遊學市堡 (Strassburg) 時，在法人某舞蹈師家出入，其家有二女：長曰路青德 (Lucinda)，次曰奔米利亞 (Emilia)，姊妹二人均愛歌德，而妹已字人，尤為歌德所喜。路青德占其戀慕之不能諧，因而生病，竊怨歌德。奔米利亞私訴其姊之怨意，勸歌德他適，臨行適他二人正相接吻，路青德突來罵詈其妹而強吻歌德曰，在我之後親此嘴者，永遠不幸！歌德受此詛咒，驚而逃去。洛諾麗即此路青德之變名。

五月十二日

人魚梅露心(Melusine)——法國傳說伯爵魯西良(Lusignan) 遇一女子於林泉之畔，女名梅露心，求婚。女約凡每禮拜五日必私浴一次，不許被人窺瞻。伯爵許之。至禮拜五日，破約而瞻其浴，女之下身乃爲魚形。(見Curicus Myths of Middle Ages, by Baring Gould)

古代的王姬——請參看舊約創世紀第二十四章全文。茲摘錄其數節如下：利百加(Rebekah) 肩頭上扛着水瓶出來，利百加是彼士利(Bethuel) 所生的，彼士利是亞伯拉罕(Abraham) 兄弟拿鶴(Nahor) 妻子密迦(Milcan) 的兒子。那女子容貌極其俊美，還是處女，也未曾有人親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滿了瓶，又上來。(抄自聖經公會譯本)

五月十三日

荷默——紀元前十二世紀(三千餘年)希臘詩

人。此處所指爲其敘事詩莪諦舍 (Odysse)

五月十七日

巴妥 (Abbé Charles Batteux, 1713—86) ——
法國之美學家。

舞特 (Antony Wood, 1632—95) ——英國牛津
之考古學家。

都鄙勒 (Roger dá Piles, + 1709 — ?) ——法國
關於繪畫之研究者。

溫克曼 (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 1717
—68) ——德國考古學家兼藝術批評家。

蘇澤爾 (Johann Georg Sulzur, 1720—76)
——瑞士哲學家，有 Allgemeine Theorie der scho-
enen Kuenste (美術原理總論) 一書，此處所指即
此。

海能 (Christian Gottlob Heyne, 1729—72)
——德國古典研究者。

侯爵底司法官——此指 Heinrich Adam Buff
氏。以一七一一年生於維刺勒 (Wetzlar)。其長女實

名爲加羅林 (Karoline Wilhelmine Marine) 死於一七五一年六月九日。此小說中之女主人公夏綠蒂，實其次女 Charlotte Sophie，生於一七五三年一月十三日。

六月十六日

密司見尼 (Miss Jenny)——一七六六年霍默士 (J. T. Hermes, 1738—1821) 所作小說密司見尼米爾克傳 (Die Geschichte der Miss Jenny Milke) 之女主人公。

某氏做的威克匪德之牧師 (The Vicar of Wakefield) ——英國文豪戈特斯密 (Oliver Goldsmith, 1728—47) 之傑作小說。

一個大的 8 字——英國舞之一種型式。

克羅普徐安克 (Gottlieb Friedrich Klopstock, 1724—1803) ——德國詩人。與歌德同時而先於歌德，歌德幼年頗受其影響。詩多宗教情緒。“壯麗的頌歌”殆指春祭 (Dis Fruhlingsfeier, 1759) 一詩，全譯如左，以備考證。

春祭頌歌

在那全宇宙底海洋中

我不想奔騰而去，翱翔而去，

那兒最初的創造，光之子們底歡聲，（光之子們
指星宿而言）

在祈禱，在深深祈禱，沒入歡愉三昧。

我祇想環繞着那汲甕上的水珠，（西哲喻盈虛消息
之理如桔槔；汲甕上的水珠亦即星長之意。）

祇想環繞着大地翱翔，祈禱。

聖哉！聖哉！汲甕上的水珠

也是從‘全能者’底手中迸出。

從‘全能者’手中

湧出了更大的大塊，

激起了光濤，成就了北斗，

水珠噲，你是從‘全能者’手中迸出！

一股光濤從那兒漲來，太陽從那兒生產，

猛如從雲峯奔下的瀑布，
帶繞參星之座(Orion)，
水珠噲，你是從‘全能者’手中迸出！

大千是誰？萬彙是誰？
誰在水珠上居住在，居住過？我又是誰？
聖哉造物者噲！比滾着的地球更大，
比從光中匯流出的七星更明！

但是你，春之昆蟲噲，
你在我身旁炫耀金碧，
你怕不是永生罷！
啊，你怕不是不朽罷！

我要出去祈禱，
我在哭嗎？請把這，把這
眼淚兒灑向有涯，
哦，你是有涯！

你會把一切疑竇替我解開，
哦，你會引導我通過那‘死’的幽谷！
我那時會知道，
黃金蟲兒有無一個靈魂？
你若祇是個着彩色的塵土，
你‘五月之子’嘍，（即黃金蟲，德名 Maikaefer，直譯
當爲‘五月之甲蟲’，故稱爲‘五月之子’。）
那嗎，你又再成爲飛塵，
或者成爲蟲臂鼠肝任那真宰的旨意！

我的眼兒呀，你從新又
灑出了歡愉之淚！
我的琴兒呀，
你讚美我主罷！

我的豎琴又纏上了，
又把椰枝纏上了；我在歌頌我主。（椰子樹枝是德
義，虔誠，忍耐，平和，勝利等等之象徵。）
我立在這兒。環繞着我的

一切都是‘全能’，都是‘不可思議’。

我小心翼翼瞻仰着萬彙，
因為你，
你無名者喲，
你創造他們！

微風喲，你在我周圍吹着，
把柔和的涼意吹上我的灼顏，
你不可思議的微風，
你是我主，無窮者，送來的！

但是你會要沈靜了，會要斷息了。
朝陽會如蒸了；
雲濤上湧；
無涯者會顯現來了！

此刻風在飛，風在叫，風在洄漩。（此下敘暴風雨
雷電之光景。與本書「關係」處在此下數節。）

森林招搖，河流激漲了！
顯現萬物者在顯現，
然哉，顯現的是你，你無窮者嘍！

森林在傾頹，河流在遁逃，
而我不會撲倒嗎？
主嘍，主嘍，大慈大悲的上帝嘍！
你是我的親近者，可憐我罷！

主嘍，因為黑夜障了你，
你在怒嗎？
黑夜是地上的天惠，
天父嘍，你不要怒罷！

黑夜送清涼劑來，
清解已熟的麥禾，
清解欣欣向榮的葡萄，
天父嘍，你不要怒罷！

在你之前的一切都是沈靜，你親近者嚙！
環繞着你的一切都是沈靜。
就是這金衣的蟲兒也在注意。
他怕是無靈魂的嗎？他怕是不死的嗎？

啊，主嚙，我願畢生讚你！
你顯示得愈加威嚴，
‘夜’在你的周圍也愈加濃厚
愈多天惠！

看見了親近她表示，那電光麼？
聽見了耶和華的雷聲麼？
聽見了麼？聽見了麼？
聽見了我主震動着的雷聲麼？

主嚙，主嚙，上帝嚙，
大慈大悲的！
你的聖名
永受昭告，永受讚美！

聽見了那暴風麼？那傳佈雷聲的。
他在號叫，他在森林中激起了怒濤而奔瀉！
他又沈默了。
徐徐逍遙着的黑雲喲！

你又看見了那親近者的表示，那飛着的電光麼？
你又聽見了那雲中高處我主的雷聲麼？
他在叫道：“耶和華喲！耶和華喲！”
擊破了的森林在飛煙霧呀；

但是我們的茅廬不破。
我們的天父禁止了
他的破壞者，
不許擊破我們的茅廬。

啊，琮淨着了，琮淨着了，
天地之間充滿了惠雨。
現在呀，大地儘可甦生了，

充滿了天憲的蒼蒼淨無纖雲了。

看喇，耶和華不再從暴風中來；

耶和華在從靜謐的，

柔和的琮璋中來，

耶和華之下穹窿着均勻的長虹喇！

六月二十一日

培尼羅普 (Penelope) —— 培尼羅普乃莪蒂索
弈司之妻。夫不在時，多人來求婚，誘以有衣當縫
衽，縫就後始得再婚。日縫其舅氏之死衣，夜則抽其
綫縫，衣不能成，一直牽延到莪蒂索之歸家。

(見荷默‘莪諦舍’中)

六月二十九日

大夫——原文爲Medieus (藥師)，乃拉丁語，
不用德文之Arzt而故用拉丁語之Medieus，蓋含
有嘲笑之意。故此譯作大夫。

人類之教訓者——指耶穌。馬太福音第十八

章耶穌指一小孩向門徒們說：‘除非你們是回轉，變成這樣個小孩子時，你們是不能進得天國。凡為能卑己自牧如像這個小孩子的人，這人在天國中便是最大者。’

你的兒子——指耶穌。

七月六日

瑪亮尼 (Marianne) ——綠蒂之女友。

瑪爾心 (Malchen) ——綠蒂之妹，原名當為亞瑪利亞 (Amalia)。

骯髒的鬍子——歐西俗傳：凡處女被年青的男子接了吻時，嘴上當生鬍鬚云云。

七月十日

莪相 (Ossian) ——蘇格蘭之古歌者。一七六二——三年詩人麥克匪生 (James Macpherson, 1736—96) 發表其 Fingal 與 Temara 二詩之英譯，一時風行於世。歌德甚愛其詩，本書第二篇十月十二日一信請參看，書末更有一段重譯。

七月十一日

預言者底永久的油瓶——請參看舊約列王紀上第十七章。

七月十八日

電光石——原文爲 Bononischer Stein，產於波羅尼亞(Bologna)，十七世紀之發見。

七月二十五日

此短簡乃係致綠蒂的信。

八月十二日

先舉石頭去打——約翰福音第八章。耶穌清晨說教。文士和巴利賽人帶着一個淫婦來，對耶穌說：夫子，這婦人是在行淫時被捉的，摩西律誡：這樣的婦人該用石頭打死，你說怎麼樣？…耶穌說：你們中間誰個沒有罪的，誰個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

祭司——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三十節以下。(請

看後註)

巴利賽人——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九節以下。

“耶穌向那些仗着自己是義人，藐視別人的，設一個比喻說：有兩個人上殿裏去禱告；一個是巴利賽人，一個是稅吏。巴利賽人站着，自言自語的禱告說：上帝啊，我感謝你，我不像別人勒索，不義，姦淫，也不像這個稅吏。我一個禮拜禁食兩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稅吏遠遠地站着，連舉目望天也不敢，祇捶着胸說，上帝啊，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

液體改善——在近世醫學未發達以前，西人談病理者，以為病之發生由於身體中種種液體之變惡。故此云云。

八月十五日

公主底梗概——公主(Prin Zessin)是一種傳說。公主被囚於一室中，從屋頂上吊下種種食物來，得以不死。

八月二十二日

馬底故事——羅馬詩人和拉志 (Quintus Horatius Flaccus-Horaz) 生於紀元前六十五年，死於紀元前八年。其書簡集 (Epistles 第一卷之十有此故事。馬與鹿有仇，求救於人。人乘馬以逐鹿。鹿雖死，而馬從此永爲人所乘，永爲人所壓制。

八月二十八日

威池坦 Wetstein }
奕爾涅司特 Ernest } ——均書店名。

第 二 篇

十二月二十四日

‘西班牙的村落’——與‘培門村落’ (Boehmische Doerfer) 同義。奇特難於了解之意。

牢船 (Galeere) ——一種懲罰罪人之船；扶櫓坐處有鐵鍊鎖腳，使罪人不得自由。

八月四日

那位賢德婦人——請看第一篇五月二十七日一信。

九月四日

年青的農夫——請看第一篇五月三十日一信。

九月六日

青色燕尾服——此處所記載的服裝，乃耶路撒冷 (Jerusalem) 底裝束，見歌德自傳 *Dichtung und Wahrheit* (文與實) 第十二章。此裝束在昔曾風行一世，時人稱爲‘維特熱’ (Wertherfieber)。

九月十五日

胡桃樹——請看第一篇七月一日信。

拉瓦特爾 (Johann Kaspar Lavater, 1741-1801) ——歌德之忘年友。瑞士初里墟 (Zuerich) 之牧師。

極誠篤之耶教信徒。信‘人相術’ Physiognomie, 處處吹噓傳播。

肯尼可德 (Benjamin Kennicot, 1718-83) ——
牛津大學教授。希伯來語之研究者。

仁牟勒爾 (Johann Salomo Semler, 1725-91)
——神學者。有關於可南經自由研究之著書。

米克立司 (Johann David Michaelis, 1717-91)
——聖經研究者。

十一月二十六日

一首古代底詩——此詩疑即後面所譯的莪相之詩。

十一月三十日

一位穿綠色破衣的人——此人底模型實際上
乃歌德父親底書記克勞奔爾 (Clauer)。

葡萄底眼淚——葡萄酒也。

莪相之詩——此詩譯自‘惹爾瑪山之歌’。

卷 末

祭司，利未人，撒瑪利亞人——路加福音第十章：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強盜手中，他們剝去他的衣裳，把他打個半死。偶然有一個祭司，從這條路上走來；看見了他，各自從旁邊走過了。又有一個利未人來到這個地方，看見了他，也各自走過去了。但是有一位旅行的撒瑪利亞人，走到他這兒來；看見了他，就起了惻隱之心，走向他，把傷口裹好，倒了些油和葡萄酒在上，扶他上了自己的牲口，把他帶到一處旅館裏面看護他。……

奔米利亞各羅提 (Emilia Galotti)——德國文豪雷興革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81) 一七七二年所做之戲本。

後 序

維特的初譯出版以後不覺已就滿了四年了。初譯時我自己的生活狀態，已經在舊序中略略敘述，那前半部是暑假期中冒着炎熱在上海譯成的，後半部是在日本醫科大學時期，晚上偷着課餘的時間譯出的。我譯這部書實在是費了不少的心血。

自己的心血費來譯出了一部世界的名著，實是愉快的事體，所以在我把全書譯完了，尤其是把舊序做完了的時候，我當時實在愉快得至少有三

天是不知肉味的。

不過自己的心血譯出了一部名著出來，卻供了無賴的書賈抽大煙，養小老婆的資助，這卻是件最痛心的事體。

還有使人痛心的是一部名著，印刷錯得一塌糊塗，裝璜格式等等均俗得不堪忍耐。我初譯的誤植已經訂正過兩回，無如專以營利爲目的無賴的書賈卻兩次都不履行，竟兩次都把我的訂正本遺失了。

然我草率譯成的這部書，鋅印得一塌糊塗的這部書，裝璜得俗不堪耐的這部書，出版以後竟能博得多數讀者的同情，這不消說是原作的傑出處使然，然而我自己也不免時常引以爲慰藉。

愈受讀者歡迎，同時我愈覺得自己的責任重大。印刷和裝幀無論如何不能不把牠改良。初譯本由於自己的草率而發生的錯誤，尤不能不即早負責改正。所以維特自出版以後，我始終都存着一個改印和改譯的心事。我的朋友們也有許多這樣慫恿我的。

但是改譯倒不成問題，而改印卻不是件容易的事體。我們一向是爲飢寒所迫的人，那有餘錢來消贖這項罪過呢？

我自己於痛心之外實在慚愧了四年，多謝同志們的援助，協作，我們的創造社出版部竟公然於年內成立了。這便是使我改譯這部書的最大的動機。在二三月間我來廣東之前，費了一兩禮拜的功夫，我又把舊譯來重新校正了一遍。校正了的地方實在不少，不消說我自己也不敢就認爲完全無缺的譯品，但是比較初譯總算是好得多了。又加以全平替我細心校對，靈鳳替我刻意裝幀，我想從前的醜態，一定可以從此一掃了。

這可以說已死了四年的維特於今又復活了起來。我們從書買的手裏把牠救活了，我們從庸俗的醜態裏把牠救活了。我的快活，同時也就是同志們的快活，我們替維特高呼三聲萬歲罷！

四年間購讀維特的一萬以上的讀者喲，我們替維特高呼三聲萬歲罷！

援助創造社出版部成立的諸位同志。我們替

維特高呼三聲萬歲罷！

創造社的同人和出版部的同人們，我們替維特高呼三聲萬歲罷！

維特復活了！維特復活了！歌德如有靈，或許也要和我們同聲三呼萬歲！

今天是民國十五年六月四日，我從珠江北岸傳呼出這一片歡聲。

譯者 郭沫若誌於廣大宿舍。



No. 0402

少年維特之煩惱

實價陸角

出版者 現代書局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譯者 郭沫若
著者 J. W. GOETHE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現代書局

分店

南京 杭州 開封 成都
北平 重慶 鄭州 汕頭
廣州 江門 福州 雲南
漢口 廈門 洛陽 貴陽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26, 7, 1, 增訂版

1934, 8, 1, 十二版

19001-20000冊

